# 海東實錄

# 序

我東文獻局於見聞志亦從以孤陋雖號稽古之士嫺於中國之史而本邦之事反致懵然者多寧不爲鄰國之笑耶閔上舍遯海先生泳三氏遂於學嘗有意於斯積年覃思採摭蒐輯迺錫嘉號曰海東實錄盖自檀君箕聖至于　我朝上下數千百載興亡治亂靡遺悉載一開卷瞭然在目誠史學之綱領也然不幸先生未就而卒一日李斯文東敏來謁李上舍石南先生斗憙氏問寒暄後袖示其草先生深加賞嘆命其孫希鏞刪繁補要今玆刊行以廣其傳而俾小子爲序嗚呼若兩先生眞可謂知致治之先務矣後之學者實用力於其間則固兩先生之所望也遂不敢讓而爲之序云

丁卯三月朔朝東萊後學薇山鄭國煥謹

# 檀君

唐堯二十五載戊辰檀君立東方有君自君始君姓桓氏名王儉雄之子因之孫也衆民初見君於太白(今寧邊妙香山)山檀木下因共推戴而立之故曰檀君都於九月山(在今文化郡)國號朝鮮以非西岬女爲妃○夏后氏禹會諸侯於塗山君遣子扶婁執玉帛入覲○君薨子孫相承千有餘年至箕子東來遂讓國焉(今九月山有三聖祠桓因桓雄檀君也置殿監一人以守奉之至我中宗時師建中宗以土造位板年久毁傷肅宗以木櫝三聖位板)○箕子(在位四十年壽九十三)○周武王十三祀殷太師箕子(子爵名封於箕也)東入朝鮮都平壤箕子子姓名胥餘殷王紂之諸父武乙之孫也紂無道比干諫而死紂庶兄微子抱宗廟器而去之箕子知紂之不悛而諫則徒貽君父多殺諫臣之名去則宗祀己托於微子乃佯狂爲奴紂怒囚之武王滅紂即釋其囚仍訪道焉箕子乃陳洪範九疇(範法也夏禹治洪水有神龜負圖出于洛是爲洛書而其疇有九也武王問其彛倫之所叙)遂率男女五千避周于朝鮮武王因封焉○箕子敎民禮義設八條之敎殺人者償以死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奴婢于其家而欲自贖者入錢五十萬聽良然猶不齒人故國無盜賊外戶不扃婦

人貞信不淫田野闢治人民飲食以籩豆夷俗頓革國境漸拓西過于遼河東迫于江陵咸興南至于漢川仁化丕著國人以浿江(今平壤大同江)比黃河華人謂之小中華○至後世主驕政虐國勢不競西喪地於燕二千餘里以滿潘汗三州爲燕我定界(燕將秦開攻取我西)至王否(箕子四十一世孫)秦蒙恬築長城至遼東否恐請屬於秦否薨子準立二十餘年燕人衛滿因盧綰亂率衆渡浿江(今鴨綠江)準拜爲博士使守西鄙滿瞞準曰漢兵方十道來侵請入宿衛以固扞禦準信而許之滿率其麾下將士及罪逋無賴襲準準浮海南奔至金馬郡(今益山郡)襲馬韓取之因以爲國號(南方本有馬韓辰韓弁韓是爲三韓而馬韓今爲準所有也辰弁幷見下)準薨諡曰哀王八世至王學爲百濟王溫祚所滅今鮮于氏韓氏奇氏皆箕子遺裔云○自箕子至準九百二十九年自準馬韓至國絕二百二年共一千一百三十一年○衛滿朝鮮○漢高祖十二年燕王盧綰叛漢入凶奴燕人衛滿乘其國亂率衆東來欺逐朝鮮王箕準遂自立爲王因都平壤據有數千里至孫右渠殺漢使者漢武帝遣將討滅之以其地分爲樂浪(自平壤至春川)臨屯(自京畿西郊至黃海東道)玄菟(今咸鏡道)眞蕃(今遼東)四郡漢昭帝始元五年改四郡置二府以眞蕃玄菟爲平州都尉府以臨屯樂浪爲東

部都尉府遺吏守之土民不遵漢吏法令各自立君長且高句麗起於西北跨有玄菟樂浪之地漢以其遙遠難制遂破都尉府至靈帝時復置玄菟樂浪遼東太守後竟爲高句麗所侵奪○右衞氏凡三世合八十七年

○辰韓弁韓附○辰韓在馬韓之東而北接濊貊南隣弁韓卽今慶尙北道也其初秦人避苛政入馬韓馬韓割東界與之名曰辰韓又曰秦韓受馬韓節制不能自樹立其嗣位者皆馬韓人漢宣帝五鳳元年梁山村人赫居世自立爲辰韓王課民農桑敎民嫁娶使男女有別治化爲三韓最辰韓舊國依附焉後爲赫居世所倂呑辰韓今慶州弁韓在辰韓南統轄十二國後爲駕洛國金首露所滅詳見新羅儒理王十八年壬寅○三國記新羅高麗百濟甲子馬韓開國一百三十八年○新羅赫居世元年漢宣帝五鳳元年○日崇神四十一年夏四月新羅始祖赫居世立以朴爲姓其始生也出於瓠中盖東語以瓠謂朴故也爲人英俊年十三慶州六部人共推立爲王都辰韓地國號徐羅又曰斯羅曰斯盧曰新羅曰鷄林未有定號其後至智證王時以新羅確定國號○戊辰馬韓開國一百四十二年○新羅赫居世五年○漢宣帝甘露元年新羅王立閼英爲妃初龍見于閼英井自右脇生一女有老嫗收養因以井名名之至是爲王妃有賢德國人謂之二聖○甲申馬韓開國一百五十八年○新

羅赫居世二十一年○高句麗朱蒙元年○漢元帝建昭二年新羅築京城于慶州郡東號曰金城○高句麗始祖高朱蒙立朱蒙即北扶餘玄菟屬開原縣東明聖王漢書云北扶餘始祖名東明子也一說朱蒙即扶餘王金蛙子也東明是朱蒙王號云骨表英偉七歲自造弓矢發無不中及長兄弟忌其才能欲殺之朱蒙逃難至卒本國名在寧古塔今俗本云成川郡卒本王無子見而悅之以女妻之卒本王卒朱蒙嗣位始都于卒本其後襲漢高句麗縣取之遂以爲國號且以高爲姓○癸巳馬韓開國六十七年○新羅赫居世三十年高句麗朱蒙十年○漢成帝元年夏樂浪欲襲新羅入其疆夜戶不扃露積溢野遂相謂曰有道之國不可掩取引兵而去○甲午馬韓開國六十八年○新羅赫居世三十一年○高句麗朱蒙十一年○漢成帝河平二年冬十一月高句麗滅北沃沮咸鏡北道沃沮北接挹婁即肅愼氏一名靺鞨○辛丑馬韓開國一百七十五年○新羅赫居世三十八年○高句麗朱蒙十八年○漢成帝鴻嘉元年春二月新羅使瓠公聘于馬韓韓王罵曰辰弁二邦皆我屬國邇來不修職貢事大之禮若是慢乎對曰我國自二聖肇邦國治兵强辰弁二隅樂浪日本罔不畏懷吾王謙虛不自聖修聘于貴國今王反含怒加責何也王益怒欲殺之左右諫而止先是辰韓見制於馬韓而修貢至是依附於新羅故馬韓嫉忌之壬寅馬韓開國一百七十六年○新羅赫居世三十九年○高句麗朱蒙十九年○漢成帝鴻嘉二年春馬韓王薨新羅

羣臣勸其王乘喪侵襲以雪前日辱使臣之耻王曰幸人之災非仁乘人之喪非武也乃遣使吊慰○高句麗王薨子琉璃王類利立其母禮氏也初朱蒙在北扶餘時娶禮氏生類利及至卒本又娶王女而類利母子信息遂絕類利得其父所遺斷釰以進於父父子始得生聚遂以爲太子至是代立○癸卯馬韓開國一百七十七年○新羅赫居世四十年高句麗琉璃王元年○漢成帝鴻嘉三年春百濟始祖高溫祚立初朱蒙娶卒本王女生二子長曰佛琉次曰溫祚及禮氏所生子類利爲太子見上壬寅年註佛琉懼南遁至漢山築慰禮城而居焉後十三年佛琉移居于海濱彌鄒今仁川溫祚定居于河南慰禮城今廣州古邑以馬黎等十臣爲之輔相國號十濟已而佛流死遂兼有彌鄒改國號曰百濟自此疆域始大北至浿河今谷山能成江即大同江上流南跨熊川今公州西盡大海東泊走壤今春川○壬子馬韓開國一百八十六年○新羅赫居世四十九年○高句麗琉璃王十一年○百濟溫祚王十年○漢成帝元延四年高句麗王謂羣臣曰鮮卑今俄屬西伯里亞恃其險固屢侵我邦有能剿滅者必施重賞扶芬奴曰鮮卑勇悍蠢頑難以力制今若示我兵弱且設反間彼必不設備矣王親師大軍逆戰佯敗誘彼空城追之臣帶精兵若干從間道入其空城則彼可擒矣王從其計鮮卑果空城追之扶芬奴入其城王回軍邀擊內外夾攻鮮卑勢窮乃降王將論賞扶芬奴曰此實賴王靈臣

何功之有固辭不受○甲子(馬韓開國一百九十八年○新羅赫居世六十一年○高句麗琉璃王二十二年○百濟溫祚王二十二年○漢平帝元始四年)○三月新羅王赫居世薨葬蛇陵子南鮮王立○戊辰(馬韓開國二百二年○新羅南鮮王四年○高句麗琉璃王二十六年○百濟溫祚王二十八年○漢儒子嬰初始元年)新羅王愛其臣昔脫解以長女妻之○冬十月百濟議呑馬韓聲言出獵因潛師襲之遂滅馬韓移其民於漢山○戊寅(新羅南海王十四年○高句麗琉璃王三十六年○百濟溫祚王三十六年○漢王莽篡位十年)馬韓舊將周勤起兵謀復故國攻百濟十谷城(今谷山)拔之百濟王牽兵五千逆戰勤力盡兵敗自殺○高句麗王薨子大武神王無恤立○甲申(新羅南海王二十年○高句麗大武神王六年○百濟溫祚王四十二年○漢更始二年)新羅王薨子儒理王立初王召儒理及昔脫解謂之曰我死之後朴昔兩姓互相承繼必以年長者嗣位至是儒理讓國於脫解脫解曰神器非庸人所堪任固辭儒理乃即位○戊子(新羅儒理王四年○高句麗大武神王十年○百濟溫祚王四十六年○漢光武建武四年)○百濟始祖高溫祚薨子多婁王立○秋七月漢發遼東兵攻高句麗丸都(今滿清北隔江之地)圍之數旬左輔(大官)乙豆智獻策曰漢謂我城中無水請以水草包魚犒饋漢軍王從之且貽書曰寡人愚昧開罪於貴國令將軍暴露于弊境厚意無以酬報敢將薄物供諸左右漢知城中有水難可猝拔遂解圍去○十

一月新羅王巡行國內見一老嫗凍餒將死曰予以菲德忝居民上使老弱至此寧不痛赧因命有司丞存問四窮賑給貧民鄰國聞之來歸者甚衆○壬辰（新羅儒理八年○高句麗大武神王十四年○百濟多婁四年○漢光武建武八年）樂浪國有鼓角敵至則自鳴高句麗王子好童將遊南沃沮樂浪王崔理見而奇之以其女妻之好童潛謀其女曰汝入武庫裂鼓面破角口我必還國以厚幣聘汝女喜而如其言好童遂還勸其王襲攻樂浪崔理信鼓角之不鳴全不設備猝見麗兵奄至城下始知鼓角皆裂破遂殺其女出降○好童容貌美偉有寵於王至是又有破樂浪之功王元妃恐其奪嫡譖于王曰好童甚無禮於妾王頗疑之或謂好童曰子胡不自白好童曰顯母之惡貽父之憂其可乎遂自殺○癸巳（新羅儒理九年○麗大武神王十五年○百濟多婁五年○漢光武建武九年）春二月百濟命國南州郡始開稻田○壬寅（羅儒理十八年○麗大武神王二十四年○百濟多婁十四年○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酋長金首露自立爲王開國于伽耶（今金海郡）其弟五人分長於咸安咸昌星州高靈固城之地而總稱駕洛國首露納許氏爲妃生九子而二子從母姓今金海之金與許氏皆其出也首露薨壽一百五十八歲至九世孫仇衡降于新羅○甲辰（羅儒理二十年○麗大武神王二十六年○濟多婁十六年○漢建武二十年）秋

九月漢伐樂浪取之薩水以北皆屬于漢(薩水即安州清川江)○冬十月高句麗王薨太子解憂尙幼國人迎王弟閩中王解邑朱爲王○戊申(新羅儒理王二十四年○高句麗閩中王四年○百濟多婁王二十年○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春高句麗王薨前太子慕本王解憂立○高句麗襲漢北平漁陽上谷太原等地已而與漢和親○癸丑(羅儒理二十九年○麗慕本王五年○濟多婁二十五年○漢建武二十九年)高句麗王暴慢無道常置人於側坐則藉之臥則枕之或有動搖輒殺之羣臣入諫者射之其臣杜魯侍王恐見殺遂殺之國人迎立琉璃王曾孫太祖王宮年甫七歲太后垂簾聽政○丁巳(新羅儒理三十三年○高句麗太祖王四年○百濟多婁二十九年○漢光武中元二年)新羅王薨南鮮王婿昔脫解立從南鮮之遺敎也○乙丑(新羅脫解王八年○高句麗太祖王十二年○百濟多婁王三十七年○漢明帝永平八年)新羅王以小兒閼智爲太子先是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鷄聲命大輔瓠公視之有一金櫝掛于樹梢白鷄鳴于其下開櫝見之有小兒狀貌奇偉王喜曰此天以子與我也賜姓金氏名以閼智改始林爲鷄林因以爲國號(方言閼智小兒也)○丙子(羅脫解十九年○麗太祖王二十三年○濟多婁王四十八年○漢章帝建初元年)九月百濟王薨子己婁立○庚辰(羅脫解二十三年○麗太祖王二十七年○濟己婁王四年○漢章帝建初五年)八月新羅王薨儒理王第二子婆娑立○辛丑(羅婆娑王二十一年○麗太祖王四十八年○)

濟己婁王二十五年漢和帝永元十三年○二月新羅築城於金城東南號日月城秋七月王
移居焉令慶州郡東○壬子羅婆娑王三十二年○麗太祖王五十九年○濟己婁王二十八年○漢安帝永初六年冬十
月新羅王薨子抵摩立○戊午羅抵摩王六年○麗太祖王六十五年○濟己婁王四十八年○漢安帝元初五年
六月高句麗王自濊貊襲漢玄菟取之歷史云濊貊本朝鮮地南接辰韓北界沃沮東盡大海西隣樂浪漢
武帝元朔五年濊君南閭叛朝鮮降于遼東漢以其地爲滄海郡封其渠帥爲縣候使之朝貢至是麗王襲取玄菟漢忠州刺史馬頒玄菟太守姚
光遼東太守蔡諷擊殺濊貊將帥麗王遣其遂成擊漢軍破之○丁卯麗抵摩王十五年○麗太祖王七十四年○濟己婁王廿一年○漢
順帝永建二年百濟王薨子蓋婁立○甲戌羅抵摩二十二年○麗太祖王八十一年○濟蓋婁王七年○漢順帝陽
嘉三年八月新羅王薨無子儒理太子逸聖立○丙戌羅逸聖王十二年○麗太祖王九十三年
○濟蓋婁王十九年○漢　帝本初元年高句麗左輔高福章白王曰王弟遂成有反意不誅
必爲子孫患王不聽遂禪位于遂成是爲次大王既受禪即殺福章王子
莫根莫德皆被殺○甲午羅逸聖王二十年○麗次大王八年○濟蓋婁王二十七年○濟桓帝永興二年二月
新羅王薨王勤於政事儉於用事修其隄防闢治田野禁民金銀珠玉之
飾財阜民安子阿達羅立○乙巳羅阿達羅王十一年○麗次大王十九年○濟蓋婁王三十八年○漢桓帝延
熹八年高句麗前王薨太祖王壽百十九歲○高句麗王遂成無道明臨答夫
弑之迎立王弟伯固是爲新大王拜明臨答夫爲相國封前王太子鄒安

爲護國君○丙午（羅阿達羅王十二年○麗新大王元年○濟蓋婁王三十九年○漢桓帝延熹九年○）百濟王蓋婁子肖古立○先是蓋婁王聞其臣都彌妻艷美欲奪之先使近臣假飾王衣裝往挑之其妻稱以更衣假粧一婢薦枕王怒其見欺遂誣罪都彌泛之江因欲亂其妻妻曰妾夫以罪死妾當沒入官婢而聖恩天覆于賤身敢不唯命妾今有月事請俟他日澡潔就御王許之遂潛逃至江口遇其夫奔于高句麗○壬子（羅阿達羅王十八年○麗新大王七年濟肖古王十三年○漢靈帝熹平元年）○十一月漢玄菟太守耿臨引兵攻高句麗明臨答夫嬰城固守不與戰乘其引還追戰大破之耿臨全軍咸沒○己未（羅阿達羅王二十五年○麗新大王十三年○濟肖古王十三年○漢靈帝光和三年）高句麗王薨子故國川王男武立王姿表雄偉臨事明達寬猛得中國人希望焉立于氏爲后○甲子（新羅阿達羅王三十年○高句麗故國川王五年○百濟肖古王十八年○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新羅王薨無嗣國人迎立脫解王孫伐休爲王王善推步占候水旱豊儉預知之尤能於知人邪正時人謂之聖王○辛未（羅伐休王七年○麗故國川王十二年○濟肖古王二十五年○漢獻帝初平二年）高句麗處士乙巴素隱居鴨綠谷晏留薦聞于王王畀辭厚禮聘之拜爲國相貴戚大臣多忌嫉之王曰敢有毀國相者族誅巴素由是感激竭忠輔國毀明政教愼賞必罰人民安業內外

寧靖王厚賞晏留○甲戌羅伐休王十年○麗故國川王十五年○百濟肖古王二十八年○漢獻帝興平元年冬十月高句麗王出獵見民有哭者問其故對曰臣家貧親老傭力供養今年荒歉無以爲養悲痛而自不覺失聲矣王曰民有餓殍而不之知以田獵爲娛寡人之罪也即下令州郡立賑貸法歲爲恒式百姓大悅每歲自三月至七月出官穀以賑貸貧民冬十月令各輸還于官倉○丙子羅伐休王十二年○麗故國川王十七年○濟肖古王三十年○漢獻帝建安元年夏四月新羅王薨第二子伊買之子柰解立○五月高句麗王薨無嗣王后于氏秘不發喪夜往于王弟發岐謂曰王無子子可謀爲嗣發岐曰建儲大事自有朝家議處非臣子所敢自圖且婦人夜行寧可謂禮乎于氏大慙即夜往于次弟延優延優歡迎之于氏引延優手入宮翌日矯遺命即王位此爲山上王更以于氏爲其后○發歧請兵於遼東太守公孫度討延優不克死之○己丑羅柰解王十三年○麗山上王十三年○濟肖古王四十三年○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冬十月高句麗移都于丸都滿浦北隔水之地○甲午羅柰解王十八年○麗山上王十八年○濟肖古王四十八年○漢獻帝建安十九年九月百濟王薨子仇首立○丁未羅柰解王三十一年○麗山上王三十一年○濟仇首王十三年○蜀漢後帝建興五年五月高句麗王薨太子東川王憂位居立○庚戌羅柰解王三十四年○麗東川王三年○濟仇首王十六年○蜀漢後帝建興八年三月新羅王薨以遺命立其婿

助賁即伐休王孫也○癸丑 羅助賁王三年○麗東川王六年○濟仇首王十九年○蜀漢後帝建興十一年 五月倭犯新羅伊飡于老拒之乘風縱火倭兵赴水盡死○甲寅 羅助賁王四年○麗東川王七年○濟仇首王二十年○漢後帝建興十一年 魏主曹叡遣使於高句麗與相通好○九月百濟王薨其母弟古爾立○丙辰 羅助賁王六年○麗東川王九年濟古爾王二年○漢後帝建興十四年 吳主孫權遣胡衛於高句麗請通和王斬之獻于魏翌年使其臣大如牽兵千人助魏伐公孫淵○壬戌 羅助賁王十二年○麗東川王十五年○濟古爾王八年○漢後帝延熙五年 高句麗襲遼東及西安平破之魏遣幽州刺史毋丘儉攻陷丸都麗王出奔使東部人紐由詐降于魏刺殺魏將王三道進兵大破之遂還都○丁卯 羅助賁王十七年○麗東川王二十年濟古爾王十三年○漢後帝延熙十年 ○三月高句麗移都平壤○五月新羅王薨弟沾解立○戊辰 羅点解王元年○麗東川王二十一年○濟古爾王十四年○漢後帝延熙十一年 九月高句麗王薨國人哀傷號哭至有自殺者子中川王然弗立○己卯 羅点解王十二年○麗中川王十一年○濟古爾王十五年○漢後帝景耀二年 十二月高句麗王敗於杜訥谷魏將尉遲楷襲擊之王發精騎五千大破魏兵斬八千餘級○辛巳 羅点解王十四年○麗中川王十三年○濟古爾王二十七年○漢後帝景耀四年 新羅王薨無嗣國人迎立助賁王婿金味鄒爲王即閼智七世孫也○百濟立犯贓法官吏有貪墨者三倍徵出

禁固終身○庚寅（羅味鄒王九年○麗中川王二十二年○濟古爾王二十六年○晉武帝泰始六年）十月高句麗王薨子西川王藥盧立王爲人聰明慈仁國人愛戴○新羅羣臣勸王改築宮室王曰勞苦民力矣宮何改爲○甲辰（羅味鄒王二十三年○麗西川王十四年○濟古爾王五十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冬十月新羅王薨助賁王長子昔儒禮立○丙午（羅儒禮王二年○麗西川王十六年○濟古爾王五十二年○晉太康七年武帝）十一月百濟王薨子責稽立○高句麗伐帶方（今京畿西黃海道東）百濟救之○壬子（羅儒禮王八年○麗西川王二十二年○濟責稽王六年○晉惠帝元康二二年）春高句麗王薨子烽上王相夫立王即位即誣叔父安國君達買及其弟咄固于罪殺之先是肅愼國數爲邊患達買掩擊大破之進拔檀盧城殲其酋長遷其民六百餘戶於扶餘又有破梁貊之功（梁貊貊之一種）被殺之日國人流涕○燕慕容廆侵犯高句麗發掘西川王塚聞樂聲出於壙中大懼遂遁去○戊午（羅儒禮王十四年○麗烽上王六年○濟責稽王十二年○晉惠帝元康八年）秋貊人侵百濟執王殺之子汾西立○高句麗王建築宮室窮奢侈民困財耗羣臣諫者多被殺國相倉助利幽王於別宮迎立咄固子美川王乙佛（西川王孫）咄固之見殺也乙弗遁于荒野爲人雇傭備嘗苦艱至是即位○冬十月新羅王侄子基臨立○新羅與日本交聘○甲子（羅基臨王六年○麗美川王四年○濟汾西王六年○晉

惠帝永興元年春百濟襲樂浪西縣破之冬十月樂浪太守遣盜刺王殺之仇首王子比流立○庚午（羅基臨王十二年○麗美川王十年○濟比流王六年○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新羅王無嗣柰解王孫訖解立以宗室女婚嫁于日本○辛卯（羅訖解王二十二年○麗美川王三十一年○濟比流王二十七年○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十二月高句麗王蕞子故國原王斯由立○壬寅（羅訖解王三十二年○麗故國原王十一年○濟比流王三十八年○東晉成帝咸康八年）○八月高句麗遷都于東黃城（平壤府東）○先是高句麗伐遼東至是燕王慕容皝攻陷高句麗擄王太后及王妃發前王塚載屍而歸王遣其弟於燕輸貢請和燕乃還其屍太后王妃猶留質七年得還○甲辰（羅訖解王三十四年○麗故國原王十三年○濟比流王四十年○東晉康帝建元二年）日本遣使請婚於新羅不許日本移書絕交○冬十月百濟王蕞汾西王長子契立○丙午（羅訖解王三十六年○麗故國原王十五年○濟契王二年○東晉穆帝永和二年）九月百濟王蕞比流王第二子近肖古立○日本侵新羅圍金城（在今慶州）王堅守不出日兵粮匱撤去王使康世率勁騎追擊大破之○丙辰（羅訖解王四十六年○麗故國原王二十五年○濟近肖古王十年○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夏四月新羅王蕞無嗣味鄒王侄金柰勿立昔氏絕祀○甲子（羅柰勿王八年○麗故國原王三十三年○濟近肖古王十八年○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日本侵新羅王命縛草爲偶人執兵仗羅列於吐含山下（在慶州東）爲疑兵伏勇

士斧峴東原日兵恃勇躁進伏兵出其不意擊殲殆盡○己巳羅奈勿王十三年○麗故國原王三十八年○濟近肖古王三十三年○東晉帝奕太和四年九月高句麗王率步騎二萬伐百濟敗績○辛未羅奈勿王十五年○麗故國原王四十年○濟近肖古王三十五年○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百濟攻平壤麗王爲流矢所中薨子小獸林王丘夫立○百濟移都漢山今漢陽○壬申羅奈勿王十六年○麗小獸林王元年○百濟近肖古王三十六年○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秦王苻堅送浮屠順道及佛經於高句麗東方之佛敎自此始○高句麗立太學敎子弟○癸酉羅奈勿王十七年○麗小獸林王貳年○濟近肖古王三十七年○晉孝武帝寧康元年春百濟禿山在水原南城主率三百餘戶降于新羅羅訥之使分居於六部百濟移書讓之曰我兩國和好結爲兄弟今王納我叛民渝敗和誼何也王曰民無恒心惟君愛懷則來殘虐則去今王不恤百姓而責寡人其可乎百濟王語塞○百濟自開國以來未有文字至是始置書記以高興爲博士○乙亥羅奈勿王十九年○麗小獸林王四年○百濟近肖古王三十九年○晉孝武帝寧康四年七月麗攻百濟十谷城今谷山不克○十一月百濟王薨子近仇首立○戊寅羅奈勿王二十二年○麗小獸林王七年○濟近仇首王三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九月契丹侵高句麗陷北邊八部○新羅遣使于秦○甲申羅奈勿王二十八年○麗小獸林王十三年○濟近仇首王九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夏四月百濟王薨子枕流王立尋

蕘弟辰斯立○九月胡僧摩難羅陀自晉至百濟王備儀迎之禮待甚厚○十一月高句麗王蕘母弟故國讓王伊連立翌年發兵四萬攻遼東玄菟陷之擄男女一萬而還○壬辰(羅柰勿王三十六年○麗故國讓王八年○濟辰斯王八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春高句麗王蕘子廣開土王談德立○百濟王蕘枕流王元子阿辛立○五月日本圍攻新羅金城將士請出戰王曰賊捨舟深入瀕死氣銳其鋒不可當不如待其氣衰擊之乃閉城固守曰兵將退王遣二百騎截其歸路以步卒千人追至兎山(在慶州東)夾擊大破之殺獲甚衆○壬寅(羅柰勿王四十六年○麗廣開土王十年○濟阿辛王十年○東晉安帝元興元年)○二月新羅王蕘太子尙幼金閼智裔孫實聖立○先是燕將慕容熙率兵三萬侵高句麗拔新城南蘇(並在遼東)拓地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去至是麗王攻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及慕容熙爲燕王復來攻遼東大敗而還○乙巳(羅實聖王三年○麗廣開土王十三年○濟阿辛王十年○晉安帝義熙元年)○九月百濟王蕘子典支立先是典支質于日本至是聞王訃音痛哭請歸日本發兵百人護送時典支碟禮自立國人殺之迎典支立之○戊申(羅實聖王六年○麗廣開土王十六年○濟典支王三年○東晉安帝義熙四年)○二月日本設軍營於對馬島爲襲新羅之計羅王聞之鍊兵儲粮以備不虞○北燕王熙

卒其臣馮跋推高雲爲王雲本高麗人麗王遣使叙宗族之誼雲使李拔報聘○癸丑（新羅實聖王十一年○麗廣開土王二十一年○百濟典支王八年○晋安帝義熙九年）冬十月高句麗王薨子長壽王巨璉立○丁巳（羅實聖王十五年○麗長壽王四年○濟典支王十二年○晋安帝義熙十三年）新羅臣訥祇弑王自立（訥祇柰勿王子也實聖欲殺訥祇而見弑）○戊午（羅訥祇王元年○麗長壽王五年○濟典支王十三年○晋安帝義熙十四年）新羅王有二弟曰卜好曰未斯欣卜好質於高句麗未斯欣質於日本王念欲見之使朴堤上往說麗王請還卜好麗王許之王大喜復欲使堤上往日本請未斯欣以行勞之數難之堤上曰微勞臣何敢辭但念麗王賢主臣能以一言相悟至於日主可以譎計紿之不可以義理說也臣請臣行之日繫縲臣之妻子幽囚未斯欣家屬而臣以罪逋則事可成矣王從其計堤上乃之日本說日本以滅羅之策日主信而悅之將襲新羅以未斯欣堤上爲鄉導至海島未斯欣遂遁還日主怒鞠堤上堤上曰我爲鷄林臣子但成我君之志耳他不須問也日主心壯之復誚曰汝既爲我臣何必復臣於鷄林爲也若終事我當以重祿相報堤上曰以下削除○○○○○○○○○○○○○○○○○○○○○○○
○○○○○○○○○○○○○○○○○○○○○○○○○○○其

妻聞之率三女上鵄述嶺(任慶州)望日本痛哭而死堤上是婆娑王五世孫也王命未斯欣娶其第二女○庚申(羅訥祇王三年○麗長壽王七年○濟典支王十五年○宋武帝永初元年)三月百濟王薨子久爾辛立是歲劉裕篡晉爲宋帝○丙寅(羅訥祇王九年○麗長壽王十三年○濟久爾辛王八年宋文帝元嘉三年)十二月百濟王薨子比有立○乙亥(羅訥祇王十八年○麗長壽王二十二年○濟比有王九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燕王馮弘遣尙書陽伊於高句麗約其來投是時魏數伐燕弘苦之將欲寓公(釋義諸侯失國客作於隣國也)於東故也魏遣使於麗勸勿納燕王不聽使葛盧率兵數萬迎弘來○乙未(羅訥祇王三十八年○麗長壽王四十二年○濟比有王二十九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秋百濟王薨子蓋鹵王餘慶立○冬十月高句麗侵百濟新羅遣兵救之○高句麗遣使于宋百濟遣使于魏○戊戌(羅訥祇王四十一年○麗長壽王四十五年○濟蓋鹵王三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秋新羅王薨子慈悲立○乙卯(羅慈悲王十七年○麗長壽王六十二年○濟蓋鹵王二十年○宋廢帝元徽三年)春新羅王徙居月城○初浮屠道琳僞得罪於高句麗亡入百濟濟王素嗜棊道琳以棊術進甚見親幸乃勸王廣城郭高宮室以壯國威自是民瘁財竭於是道琳逃還高句麗麗王率兵三萬圍漢城七日拔之濟王棄城西走麗將桀婁追獲斬之時太子文周乞靈於新羅得救兵一萬而至王已被害文周乃即位○

丙辰羅慈悲王十八年○麗長壽王六十三年○濟文周王元年○宋廢帝元徽四年夏四月耽羅來獻方物於百濟耽羅國今濟州耽羅在南海中初未有人物忽有三人從地湧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衣皮食肉日事遊獵一日有紫泥玉函浮海而至剖視之女子三人帶駒犢及穀物而坐三人遂各娶一女擇肥腴地居焉生齒滋殖畜牧五穀漸致富盛自號耽羅國至是來貢○六月日本侵新羅羅將德智擊敗之○冬十月百濟移都熊津今公州○丁巳羅慈悲王十九年○麗長壽王六十四年○濟文周王二年○宋順帝昇明元年夏百濟臣解仇弑王立太子三斤三斤即位誅解仇○己未羅慈悲王二十一年○麗長壽王六十六年○濟三斤王二年○齊高祖建元元年二月新羅王薨子炤智立○百濟王薨從弟東城王牟大立○丁卯羅炤智王八年○麗長壽王七十四年○濟東城王八年○齊武帝永明五年春新羅初置郵驛於四方○辛未羅炤智王十二年○麗長壽王七十八年○濟東城王十二年晉武帝永明九年十二月高句麗王薨大孫文咨王羅雲立○庚辰羅炤智王二十一年○麗文咨王九年○濟東城王二十一年○齊東昏永元二年百濟建臨流閣高五丈又穿酒池多畜奇禽異卉諫者輒施宮刑○十一月新羅王薨無嗣從祖弟智證王大路立○辛巳羅智證王元年○麗文咨王十年○濟東城王二十二年○齊和帝中興元年百濟王爲其臣苩加所弑太子武寧王餘隆立命扞率宮名解明討苩加捕之投沉白江

(今白馬江)九月靺鞨侵高木城(今喬桐)濟王遣兵擊逐之○新羅始稱王定國號(新羅建國以來未有定號或曰徐羅亦曰斯盧曰斯羅曰雞林至是以新羅定國號)又制定喪服追尊二十二世爲王○乙酉(羅智證王五年○麗文咨王十四年○濟武寧王四年○梁武帝天監四年)○二月新羅始禁殉葬(先是君薨則殉葬者五人)教民以牛畊田○癸未(羅智證王年○麗文咨王十二年○濟武寧王二年○梁武帝天監二年)十一月新羅始命藏氷且制定舟楫○壬辰(羅智證王十二年○麗文咨王二十一年○濟武寧王十一年○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三月高句麗遣使于梁○夏四月百濟遣使于梁○六月于山國(今鬱陵島)降于新羅于山在東海中恃險不服伊飡(新羅官名)異斯夫刻木爲獅子載之戰船抵於其島誑嚇曰汝若不降縱此厮殺俾無遺噍矣島人懼而降○甲午(羅智證王十四年○麗文咨王二十三年○濟武寧王十三年○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秋七月新羅王薨諡曰智證新羅諡法自此始子法興王原宗立○己亥(羅法興王五年○麗文咨王二十八年○濟武寧王十八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高句麗王薨子安藏王興安立○癸卯(羅法興王九年○麗安藏王四年○濟武寧王二十二年○梁武帝普通四年)五月百濟王薨諡曰武寧百濟諡法自此始太子聖王明穠立○戊申(羅法興王十四年○麗安藏王九年○濟聖王五年○梁武帝太通二年)新羅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來訥祇館之至是羅王欲大行佛教群臣多諫者王患之近臣異次頓曰佛法深奧不可不崇奉願王先斬臣

頭以定衆議臣殺身捨佛而佛道得行雖死無所憾矣王從之自始佛事
大行○辛亥羅法興王十七年○麗安藏王十二年○濟聖王八年○梁武帝太通五平年高句麗王薨弟
安原王寶延立○壬子羅法興王十八年○麗安原王元年○濟聖王九年○梁武帝太通六年駕洛降于新
羅見上儒理王十八年壬寅○丙辰羅法興王二十二年○麗安原王五年○濟聖王十三年○梁武帝大同二年秋高句麗
遣使於東魏○戊午羅法興王二十四年○麗安原王七年○濟聖王十五年○梁武帝大同四年百濟移都於
泗沘今扶餘國號南扶餘○庚申羅法興王二十六年○麗安原王九年○濟聖王十七年○梁武帝大同六年新
羅王薨侄眞興王彡麥宗立○百濟遣使於梁得毛傳博士及涅槃經來
○乙丑羅眞興王五年○麗安原王十四年○濟聖王二十二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高句麗王薨子陽原王
平成立○秋七月新羅伊飡官名異斯夫言於其主曰國史所以記君臣之
善示褒貶於後若不修撰後世何以監戒乎王命撰輯○辛未羅眞興王十一年○
麗陽原王六年○濟聖王二十八年○梁簡文帝太寶二年九月突厥今土耳基部落一名鮮卑也屬今俄國西比利亞侵高
句麗擊破却之○新羅將軍金漆夫攻取高句麗十城得法師惠亮而歸
羅王大喜以惠亮爲僧統壬申羅眞興王十二年○麗陽原王七年○濟聖王二十九年○梁元帝承聖元年初
伽耶國王嘉悉效唐箏製十二絃琴命樂師于勒造十二曲習之後于勒
入新羅羅王使群臣學之階古學琴法知學歌萬德學舞三人相謂曰此

樂繁淫不雅遂改製而奏之于勒驚服曰此眞正聲也王悅之名其琴曰伽耶(自伽耶來故也)國相王山岳又倣七絃琴(先是晉人送于新羅)製新調奏之玄鶴來舞因名曰玄琴○甲戌(羅眞興王十四年○麗陽原王九年○濟聖王三十一年○梁元帝承聖三年)秋百濟伐新羅羅將金武力射濟王殺之太子威德王昌立○己卯(羅眞興王十九年○麗陽原王十四年○濟威德王五年○陳武帝永定三年)三月高句麗王薨子平原王陽城立○甲午(羅眞興王三十四年○麗平原王十五年○濟威德王二十年○陳宣帝大建六年)新羅王捨宮爲皇龍寺鑄丈六佛鍍金百二兩使畫工率居畫老松於寺壁鳥雀往往飛入蹭蹬而墮後畫色漫漶寺僧輔畫自是鳥雀不來○丙申(羅眞興王三十六年○麗平原王十七年○濟威德王二十二年○陳宣帝大建八年)新羅王薨元子銅輪早卒次子眞智王金輪立○己亥(羅眞智王三年○麗平原王二十年○濟威德王二十五年○陳宣帝大建十一年)秋七月新羅王薨故太子銅輪之子眞平王伯淨立○新羅王好田獵兵部令金后稷切諫王不聽至是后稷病將死謂其子曰吾不能格君之非死有餘罪我死必埋路側其子如其言後王出獵路遇后稷墓忽聞塚中有殺王怯愕而問諸左右左右以實對王潸然曰夫子死不忘忠諫其愛君也切矣自是不復遊獵○新羅置調府令掌貢賦置乘府令掌車乘○高句麗移都長安城(平壤南城)○秋新羅大水

漂沒人家三萬三百六十戶王遣使者賑之○庚戌羅眞平王十一年○麗平原王三十一年○濟威德王三十六年○隋文帝開皇十年冬十月高句麗王薨子嬰陽王元立○戊午羅眞平王十九年○麗嬰陽王八年○濟威德王四十四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春高句麗王率靺鞨兵侵遼西隋主怒出兵于榆關乏食班師爲再舉之計麗王遣使和親○十二月百濟王薨第二子惠王季明立○己未羅眞平王二十年○麗嬰陽王九年○濟惠王元年○隋文帝開皇十九年百濟王薨子法王宣立下令禁殺生使民放鷹鸇焚漁獵具○庚申羅眞平王二十一年○麗嬰陽王十年○濟法王元年○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春高句麗命太學博士李文修撰國史○五月百濟王薨子武王璋立○辛未羅眞平王三十二年○麗嬰陽王二十一年○濟武王十一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冬十月百濟攻陷新羅椵嶺縣令讃德拒戰糧盡水竭仰天大呼曰吾王以一城委任於我終不能守保死當爲厲鬼殲敵遂觸槐而死○壬申羅眞平王三十三年○麗嬰陽王二十二年○濟武王十二年○隋煬帝大業八年春正月隋煬帝發天下兵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伐高句麗從裴矩之勸也以宇文述來護兒等爲先鋒九道並出約總集于平壤九百六十里旌旗亘屬鼓角相聞二月隋主至遼水麗王命乙支文德禦之文德見隋兵有飢色欲誘而弊之乃七戰七走述等乘勝渡薩淸川江也距平壤三十里設營文德於是遣使乞降曰城下之

盟古今所耻公如少却我即出降述自度軍疲且平壤城池險阻難拔乃許班師文德乘其懈怠四面鈔擊且戰且追七月至薩水因隋軍半渡尾擊大破之隋將辛世雄戰死諸軍潰散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江凡四百五十里初隋軍度遼者首尾千里相屬及還惟有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殆盡○先是文德與隋將于仲文相持月餘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言止東方五言詩自此倡始○癸酉羅眞平王三十四年○麗嬰陽王二十三年○濟武王十三年○隋煬帝大業九年夏四月隋主復率大軍攻遼東圍城二十餘日不拔及楊玄感反書至大懼回軍後復來攻親擐戎服至懷遠鎭麗主知其不敵遣使請和且送斛斯政隋主大悅遂班師斛斯政素與楊玄感相善而及玄感叛亡命來高句麗故也戊寅羅眞平王三十九年○麗嬰陽王二十八年○濟武王十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是歲唐高祖滅隋九月高句麗王薨弟榮留王建武立○唐主遣還麗人之被擄于隋軍者麗王亦刷還隋人未還者數萬人于唐○己丑羅眞平王五十年○麗榮留王十一年○濟武王二十九年○唐太宗貞觀三年八月新羅將金庾信首露王後裔舒玄之子也攻高勾麗娘臂城今清州拔之○壬辰羅眞平王五十三年○麗榮留王十四年○濟武王三十二年○唐太宗貞觀六年新羅王薨無嗣國人立王女德曼是爲善德女主初唐主遣牧丹圖及種于新羅德

曼曰此花雖艶見圖不畫蜂蝶必無香矣種之果然羅王奇之○甲午（羅善德主二年○麗榮留王十六年○濟武王三十四年○唐太宗貞觀八年）三月百濟鑿池宮南引水二十餘里築島嶼號海上仙山建王興寺于其上窮極奢侈親詣行香○新羅宮西玉門池蝦蟆大集羅主曰亂蛙怒目必是兵象意者西方有隣兵乎遣將軍閼川搜探果有百濟甲士五百解鞍休息於玉門谷中遂掩擊盡殲之○辛丑（羅善德主九年○麗榮留王二十三年○濟武王四十一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三月百濟王薨子義慈立○壬寅（羅善德主十年○麗榮留王二十四年○濟義慈王元年○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唐帝有東征之志遣郎中陳大德於高句麗遊覽山川探悉險易而去（先是麗太子桓權入朝于唐故至是唐遣使報聘實爲偵探也）冬十月泉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王姪寶藏王臧○蓋蘇文擅行威福奴隷朝官每於出入時令貴人武將僵伏作磴形踏之以乘馬下馬時亦然○十一月新羅使伊飡金春秋往說麗王曰今百濟無道侵我疆埸殆無虛年願仗大王英靈以雪弊邑之耻麗王曰麻峴及竹嶺（今丹陽郡南地）本是我土今若還之當出兵相助矣春秋不肯王囚之以靑布乃賂遣王寵臣因獻書曰臣今返國必還此土天日在上王請勿疑王乃厚禮遣之春秋得出境顧謂送者曰國家疆土非使臣所敢專遂歸○癸卯（羅善德主十一

年○麗寶藏王元年○濟義慈王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十一月麗濟合兵攻新羅党城城塞絕入唐之路新羅乞救於唐二國聞之乃還軍已而唐帝遣蔣儼遺麗王書曰勿過新羅入貢之路且與百濟各其戢兵否者發兵擊之蓋蘇文曰昔隋之伐我也新羅乘隙奪我地五百里今不還此兵事未可弭也即囚儼窟室中唐帝聞之大怒爲大舉滅麗之計○甲辰羅善德主十二年○麗寶藏王三年○濟義慈王三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唐發十餘萬兵征高句麗以張亮爲平壤行軍大總管以李世勣爲遼東行軍大總管分領諸軍唐主親率十萬三千爲後繼乙巳羅善德主十三年○麗寶藏王十三年○濟義慈王四年○唐貞觀十九年春正月百濟侵新羅買利浦羅將金庾信擊破之○唐帝至定州遼東地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地而隋師凡四出竟無功朕爲中國子弟雪讐遂親執弓矢載兩衣於鞍後至遼東城斷遼水歸橋以示士卒必死圍城十四日麗兵死者萬餘人又進攻安市城在遼東麗將高延壽逆戰唐將李世勣伏兵於西嶺出小軍誘延壽入谷於是薛仁貴大呼陷陣伏兵四起麗軍大敗死者二萬餘人唐帝旦進圍安市城城主梁萬春堅守不下時唐主中流矢傷目軍粮且盡遂班師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高麗之數城實甚耻之○薛仁貴本遼

東人驍勇絶倫以門地賤微不能見用乃仕唐至是征麗有大功○薛罽頭新羅人也常嘆曰我東用人只倫骨品如非其族雖鴻才傑功莫能振發不如西遊中國奮不世之略建非常之功乃入唐至是東征自薦從軍力戰而死唐主壯之脫御衣斂之追贈大將軍○丁未羅善德主十五年○麗寶藏王五年○濟義慈王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新羅女主沒眞平王母弟國飯之女勝曼立是眞德女主也○戊申羅眞德主元年○麗寶藏王六年○濟義慈王七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唐主命薛萬徹率舟師三萬餘人自萊州泛海伐高句麗○新羅大總管金庾信伐百濟拔大耶城今陜川○冬唐主命蘇定方率二十萬兵攻百濟已而唐主崩遺詔罷兵○新羅珍殘官名金仁問春秋第二子也博覽羣書識量宏遠且善射禦至是使于中國太宗見而奇之特拜左領軍衛將軍時年二十三因勸唐主伐百濟先定方渡海還國中流猝遇高句麗邏卒從者溫君代着仁問衣冠高坐船上邏卒以爲仁問遂殺之一說金春秋說太宗伐濟而及還爲麗邏所追僅兔云甲寅羅眞德主七年○麗寶藏王十二年○濟義慈王十三年○唐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新羅女主沒羣臣奉眞智王後孫龍春之子金春秋陞王位是爲太宗武烈王追尊其考爲文興王○乙卯羅太宗元年○麗寶藏王十三年○濟義慈王十四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春高句麗百濟

靺鞨合兵攻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請救於唐〇百濟王建望海亭日與宮女滔酗耽樂其臣成忠極諫王大怒賜之死忠臨死上書曰夫忠臣死不忘君願獻一言而死臣竊觀時變必有外寇伏願預爲之備防陸軍炭峴(在今公州)防水軍於白江(今扶餘白馬江)據險禦敵不可少緩也王不省〇庚申(羅太宗六年〇麗寶藏王十八年〇濟義慈王十九年〇唐高宗顯慶五年〇是歲百濟亡)三月以唐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以金仁問爲副摠管率水陸兵十三萬攻百濟至德物島(在今仁川府西即德積廢鎭)羅王遣金庾信帥五萬兵與唐兵會〇先是百濟災孽屢見宮中鬼號曰百濟亡百濟亡卽入地中王命掘之得一龜背上有文曰百濟月輪新羅月新侍臣爭獻諂言曰輪滿也新微也必是我盛彼微之兆朕乎王大悅〇秋七月庾信等進圍黃山(今連山)濟將階伯率死士五千拒之大敗身將被俘仰天嘆曰與其生而辱無寧死而快遂先殺妻子身自督戰城陷死之〇時唐兵屯於熊津(公州錦江)庾信至唐營定方以其期遲誤欲斬之庾信大怒曰將軍不知黃山之捷而急施違期之罪我當先與唐兵決戰而後取百濟矣乃仗鉞立于軍門怒髮上指釼自脫鞘閃爍於腰間氣色甚壯定方大驚謝之遂合兵圍百濟都城濟王嘆曰吾不聽

成忠之言悔之何及率太子孝走熊津欲爲保守之計不果遂降定方執送於唐是冬以病卒唐主命葬于陳叔寶墓側○右百濟自溫祚至義慈凡三十世共六百七十八年○辛酉(羅太宗七年○麗寶藏王十九年○唐高宗龍朔元年)五月高句麗與靺鞨合兵攻新羅北漢山(今漢陽城)不克而還○故百濟王義慈子豊據周留城稱王新羅遣將伐之豊奔高句麗餘衆悉平○六月新羅王薨子文武王法敏立○壬戌(羅文武王元年○麗寶藏王二十年○唐高宗龍朔二年)唐帝耻太宗安市之敗遣任雅相蘇定方契苾何力等伐高句麗定方先驅奪馬邑(在平壤西南)進圍平壤於是羅王命金庾信(羅王之舅)等九將軍助之既而定方食盡班師庾信亦還○耽羅使高厚淸等來朝新羅○戊辰(羅文武王七年○麗寶藏王二十六年○唐高宗總章元年○是歲麗亡)八月唐遣李世勣擊高句麗且遣使于新羅請發兵相助羅王使其弟仁問與金欽純將兵助唐欽純問計於其父庾信(時金庾信老病在家)唐羅合兵圍平壤月餘拔之麗王遣泉生男(蓋蘇文子)乞降高句麗亡○李勣擄麗王及其子福男德男而還唐以平壤爲安東都護府以薛仁貴鎭撫之○羅王卒于唐唐主命葬於頡利墓側○右高句麗自朱蒙至寶藏凡二十八世共七百五年

新羅記　文武王（名法敏太宗武烈王子）在位二十年（即位七年統一三國）

庚午九年（唐高宗咸亨元年）高句麗故臣劒牟岑有興復之志殺唐官吏迎立故王外孫安勝入漢城且遣使於新羅乞內附王冊封爲高句麗王使處金馬渚（今益山）唐文遣將攻安勝勝棄城歸朝王更封爲報德王以外妹妻之辛未十一月（唐高宗咸亨二年）唐薛仁貴欲襲新羅偵探虛實王使竹旨擊唐兵於石城大破之○癸酉（唐高宗咸亨四年）十二年金庾信疾篤王親臨問曰公如不諱奈社稷何對曰今三韓統一民無異心可謂少康然繼統之君終鮮守成願大王親君子遠小人以正朝廷以安人民臣死且無憾言訖而卒王震悼命有司立碑記功○鑄銅印頒給百司及州郡○丙子（唐高宗儀鳳元年）十五年唐主怒王之取濟麗命劉仁軌薛仁貴伐之王使沙飡（官名）施得逆之與仁貴二十餘戰皆勝捷斬唐兵四千餘級自是唐不敢復出○辛巳（唐高宗開耀元年）二十一年秋七月王薨王自據有三韓頗事土木崇信釋敎太子政明立

神文王（名政明文武王子）在位十一年

甲申（唐中宗嗣聖元年）三年擢薛聰拜高官聰字聰智其父元曉以沙門退俗娶

瑤石宮寡婦生聰銳志博學晚年以方言解釋九經訓導後生又以俚語作吏讀行官府文書○秋七月王薨太子孝昭王理洪立○是歲即辛卯年也壬寅唐中宗嗣聖十九年十年秋七月王薨無嗣母弟聖德王隆基立○丁巳唐玄宗明皇開元五年聖德王十五年九月太監守忠自唐還奉上文宣王及十哲畵像命置太學○辛未唐開元十九年二十九年日本兵船三百艘入東邊侵寇王發兵擊破之○癸酉唐開元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初高句麗已滅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及麗民東奔至太白東北據奧婁河唐武后封爲震國公仲象死子大祚榮繼立稱王唐玄宗開元元年冊立爲渤海郡王於是盡有北扶餘沃沮之地至是祚榮卒子武藝立益拓境土發兵侵唐登州唐帝傳檄於新羅使擊其南鄙王遣金允中助援會大雪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乃引還是後渤海國强大與新羅劃界以浿江鐵嶺爲限號爲海東盛國後爲契丹所滅詳見高麗定宗戊申註○乙亥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三十三年春唐賜浿江以南之地蓋薩水之北遼東之南有渤海環之浿南難制故也丁丑唐開元二十五年三十五年二月王薨太子孝成王承慶立○壬午唐玄宗天寶元年孝成王五年五月王薨弟景德王憲英立以遺命燒其柩於法流寺

乙巳(唐代宗永泰元年)景德王二十三年六月王薨太子惠恭王乾運立年甫八歲母后攝政○己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惠恭王十四年使金巖聘於日本日主知其賢留之乃遁還(巖金庾信曾孫)○庚申(唐德宗建中元年)十五年王沈淫於聲色戲謔無度綱紀紊亂人心離叛金志貞驅亂兵入宮弑王及王妃金良相(柰勿王九世孫)討志貞誅之自立爲王是爲宣德王○乙丑(唐德宗貞元元年)宣德王五年立社稷壇命有司修祀典○王薨無嗣國人迎立柰勿王十一世孫敬信是爲元聖王○戊辰(唐德宗貞元四年)元聖王四年始定讀書出身科先是以弓手選試至是選能通春秋左傳禮記論語孝經文選者授科有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即授官○己卯(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十四年王薨太子昭聖王俊邕立以遺命燒靈柩於奉德寺

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昭聖王元年秋八月王薨太子哀莊王重熙立年十三叔父兵部令彥昇攝政○己丑(唐憲宗元和四年)哀莊王九年秋彥昇弑王自立是爲憲德王○己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憲德王十年秋七月唐鄆州節度使李師道叛唐使來請兵王命金雄元將兵三萬助唐討之○是歲剏建海印寺於伽倻山(今陝川)○壬寅(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三年春正月王母以弟秀宗爲太弟改

名景徽○上大等(大官)忠恭擬注官職請托坌集忠恭苦之轉成憂疾侍郎祿眞請見曰宰相爲政淸白恪恭杜貨賂之門絕請托之路黜陟唯公國家自然治平豈可成疾廢事自陷罪戾乎忠恭起謝因入陳於王王大悅告太弟曰有人如此不可不使汝知之太弟謝賀○丙午(唐敬宗寶曆二年)十七徃年牛岑(今金川)太守白永發漢北諸郡人一萬等浿江長三百里○十二月王薨太弟興德王景徽立○丙辰(唐文宗開成元年)興德王十年金太廉入唐得恭種而還令民種於智異山○十二月王薨無嗣堂弟之子悌隆立是爲僖康王○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僖康王二年春正月金明弑王自立武州都督金陽奉元聖王孫祐徵立爲神武王討明淸海鎭將張保皐遣兵勤王○己未(唐文宗開成四年)神武王元年金明戰敗而走金陽追斬之遂下令曰今巨魁就戮湔雪國讐民其安業偕圖維新於是人心大悅○秋七月王薨太子文聖王慶膺立○丁丑(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文聖王十八年侍中金陽卒陽値危亂之際匡濟國事撫安民物屹然若中流之砥柱至是卒王悲慟減膳贈葬依金庾信舊例○九月王薨神武王弟憲安王誼靖立○辛巳(唐懿宗咸通二年)憲安王四年春正月王不豫顧囑左右曰寡人不幸無子而有女矣

我國故事雖有二女主(眞德善德)此非良法今外甥(女婿)膺廉有老成之德卿等奉立爲嗣俾祖宗世業勿之大墜則寡人死且不朽已而王薨膺廉立是爲景文王○先是憲安王設宴於臨海殿王族膺廉入侍王問曰汝遊學有年得見善人乎否對曰臣年少學淺不敢自有識鑒曾見三人一是勳閥子弟而能自下一是富人而好禮不侈(自大也)一是勢榮而部驕氣此等人亦可謂善人矣王悅而器之以長公主妻之至是即位○乙未(唐僖宗乾符二年)景文王十四年秋七月王薨太子憲康王晸立○乙巳(唐僖宗光啓元年)憲康王十年崔致遠自唐還致遠號孤雲沙梁部人十二歲入唐力學能文十八登第爲侍御史內供奉時黃巢叛爲兵馬都總高駢從事作檄文有曰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欲陰誅巢見之不覺下床自此文名大振至是還國時年二十八王愛其辭博拜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而朝士頗多忌之出補太山(今泰仁或瑞山)太守後値世亂放浪山水間遍遊慶州南山及智異山雙溪寺伽倻山等處世人不知其所終云(今有桂花筆耕即公遺集也)○丙午(唐光啓二年)十一年八月王薨弟定康王晃立○丁未(唐光啓三年)定康王元年秋七月王薨無嗣女弟眞德主曼立○己酉(唐昭宗龍紀元年)眞德女

主二年主淫穢日甚潛畜少年丈夫狀貌美者與之通焉因授要職自是佞倖肆志綱紀大壞貢賦不入府庫虛竭郡吏四出督剾於是盜賊蜂起元宗哀奴叛據于沙伐州(今尙州)主遣柒麻令奇討捕之令奇望見賊壘恇懼不敢進○辛亥(唐昭宗大順二年)四年冬十月弓裔叛于北原(今原州)裔憲安王庶子也五月五日生生而有齒憲安以爲不祥擲之樓下乳媼以手捧之誤觸而眇其一目十餘歲祝髮爲僧及長見國家衰亂嘯聚徒衆往投北原賊梁吉吉分與軍士使之略地○壬子(唐昭宗景福元年○羅眞聖女主五年○後百濟甄萱元年)甄萱叛據完山州(今全州)萱本姓李尙州人幼時其父耕於野其母饁之置萱林中有虎來乳及長體貌雄偉志氣倜儻見時代衰敗盜賊蜂起潛懷異志嘯衆五千襲取武珍州(今光州)自立爲王遂以北原賊梁吉爲裨將○弓裔自北原入冠何必羅夫餘衆至六百自稱將軍與士卒同甘苦賞罰無私衆愛畏之(見下庚申)○乙卯(羅金曼女主八年○後百濟甄萱四年○唐昭宗乾寧二年)八月弓裔襲破漢州鐵圓(今鐵原)等州入據松岳郡以王建爲鐵圓太守建松岳人初父隆娶韓氏築室于松岳山南異僧道詵相之曰此地必生聖人君其將有貴子乎及期建果生龍顏日角聲音洪亮器度雄深有濟世大志至是往投弓

裔丁巳(羅女主曼十年○後濟甄萱六年○唐昭宗乾寧四年)六月新羅女主禪位于憲康王庶子嶢是爲孝恭王十二月女主殁○梁志怒弓裔擅自拓土擊取國原(今忠州)等三十餘城弓裔逆戰大破之○庚申(羅孝恭王三年○後百濟甄萱九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冬十月弓裔遣王建擊破廣州忠州唐城(南陽)菁州(晉州)槐壤(槐山)等州於是軍聲大振○甄萱謂左右曰予見三國史馬韓先起赫居世後興而百濟據有馬韓之地且開國六百年矣新羅無端滅之今予欲雪義慈宿憤號國後百濟不亦可乎(此當在上壬子)○辛酉(羅孝恭王四年○後百濟甄萱十年泰封弓裔元年○唐昭宗光化四年)○弓裔自松岳遷都于鐵圓國號曰泰封○乙丑(羅孝恭王八年○後濟甄萱十四年○泰封弓裔五年○唐昭宗天祐二年)弓裔使王建擊破甄萱於尙州自此土地益廣士馬漸强侈然有倂合新羅之志○壬申(羅孝恭王十五年○後濟甄萱三十一年泰封弓裔十二年○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夏四月新羅王薨無嗣國人迎立阿達羅王裔孫朴景暉是爲神德王○庚酉(羅補德王元年○後濟甄萱三十二年○泰封弓裔十三年○後梁末帝元年)王建屢著邊功弓裔拜爲侍中復以建爲百船將軍領水軍鎭羅州甄萱及海上諸賊慴伏不敢動○弓裔驕暴日甚其妻諫弓裔怒殺之○丁丑(羅神德王五年○後濟甄萱二十六年○泰封弓裔十七年○梁末帝貞明三年)秋七月新羅王朴景暉薨天子景明王昇英立戊寅(羅景明王元年○後濟甄

(萱二十七年○泰封弓裔十八年○高麗太祖元年○後梁貞明四年)○六月丙辰泰封諸將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造王侍中第合辭而請曰今王之暴虐浮於桀紂而廢昏立明亦有大義願公行殷周之事侍中不許諸將俱進曰難遭易失者時也豈可自違天命甘受死於獨夫之手乎願公熟慮之早定位號時夫人柳氏窺聽之自帳中出謂侍中曰舉義伐虐自古然矣今聞諸公之言妾猶奮發可以丈夫而不能決斷乎遂提甲領被之於是諸將擁出使人馳呼曰王公今舉義旗矣都民爭前皷噪攔入宮內弓裔聞變大驚曰王公得天下吾事已矣乃微服出北門遁去侍中即王位於布政殿○弓裔走至斧壤(今平康)爲土民所殺○秋七月高麗王下教曰泰封主從欲自養日事聚歛一頃收六石之租令民撤耕廢業流亡相續爲民父母胡寧忍此自今遵天下通例定爲恒式○高麗移都于松岳以鐵圓爲東州○高麗創立寺刹於都內大設八關會(關閉也八關即八戒也如不飲不殺不淫之類也)○甲申(新羅景明王七年○高麗太祖七年○後濟甄萱三十三年○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新羅王薨母弟景哀王魏膺立○乙酉(新羅景哀王二年○高麗太祖八年○後濟甄萱三十四年○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高麗征西大將軍庾黔弼攻後百濟於任存(今大興)大破之殺獲將軍吉奐以下三千餘人甄萱大懼乞和

丁亥羅景哀王三年○高麗太祖十年○後濟甄萱三十六年○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冬十月甄萱進副新羅郊畿王告急於高麗麗王遣援未至萱猝入王都時王出遊鮑石亭置酒飲樂聞萱至走匿離宮萱搜而弑之立王表弟金傅是爲敬順王金傅文聖王裔孫也○甄萱強奪王妃以下盡取珍寶而去麗王親率精騎五千討萱於公山今大丘萱兵圍之甚急大將申崇謙曰臣請猛敵大王可以間出乃代乘王車出戰力盡而死崇謙貌類麗祖故甄萱以爲信然而麗王得脫○己丑羅敬順王金傅二年○高麗太祖十二年○後濟甄萱三十八年○後唐明宗天成四年春正月高麗王擊甄萱於古昌今安東大破之殺獲八千餘人永安河曲安東近縣等三十餘城降于高麗○十二月麗王至西京設學校敎授生徒兼置醫卜○辛卯羅敬順王四年○高麗太祖十四年○後濟甄萱四十年○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二月羅王會麗王于國都都中士女擧手相慶曰昔甄氏之來如逢豺狼今王公之來如見爺孃○甲午羅敬順王七年○高麗太祖十七年○後濟甄萱四十三年○後唐閔帝應順元年麗王擊甄萱於運州今洪州也破之萱請和右將軍庾黔弼不許曰今日事勢不可弭兵遂縱勁騎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自是熊津州今公州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乙未羅敬順王八年○高祖太祖十八年○後濟甄萱四十四年○後唐閔帝應順二年○是歲新羅亡三月甄萱子神劒囚其父自立萱飮醉守卒逸身徑

走高麗請與王相見王遣使迎接館于南宮賜之食邑○冬十月羅王見土地日削與群臣議降于高麗王子逸(其名)諫曰國家存亡自有天命當料合忠義死守宗杜力盡後己奈何以一千年廟社輕予他人王曰孤危人他如此保不能存吾不忍見無辜之民肝腦塗地遂請降麗王出郊親迎館于柳花宮拜爲政丞位在天子上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因以故都慶州賜食邑羅王子遂入皆骨山(金剛)終身不出

右新羅自赫居世至敬順王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七王合五十五王歷年共九百九十二年禪于高麗

高麗記○太祖神聖王姓王氏諱建字若天漢州松嶽郡人(金城太守隆之長子)在位二十六年(統一八年)壽六十七

丙申高麗太祖十九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是歲後百濟亡)九月神釼來降後百濟亡○十二月大匡裴玄慶卒○甄萱忿王之不殺神釼疽發背而死○辛丑二十四年(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契丹遣使獻槖駝五十匹王曰契丹昔與渤海和好一朝掩而滅之無道之國不可交聘乃流其使於海島繫槖駝於萬夫橋下(今松都南門外)餓而死(渤海詳見下定宗戊申註)○癸卯二十六年(後晉高祖天福八年)五月王薨太子

武即位葬顯陵以遺敎依漢文故事喪葬務約自始之後王薨二十七日行葬

惠宗義恭王諱武字承乾 太祖長子在位二年壽三十四

乙丑二年(後晉出帝開運二年)令長公主從母姓皇甫氏(太祖之次妃姓)以嫁王弟昭自始嫁同姓者冒母姓○九月王薨王弟堯即位葬順陵○王規乘喪作亂殺將軍朴述熙大匡王式廉討誅之

定宗文明王諱堯字義天 太祖次子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丁未(後晉出帝開運四年)先是崔光胤遊學于晉被擄於契丹以才見用知契丹侵襲高麗之謀致書聞知于朝廷王命有司選丁壯三十萬敎以武藝號曰光軍○戊申三年(後漢高祖乾祐元年)九月東女眞獻馬七百匹東女眞本靺鞨遺種占居北道部落甚盛亦曰生女眞在豆滿江南北之地西女眞亦曰熟女眞在長嶺以西(白頭山大鎔嶺)鴨綠江北之地(東女眞即古肅愼氏故地也新羅柰勿王時稱挹婁實聖時稱勿吉眞平王時稱靺鞨而其國分爲黑水粟末今黑龍江也粟末兩種景德王時唐廢黑水靺長以其地爲燕州其後粟末强大號稱渤海國至高麗太祖時爲契丹所滅黑水部長復占故地號曰女眞復分爲兩稱東曰生女眞西曰熟女眞至是東女眞獻方物于高麗西女眞繁籍於契丹國也)

○乙酉四年(後漢隱帝仍稱乾祐二年)三月王有疾禪位于母弟昭已而薨於釋院葬

安陵

光宗大成王諱昭字日華太祖弟三子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一

庚戌元年(後漢隱帝乾祐三年)始建元曰光德○丙辰七年(後周世宗顯德三年)周大理評事雙冀隨周使來王愛其才拜爲翰林學士專授文任以詩賦頌及時務策試士選取自是文風大興○乙丑(宋太祖乾德三年)十六年九月內議令徐弼卒弼利川人能直諫王頗嘉納焉謚曰貞敬○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二十六年王爲人疑忌信讒率多殺戮恐有陰殃乃崇佛設齋禁民屠殺以冀冥祐而宮室服用奢侈無度少不悛改民多嗷怨至是薨太子伷即位葬憲陵

景宗獻和王諱伷字長民光宗長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七

丙子(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元年是歲宋太宗即帝位王遣使稱賀○國初倣唐制量田數分膏瘠以授文武百官及府兵閑人且給樵採地謂之田柴科其身歿則納公惟府兵二十授科六十納科若有子孫親戚則遞給而無田丁則籍入于監門衛至是改定田柴科不論官品之高下只隨人品之優劣紫衫以上十八品丹衫以上十品緋衫以上十品綠衫以上三品各其分作戊寅(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年政丞新羅降王金傅卒(慶州之金皆其後裔)○辛巳(宋太

宋太平興國六年 六年秋七月王有疾禪位於從弟開寧君治未幾薨葬榮陵

成宗文懿王諱治字溫古大祖第七子旭之第二子也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壬午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元年追尊私親旭爲獻和王廟號戴宗○春正月敎曰八關會不經且煩擾百姓其罷之○六月王命京官五品以上論上時政得失柱國崔承老上封事二十六條直論先王獎政峻斥佛事王嘉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遂改國號曰契丹○始定五服給暇式父母喪百日期滿即起復而但不叅公會宴樂而朞服三十日大切二十日小切十五日緦麻七日

丙戌宋太宗雍熙三年 五年以慶州爲東京置留守○始置書院于西京令諸生抄藏史籍○先是新羅之末三國分爭罷於兵革北界邸羅以故女眞得强盛乘間出入於鴨綠江內外至是王遣將伐之逐出於白頭山外○癸巳宋太宗淳化四年 十二年春置常平倉於兩京及十二牧○冬十月契丹入寇我師敗績王遣使請和契丹移書督降曰高句麗本我國土地今高麗侵奪故我動兵大來王其速降王復使李蒙戩至丹營請和丹將蕭遜寧移

書曰今我治八十萬軍問罪于高麗王其出江來降則可得而免否則殄滅之矣王見書大驚與羣臣會議或勸割西京以北與之自黃州至岊嶺慈悲嶺也畫定疆界以紓急患將臣徐熙進曰彼所謂還取高句麗舊地者實欲恐嚇我也今若割西京以北與之三角山以北亦皆高句麗舊土彼必以谿壑之慾誅求無已此土亦可盤割乎願車駕還都留臣等逆戰事若不濟再議猶未晚何可以祖宗創業之境土輕與人乎於是割地之議乃寢○蕭遜寧攻安戎鎭在今安州麗將文道秀庾方等迎戰大破之自是丹兵氣挫乃許和而去○王遣使於宋乞師欲報丹寇之耻宋帝以北鄙甫寧兵難輕動不許於是與宋絕○平章徐熙擊女眞逐之遂築城於長興歸化二鎭並在義州及郭龜二州郭山龜城以防之○分國內爲十道曰關內漢陽中原忠州河南公州嶺南尚州嶺東慶州江南全州山南晋州海陽羅州朔方江原道也浿西平壤各置節度使○契丹求婚以駙馬蕭恒女遣嫁○冬始鑄鐵錢○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十六年冬十月王有疾傳位於開寧君誦已而薨於天王寺王天姿嚴正器宇寬弘傍求賢俊褒崇節義撫卹百姓謂之少康葬康陵

穆宗宣讓王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在位十二年壽三十

戊戌（宋眞宗咸平元年）元年以王誕日爲長寧節○宋遣使通好○癸卯（宋眞宗咸平六年）六年耽羅海中有山湧出高百餘丈圍四十餘里全無草木只有煙氣幕于上望之如石琉黃焉○己酉（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二年二月遣使於神穴寺召太良君詢初宗室郁（太祖第八子也）烝於景宗妃皇甫氏娠身成宗怒流郁於泗川皇甫氏倉皇還第遂致動胎攀柳枝分娩而卒成宗使宮人乳之是爲大良君及王即位太后皇甫氏（戴宗旭之女穆宗之母也）與金致陽私通生子欲爲王嗣而忌太良君太良君遂隱匿於三角山神穴寺以避害至是王寢疾密諭侍臣蔡忠順等召還大內○時金致陽謀作亂王召西北都巡使康兆率兵入衛逃至洞州（今瑞興也）裨將魏從正欲搆亂詒兆曰今王必不起太后致陽謀奪杜稷而但畏公兵威故矯命徵召爲公計不如速還本營舉義討賊耳兆從之太后果忌兆使兵拒岊嶺兆以爲王已薨遂率兵至平州（平山）聞王未薨大驚曰我已犯拒命之律終不得爲盛德事矣遂叛攻迎秋門入廢王爲讓國公放忠州中道遣金光甫進毒弑之放太后于黃州迎大良君詢即位誅金致陽庾行簡等七人○葬穆宗于義陵（王性沈毅有人君度量嗜酒好獵信狎嬖倖故及予禍）

顯宗元文王諱詢字安世太祖第八子郁之子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

庚戌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元年秋七月契丹傳檄曰今高麗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朕親率步騎四十萬是罪惟問契丹主至通州今宣川與兆兵隔水而陣兆恃强驕隋飲博自若猝聞丹兵驟至驚起督戰忽問穆宗大叱曰汝奴且休天罰可能逃耶脫鍪金長跪曰死罪死罪俄傾爲丹兵所縛送至其營斬之○十二月契丹犯都群臣勸王出降禮部侍郎姜邯贊進曰今日事罪在康兆一人而已保無他憂然彼衆我寡不可當敵願南幸暫避徐圖興復可也王從之率后妃王子及臣僚出鄉門狩于羅州○辛亥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二年正月契丹陷京王送河拱辰於丹營請班師丹主留欲降之不屈而見害○都巡使楊規龜州別將金叔興邀擊大破之斬獲一萬五千餘級忽遇大軍掩至兩將力戰而死丹兵亦疲弊於是諸將四面鈔擊連破之丹主急遁渡鴨綠江鎭使鄭成邀其半渡擊之丹兵殆盡丹主僅免而遁王還都○十二月上將軍金訓一作順崔質等作亂朝廷自有丹冠以來增設軍額餉需經用竭百官俸祿常不足中樞院使張延祐日直皇甫俞義等奪京軍永業田以充之武人甚怨恨至是崔質屢有邊功不得文

職意甚忿懟乃與金訓崔衛士入禁中縛俞義等進逼王宮王乃流延祐俞義于遠地而置金吾臺以武官兼帶之罷御史臺三司諸文職已而訓質等伏誅○戊午(宋眞宗天禧二年)九年九月丹將蕭遜寧率甲士十萬入寇以姜邯贊爲元帥姜民瞻爲副以禦之邯贊至興化鎭(今屬義州)伏兵於山中且用牛皮塞水上流既而虜至於是決其塞伏兵四起急擊大破之追至龜州又大破之殭尸數萬俘獲不可勝計遜寧僅以數千人遁去○己巳(宋仁宗天聖七年)二十年宋江南人李文通來獻書五百九十七卷○八月築羅城於開京以備不虞○從姜邯贊之議也○十二月興遼國(渤海遺種)引東女眞攻契丹遣使乞援不許(興遼爲契丹所滅)○辛未(宋仁宗天聖九年)二十二年五月王薨太子欽即位葬宣陵○冬設國子監以賦詩試士監試法自此始

德宗敬康王諱欽字元良顯宗長子在位三年壽十九

壬申(宋仁宗明道元年)元年九月平章開國男姜邯贊卒○契丹使者至不納(時朝廷議伐契丹故也)○甲戌(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年九月王不豫傳位於平壤君亨俄而薨葬肅陵

靖宗容惠王諱亨字申照顯宗次子德宗母弟在位十二年壽二十二

乙酉(宋仁宗慶歷五年)十一年敎曰自今除斬絞法若有犯者流之無人島或情有可矜者流之有人島以示欽恤之義○令放東池所畜羊鶴鵝鴨等物不以玩好傷害物性○丙戌(宋仁宗慶歷六年)十二年五月王薨弟樂浪君徽立葬周陵○圖畫楊規金叔興姜民瞻於功臣閣

文宗仁孝王諱徽字燭幽顯宗第三子在位三十七年壽六十五

丁酉(宋仁宗嘉祐二年)十一年拜慶鼎相爲翰林朝臣有言鐵匠後裔不可居清要者王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既有採之材不可論其世閥耳○令郡縣家有三子者一子許爲僧○丁未(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一年契丹復國號曰遼王遣使致賀○豊德郡興王寺成凡二千八百間十二年而訖工自寺門至闕庭設綵棚燈山火樹輦路左右明光如晝又造金銀塔王親行香佛事之盛曠古未有○太師中書令崔冲卒冲海州人風姿瓌偉操性堅貞又善屬文歷事五朝時望甚重自德宗朝干戈纔息文敎未遑冲收召後進敎誨不倦學徒坌集房舍不能容於是設九齋分敎子弟時人謂之崔侍中學徒凡應擧者必先肄屬此學夏時住僧房做課選其優等爲之敎師或刻燭賦詩榜其次第且分列冠童進退揖讓于樽俎間觀者莫不嘉

嘆稱之以海東孔子時儒臣鄭倍傑亦設學校十二其盛不及冲焉〇改定量田法方三十三步爲一結四十七步爲二結〇是歲東要眞酋長皆願內附許之遂亦遣使來聘〇癸亥（宋神宗元豐六年）三十七年秋七月王薨太子勳立是爲宣惠王葬景陵〇宣惠王在位四月薨壽三十七王自少有疾及居廬哀毀踰度薨於喪次葬成陵〇廟號順宗〇母弟國原公運即位

宣宗思孝王諱運字繼天（文宗次子順宗母弟）在位十一年壽四十六

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三年命九門山僧徒誦習佛書一依進士試規三年一選僧科始此〇己巳（宋哲宗元祐四年）六年王造嬖妾萬春私第極其壯麗御史中丞魏繼廷奏曰萬春誑惑上意勞役百姓請丞毀之雖不見納王素知蹇諤亦不之罪〇甲戌（宋哲宗紹聖元年）十一年王多創寺塔遊戲無度百姓嗟怨災異屢作五月薨太子昱立葬仁陵

獻宗恭殤王諱昱宣宗長子在位一年壽十四

乙亥（宋哲宗紹聖二年）元年秋七月李資義伏誅先是資義納其妹於宣宗後宮生子昀至是欲廢王立昀聚兵禁中王叔父鷄林公熙擧兵討斬之〇十

二月王遜位於鷄林公

肅宗明孝王諱顒初諱熙字天常文宗三子宣宗母弟在位十年壽五十二

丁丑宋哲宗紹聖四年二年春正前王薨葬隱陵

己卯宋哲宗元符二年四年九月衛尉丞金謂磾奏曰臣聞道詵云開國百六十年後當都木覔壤即今漢陽京內又云國王自十一月至二月住松岳中京自三月至六月住木覔南京自七月至十月住平壤西京隨時巡御于三京當有三十六國來朝之慶今適其期願建都城於三角之南木覔之北以應天休王從之親率王妃太子及百僚至楊州相宅○求箕子墓建祠而祭

乙酉宋徽宗崇寧四年十年冬十月王薨太子俁即位葬英陵

睿宗文孝王諱俁字世民肅宗長子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

丁亥宋徽宗大觀元年二年十月侍中尹瓘坡平文肅擊東女眞大破之翌日女眞酋長以雉尾懸於葫蘆轉示諸部密議軍事瓘使其副吳延寵拓俊京金德珍等合擊大破之斬獲五千級因劃定地界等城於德源端川等九邑以防之○己丑宋徽宗大觀三年四年女眞復入寇北邊吳延寵兵散諫官金仁存劾

奏瓘延寵好功啓釁之罪且勸王歸還所取境土且撤九城勿使彼引遼
生事王從之免瓘等官○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十年春女眞完顏阿骨打擧兵
叛遼自稱皇帝國號金八月遼將伐之使來請援王從金富軾之議不許
○召金州人郭興爲巾鶴氅常侍左右人稱金門羽客○壬寅宋徽宗宣化四年
十七年夏四月王薨太子楷立葬裕陵
仁宗榮孝王諱楷字仁表睿宗長子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八
乙巳宋徽宗宣化七年三年夏四月金人滅遼遼嘗宋徽宗與金通謀伐遼而約共分遼地而是歲金又寇宋徽宗爲金所
執而欽宗即位翌年欽宗又爲金人之所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四年后父李資謙崔冲之孫思諏之長女適
資謙生王妃李氏王侍宮掖之勢擅權自恣拓俊京兄弟爲之羽翼殺害不附己者
一時名流殆盡放逐王惡之內侍金粲安麟甫揣知王意與樞密智祿延
發兵將討之俊京入禁中卒衆鼓噪且積薪縱火祿延不敢進王避火步
出至山呼亭恐見害乃禪位於資謙資謙不敢受禪脅王出御南宮殺祿
延等十餘人○內醫崔思全奏曰資謙之跋扈俊京是恃若得俊京則資
謙易除矣遂往誘俊京執資謙流之靈光廢王妃李氏○金寇宋宋告急
於我王以國小不許○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五年拓俊京恃功跋扈正言鄭知

常刻其亂逆之罪流于巖墮島(前屬羅州今屬智島)宋以徽欽所在與我國相近欲假道通使王慮致邊釁不許○乙卯(宋徽宗紹興五年)十三年妖僧妙清以術眩人王亦信愛之妙清陰畜異類與鄭知常白壽翰等叛據西京國號大爲建元曰天開王以平章金富軾爲元帥李周衍爲副引兵西馳檄郡邑諭以奉教鄭討之意西民遂爭擊妙清斬之餘黨悉平○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二十三年十二月門下侍中金富軾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上之○丙寅(宋紹興十六年)二十四年二月王薨太子晛立

毅宗莊孝王諱晛字日升 仁宗長子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七

丁卯(宋紹興十七年)元年王幸靈通寺祈佛求嗣誦華嚴經五十日自後寺院不可勝紀○始設陞補試以詩賦經義取士以充國學○命京外禁同姓婚并禁小功以上通婚○丁丑(宋紹興二十七年)十一年王信圖讖猜疑諸弟密諭諫臣劾其弟暻流配之且恐太后救之遷太后于普濟寺○先是作萬壽亭以黃綾被壁多畜恠石羅列左右以爲宴遊之所至是又建離宮于闕東極其壯麗高築恠石以造神山引遠水縈繞名花異草照耀人目日事遊玩百姓嗟怨○王喜佛僧徒怙寵結托宦寺侵擾百姓國人嗷嗷○壬

午(宋紹興十二年)三十六年三月宋明州守牒告大破金師得金主亮圖像事○奪羣臣第宅作別宮誅求貨賄名曰別貢以宦官監領宦官懸營私利徵求諸道轉輸絡繹○庚寅(宋孝宗乾道六年)二十四年二月狼星見于南極按廉使朴純緻稱以老人星馳驛以聞百官表賀○八月王與金敦中(金富軾之子)等日事遊戲扈從軍士怨曰文臣醉飽武臣飢困此之曷堪上將軍鄭仲夫旣憾文臣(先是金郭中宮庭儺夕以燭燃仲夫之鬚髯仲夫怒以手博敦中富軾奏欲拷治王特不許)因聚衆作亂斯殺文臣及宦官當時寵幸斬戮殆盡於是逼王出遜于巨濟迎立王母弟翼陽公晧爲王

明宗光孝王諱晧字之旦仁宗次子在位二十七年壽七十二

癸巳(宋乾道九年)三年八月兵馬使金甫當起兵討仲夫不克死之於是仲夫李義方等誅殺文臣投之江中旬月之間文士殆盡○冬十月使李義旼弑前王義旼以功拜大將○甲午(宋孝宗淳熙元年)四年正月歸法寺僧徒數千討義方義方發府兵盡殺之焚其寺其兄俊儀責之曰汝有三大罪弑君一也刼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怒以釼擊之俊儀走免○九月西京留守趙位寵移檄西北郡縣聲討仲夫弑君之罪於是岊嶺(即慈

悲嶺在今瑞興以北四十餘城皆響應義方出兵至大同江軍敗而還延州寧邊人玄德秀率州兵擊之斬位寵○時李義方兇恣日甚殺人甚衆仲夫懼其及已使其鈞掩斬之悉誅其黨○乙未宋淳熙二年五年五月始爲前王發喪三日葬禧陵蓋由趙位寵以弑君不葬爲辭故也○己亥宋淳熙六年九月將軍慶大升率死士踰入宮牆以王命捕鄭仲夫父子及其婿宋有仁等誅之○鄭世祐厚斂民財獻之王爲其子求官得拜吏部員外郞是時拜官必封付政曺名曰下點○丙午宋淳熙十三年十六年以李義旼朴純弼拜平章皆武人目不知書會坐政院互相詬罵奮拳擊柱如群虎之相咆哮全無宰臣體度○癸丑宋光宗紹熙四年二十三年李義旼信十八子之讖且以本籍慶州欲復新羅陰畜死士潛圖不軌○丙辰宋寧宗慶元二年二十六年夏四月崔忠獻率亂兵入宮脅王捕李義旼斬之夷其三族○崔忠獻旣誅義旼恃功專恣恐人奪權遷王子小君于僧寺盡戮王側侍臣殆盡○丁巳宋慶元三年二十七年九月忠獻幽王於別宮放太子于江華迎立王弟晫爲王

神宗靖孝王諱晫字至華仁宗第五子明宗母弟在位七年壽六十一

庚申宋慶元六年三年忠獻以兵士自衛擬注文武官於私第奏之王但頷之

而已時奇洪壽車若松坐中書省談孔崔牧丹畜養之術聞者笑曰職在經邦而評品花鳥豈不僨國○壬戌(宋寧宗嘉泰二年)五年十一月前王薨葬智陵忠獻貶禮不以王禮葬之○甲子(宋嘉泰四年)七年春正月王不豫崔忠獻擁太子韺襲王位太子謂忠獻曰今日予志願畢矣卿翊戴之力無以酬報乃拜平章呼以恩門相國王尋薨葬陽陵

熙宗成孝王諱韺字不陂神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五十七

己巳(宋寧宗嘉定二年)五年三月王移御崔忠獻第忠獻顧謂門客曰吾欲以私藏珍寶獻之王府何如衆皆稱善盧仁祐曰願將此儲自爲經用不復剝民則善矣忠獻赧然○辛未(宋嘉定四年)七年王與內侍王濬明謀誅忠獻事泄忠獻遷王于江華立明宗子祦爲王

康宗元孝王諱俁字大華明宗太子在位二年壽六十二

癸酉(宋嘉定六年)二年八月王不豫傳位於太子瞮尋薨葬厚陵

高宗安孝王諱瞮字大明康宗長子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

丙子(宋嘉定九年)三年八月契丹遺種金山王子聚兵河朔自稱大遼王入寇雲中道(今北關)兵勢猖蹶厝安義鐵宣等州兵馬使金就礪(彥陽人)擊却之○

十月丹兵圍渭州(今嘉山)拔之渡大同江入西海道京師大震趙冲金就礪拒之部伍整頓能以少擊衆丹兵退屯黃州（丁丑(宋嘉定十年)四年秋七月安西(延安白川載寧三郡)兵大破丹兵於黃金就礪擊於澄波渡敗之又戰於豊壤(在今楊州)斬獲甚多崔元世大捷於堤川朴達峙官軍聚勝於忠州賊乃北遁）冬十月女眞黃旗子軍來侵西北兵馬使趙冲逆擊大破之

戊寅(宋嘉定十一年)五年蒙古將塔眞與東女眞完顏子淵合兵以伐契丹爲名入關西江東城時天寒雪積糧道不繼塔眞移牒我元帥府曰契丹逃罪於貴國今三年于玆矣未即割滅我皇帝赫然斯怒遣兵致討貴國唯軍粮是助殲賊之後我兩國當結爲兄弟矣朝廷以金仁鏡爲使率精兵一千米一千石往見哈眞哈眞大悅已而趙冲金就礪率內廂精兵往會哈眞禮待甚厚曰我征伐六國見貴人多矣未有如兄者遂合兵夾擊之殲其巨帥副將以下開門出降丹寇悉平（崔忠獻死其瑀代秉國政人主拱手而已）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十二年春盜殺蒙古使者於鴨江蒙疑我國所使自此絕好（丁亥(宋寶慶三年)十四年崔瑀遷前王于喬桐恐將軍金希磾誅己遂殺希磾琴輝盧之正等）辛卯(宋理宗紹定四年)十八年蒙古怨我殺

使遣撒禮塔入寇至鐵山擄郎將文大脅使諭城中人降文大大呼曰今假蒙至勿降勿降蒙將以刃加頸復使呼之亦如前遂殺之(時東女眞假着蒙服抄掠邊民故不辨眞蒙假蒙)蒙兵陷龜城屠鐵州以牛皮裹樓車藏軍士于中簿至城下穿地道守城將金慶孫注鐵液於城底穴燒之又爇朽茭自城上投下蒙兵辟易已而蒙兵又爇車薪攻譙樓慶孫預儲水飯於樓上灌而滅之蒙兵圍城三旬不得拔引退兵馬使朴犀追擊大破之○冬十月蒙兵屠平州(平山)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京外恟恟乃遣閔曦於蒙營犒勞請和○蒙兵又攻龜城朴犀發砲車擊殺之蒙將攻之甚力終不得拔乃嘆曰吾行天下未見被圍若是而不降者城中諸公其他日將相之材乎○壬辰(宋紹定五年)十九年三月遣趙叔昌於蒙營厚遺撒禮塔辨明殺使事且請降蒙師乃還○朝廷論慈州降蒙守臣崔椿命不從引弓射使者崔瑀聞之怒拿椿命將斬之蒙將使人謂瑀曰此人我之勁敵貴國之忠臣其釋之乃得免○蒙古分置達魯花赤七十人於京都州郡監國朝廷恐其爲亂奪其弓矢遂即遷都江華恐蒙兵之復至也○九月蒙將撒禮塔復大擧入寇所在屠掠殆無噍類十二月圍龍仁一僧自城中突出射殺撒禮塔俘獲

數百人蒙兵潰遁(此僧即金允侯也其後還俗)○丁酉(宋理宗嘉熙元年)二十四年八月前王薨廟號熙宗葬碩陵○潭陽賊逼羅州金慶孫擊斬之○辛丑(宋理宗淳和元年)二十八年是歲蒙太宗殂女后臨朝乃遣使請罷兵以宗室永寧公綧爲質○己酉(宋淳化九年)三十六年十一月崔沆(瑀之子也)憚金慶孫誣搆成罪流于白翎島尋殺之

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四十五年崔沆死其子竩秉政其家奴金仁俊殺竩於其家悉誅黨與○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四十六年六月王薨時太子倎如蒙未還太孫諶監國葬洪陵

元宗順孝王諱倎字日新高宗長子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六

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元年二月太子自蒙還發喪卽位時蒙憲宗殂其弟忽必烈代立○戊辰(宋度宗咸淳四年)九年初崔竩之誅金仁俊以功拜侍中政權盡入掌握縱恣日甚王惡之謀於林衍衍紹以王有疾召仁俊斬之於政堂遂逼王宮幽王於別宮立安慶公淐時太子諶在蒙以衍廢立事訴于蒙主蒙主遣使詰責衍懼迎王復位還都開京○辛未(宋咸淳七年)十二年將軍裴仲孫等驅三別抄兵叛據于珍島侵掠州郡(初國中多盜崔瑀募勇士巡捕名曰夜別抄軍及諸

道盜起分遣別抄戰捕其數甚多遂分設其隊爲左別抄右別抄且國人自蒙還者別爲一抄是爲三別抄自是權臣執國以此爲爪牙此輩狂○難制至是革罷之軍情甚疑懼故亦叛五月金方慶大破之碧洪亭斬賊魁餘衆逃入耽羅島○冬十月蒙建國號曰大元王遣使致賀○元使來採金於南方○甲戌宋咸淳十年十五年六月王薨時世子在元元詰責大子號故自此稱世子遙尊爲王八月還國即位葬韶陵○先是王在元娶元主女至是公主來到王及諸臣俱剃髮出迎于肅川胡服同輦入京降封前妃王氏爲貞和宮主○冬十月金方慶等從元將忽敦伐日本至壹岐島所向皆捷至三郞浦登陸進兵大破之而還

忠烈王諱諶後改名昛元宗長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三

乙亥宋恭宗德祐元年元年時帑藏匱竭國用無以支給自文武百官至于編戶各出銀布以充王府自是國家有事每依例收歛○九月公主生元子源宮中宴賀貞和宮主跪拜行酒○有人投書云宮主呪咀謀去公主金方慶且謀不軌幷鞫之不實柳璥力辨乃得釋○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是歲宋亡五年二月令百官剃髮胡服惟百姓及奴隷仍舊不開剃○王沉湎于聲色增設敎坊分遣嬖妾採諸道倡妓以充之淫詞艷曲日夜歌舞時尹秀李貞

等以應犬得寵吳祁石天輔等以聲色得顯官羣小各以諂邪新進而王心益蕩○辛巳七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元既滅宋欲威服四夷將伐日本請助於我王準備戰艦及軍粮以金方慶爲元帥與元將洪茶丘會直赴壹岐島方慶所斬獲頗多方慶爲日兵所敗還○庚寅(元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元叛賊哈丹率衆數萬入寇陷三和三登殺人爲粮至楊根王避兵于江都元遣兵救之○辛卯(元至元二十八年)嗒丹踰鐵嶺犯原州鄉貢進士元冲甲迎擊之十戰皆捷賊勢稍挫已而與元兵合進至木川燕岐山下大破之追及公州賊屍僵屬三十里嗒丹僅免遁去○先是元取耽羅爲屬地至是王還推其地爲濟州然元猶求耽羅馬殆無虛年○十一月王與公主如元時世子謜亦在元以白馬八十匹爲幣娶晋王女寶憐公主○丁酉二十三年(元成宗大德元年)五月王及公主還國時壽寧宮庭芍藥盛開公主把玩良久感傷位下因是不豫十餘日薨逝世子自元奔喪殺王寵姬無比(疑無比咀呪而致公主薨故也)遂奪崔文妻金氏納於王王封爲淑昌院妃戊戌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春正月世子與寶憐回國王傳位于世子世子謜即位尊王爲上王○八月元遣孛魯兀召世子及寶憐登程上王餞至金

郊魯兀以元主命取王印授上王上王復位○甲辰三十年(元大德八年)替成事安裕(後改名珦)以國家自兵亂以來學校圮毀儒風不振而庫財殫竭教養無資乃建議於兩京六品以上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以充養賢庫又奏王出內庫錢穀以補助之六月大成殿成裕遣人於江南畫先聖像購祭器及六經諸子書來○戊申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秋七月王薨諱自元奔喪遂即位葬慶陵○王烝叔昌院妃監祭禹倬持斧席藁詣闕上䟽言甚亢直近臣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等爲親臣不惟不能格君之非胡忍長君之惡至于此左右震慴王亦頗有慙色

忠宣王諱謜改諱璋字仲昂忠烈王長子在位五年壽五十一

癸丑五年(宋仁宗皇慶二年)王即位即如元至是始歸國傳位於江陵君燾々在燕京即位遂尊王爲上王上王自稱瀋陽王以兄子暠爲瀋世子(愚按忠宣是忠烈王長子則豈復有兄乎今所謂兄子必誤也)

忠肅王諱燾字宜孝忠宣王第二子在位前後凡二十五年壽四十六

甲寅元年(宋仁宗延祐元年)春正月以白頤正爲評理先是頤正入元得程朱之學至是回國教授學徒李齊賢朴忠佐皆師受焉○丙辰三年(元延祐三年)春

正月王如元七月聘元營王女八剌公主爲妃冬十月與公主回國○王以口傳拜爲堂后官口傳授職自此始○上王傳瀋王於世子暠自稱太尉王○庚申七年元延祐七年 六月李齊賢朴孝修等試士罷詩賦用策問○十二月元流上王于吐蕃距元京萬五千里伯顏禿古思猶譖搆不已禍幾區測禿古思本國人朱冕家奴自宮事元仁宗得幸上王姝之至是百計誣上王於元英宗致有流吐蕃之禍○辛酉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 瀋陽王暠有寵於元有窺覬本國之心譖王於元主曰王手裂元詔元主怒召王拘留從臣權漢功柳淸臣等亦倍王附暠執義尹宣佐唾漢功之面時議韙之宣佐即瓘之七世孫○癸亥十年元至治三年 二月李齊賢移書于元丞相府歷叙本國累世歸附之勤且曰我老瀋王即元世祖親甥也其爲姻戚其近今遠竄于吐蕃顚崖絕險層氷積雪蒸炎嵐瘴革船渡河牛箱夜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麥飯土屋辛苦萬狀行路聞之猶爲於悒爲其臣子者當復何如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淚盡血繼者也元丞相拜住乃言於元主遂量移于朶思麻翌年泰定帝即位大赦召上王還淑妃叔昌院妃上言於元主誅禿古思○乙丑十二年元泰定二年 五月王及公主還國○上王薨于燕京葬德陵○庚午十七年元文宗至順元年 二月王傳位

於世子楨楨在燕京即位遙尊王爲上王三月聘元關西王女德寧公主爲妃秋七月與公主還國○上王如元○辛未(世子楨即位元年 元文宗至順二年)夏四月新王幸行延福亭觀水戲擊毬殆無虛月○壬申後元年(元至順三年)二月元以新王遊戲無度召之奪王印授上王上王在燕復位以今年爲後元年○癸酉二年(元順帝元統元年)六月八刺公主及王回國以夢兆改名卍(音萬)貼榜諭知于人民○丙子五年(元順帝至元二年)冬十月王如元廢王楨自元還○戊寅七年(元至元四年)王自元還○元遣使求童女時李穀在元上書言其不可元主命罷之○乙卯八年(元至元五年)三月王薨廢王復即位葬毅陵

忠惠王諱禎忠肅王長子在位前後凡六年壽三十

庚辰後元年(元至元六年)王荒淫無度烝於庶母權壽妃又逼奸忠肅王妃慶華公主羣臣妻妾之有姿色者舉皆奪之○成均祭酒禹倬卒倬深通易義退老於禮安號易東○癸未四年(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王幸東郊以彈丸射人行路避走星山君李兆年極諫不聽乃匹馬還鄉○十一月王狂虐愈甚元主召之流放於揭陽縣○甲申五年(元至正四年)春正月王行至岳陽而薨葬永陵○二月世子昕自元還即位年甫八歲

忠穆王諱昕忠惠王長子在位四年壽十二

戊子四年(元至正八年)十二月王薨葬明陵王無嗣大妃德寧公主命王煦權任國事

忠定王諱眡忠惠王庶子在位三年壽十五

己丑元年(元至正九年)夏四月忠穆王庶弟慶昌君眡立時年十二鐵城君李俊專任國政○冬十月江陵君祺聘元魯國公主○庚寅二年(元至正十年)日本自受元兵欲釋感於我畏元不敢發至是來侵南邊合浦(今昌原也)千戶崔禪擊却之自此歲被日患○辛卯三年(元至正十一年)冬十月江陵君祺藉元力廢王放于江華自立爲王

恭愍王諱祺改諱顓忠肅王步子忠惠王母弟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五

壬辰元年(元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王酖弑廢王于江華葬聰陵○成均生員李穡(穀之子也)上書言時事一曰定經界二曰禦日寇三曰修武備四曰崇學校五曰抑異端○五月王邀見僧普虛問佛事普虛勸王勿信佛法修明教化盖此直言招攬權勢也○甲午三年(元至正十四年)趙日新自貢燕京扈從之功

而有跋扈之志殺王宮宿衛王命金添壽執而斬之○時元政日衰盜賊蜂起天下大亂使來徵兵王以柳濯爲將發軍二萬餘人往會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於高郵不利獨崔瑩所殺獲甚多明年師還○乙未四年元至正十五年冬十二月我桓祖自雙城來朝雙城令永興也桓祖姓李名子春全州我太祖之考度祖椿之子翼祖行里之孫穆祖安社之曾孫也新羅司空李翰之苗裔也○丙申五年元至正十六年五月奇轍權謙盧頙伏誅初轍納其妹於元主生太子元主封奇氏三世爲王轍自此驕橫不稱臣於王謙頙亦納女於元主與轍殺勢相倚陰圖不軌王命密直王仲期擊斬之○王欲復舊疆遣印璫柳仁雨等占取鴨江以西八站及雙城之地九月拜桓祖爲太僕卿賜第宅于開京留之○十一月以李齊賢爲侍中以李穡爲吏部侍郎○妖僧普虛以道詵讖錄說王曰移都漢陽三十六國來朝王信其說修葺漢陽宮闕爲遷都之計而事竟未果○丁酉六年元至正十八年是歲加上忠烈王以上尊號○冬十月下教京外始行三年喪諫官李穡有疏請王從之○戊戌七年元至正十九年六月杭州渠帥張士誠遣使來獻沈香水晶玉帶等物○八月納李齊賢女爲惠妃○時紅巾賊遍于天下以所謂關先生者爲魁陷元故都長城以外之地渡鴨江剽竊

我疆王以慶千興爲西北元帥往討之是時賊陷義州千興與安裕崔瑩等力戰大破之追及於咸從九戰皆捷賊遁去遂班師○辛丑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九月禿魯江(在今江界)萬戶朴儀反王命我 太祖率軍一千五百往討盡誅之○冬十月紅巾賊魁潘誠沙劉關先生等復引兵渡鴨江襲安州官軍敗績王遣叅政鄭世雲等守岊嶺(一名慈悲嶺在今瑞興)爲賊所襲軍士大潰京師震動王乃奉太后南幸于福州(今安東也)賊乘勝長驅入陷京都○壬寅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總兵鄭世雲元帥崔瑩安裕等進圍紅巾賊寧海人朴强斫殺守門賊諸將乃得馳入 太祖帥親兵二千先登擊之鄭崔羣師繼進大破之斬賊十餘萬賊魁關先生河劉等皆死餘黨渡鴨綠遁去○王嬖臣金鏞忌嫉鄭世雲之功與安裕等矯旨收世雲殺之已而裕等亦爲鏞所殺(裕爲鏞之應大受嗾殺世雲而其身且不免誅戮亦豈非天道之可畏者哉)○秋七月元丞相納哈出因中原亂來據瀋陽時雙城賊趙末生等誘納哈出寇我東北邊境王命 太祖禦之於洪原賊將一人甚有饒勇者衆稱阿只拔都(阿只小兒之稱拔都將士之稱)首戴鐵鎧手揮長槊衆敢無當格者 太祖與戰數合佯敗而走賊將奮身注槊甚急 太祖飜身俯着於馬韂賊遂隨槊而倒 太祖

乃回身射殪之賊膽氣大挫於是進擊大破其北日暮還營是夕納哈出之妻誡其夫曰公行天下曾見如此驍將乎爲公計莫若速避之爲得也納哈出乃收散卒遁去於是東北鄙悉平○冬十月元后奇氏欲爲奇轍報仇是時崔濡在元承皇后旨搆誣國王於元主元主以故忠宣王子德興君譓爲王國人在元者皆署僞官○癸卯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王還御京都○閏三月金𢾅與德興君相應謀害𢾅密使其黨五十餘人斬宮門徑入寢殿官官安都赤狀貌類王代王臥寢殿賊殺之右相洪彥博亦被害王命官軍捕之梟𢾅首于都門王猶念𢾅泣曰𢾅死予誰可恃○甲辰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元欲發兵送德興君譓于我國先使僞相崔濡領兵一萬渡鴨江先是帥僞立王使贊成李公遂陳情至元譓欲授僞官不受奇后强之公遂作色曰臣雖不能血汙德興轅亦豈可忍受僞官乎遂被留至是以書納竹杖潛遣人于本朝報崔濡入寇事於是朝廷得知之使慶復興禦之遇賊猝至敗績賊入據宣州(今宣川也)人情恟懼王乃拜崔瑩都巡使急趣安州且命 太祖領精騎一千赴援軍勢稍振○僞主譓至定州使崔濡屯於㺚川 太祖帥兵迎擊令裨將二人分爲左右翼

奮擊大破之斬獲無算譓濡僅免遁去○冬十月元監察御史紐憐跳劾崔濡賣國搆釁罪即械送本朝誅之遣李公遂還國○乙巳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魯國公主薨王大悲慟大作佛事○五月以妖僧遍照爲師傅遍照本玉川寺婢之子先是王夢賊以劍刺己有僧救之得免及見遍照狀貌酷肖大悅甚寵之改名辛旽旽遂長髮爲頭陀及爲師傅訪問國政言無不聽於是士大夫妻妾以爲神僧聽法求福旽輒奸焉李齊賢劾之請勿近兇人王不聽○旽勸王曰欲求無彊福利願無信纔言王作盟書以證天神封旽爲鷲城君旽益無顧憚恣行威福○丙午十五年（元至正十六年）二正言李存吾忿辛旽之當國將疏劾之以草本示同僚曰妖物誤國不可不極諫屛逐也衆皆畏縮無敢應者獨司議鄭樞可之乃聯名上疏曰臣等伏見辛旽敢與主上並坐不勝忿痛矣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若無此禮則無君臣父子寧有國乎今賊旽過蒙主恩專擅國政內懷無君之心未嘗屈膝行臣禮且其在家宰相拜於庭下此則雖崔沆金仁俊林衍輩之老姦所未敢爲者而殿下獨以旽爲賢壞君臣之分棄祖宗之成憲而大用之抑何歟旽始用事政令紊亂人民怨讟天災屢警殿下少

不動慮將至於取笑於四方受譏於萬世而猶且甘心臣切痛之跳入王大怒焚其疏叱存吾等時旽尙對王踞床存吾大叱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胡僧烏敢無禮至此旽惶駭下床王益怒下檻存吾獄將殺之李春富金蘭等鍛鍊成死罪李穡力救之四月貶檻東萊縣令存吾長沙(今茂長也)監務○秋七月旽勸王說文殊會于宮中以王無嗣設此會以祈子也○提學李達衷責旽於稠坐曰人言旽酒色過度何故也旽銜之罷達衷官丁未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立宗室益豐君女封益妃○二月元主爲明兵所敗欲避亂于濟州使高大悲來且輸送御庫金帛自是濟州復屬于我○以旽黨禪顯爲王師邀見於康安殿王九拜僧顯立而受之○秋七月雞林君李齊賢卒公天資原美學術深邃風旨事業燁然可觀自號益齋至是卒謚曰文忠○冬十月侍中慶復興僉議吳仁澤三司安遇慶謀誅辛旽事覺幷杖流于南裔○十二月以李穡爲大司成以鄭夢周爲博士夢周曰與朴尙衷金九容朴宜中李崇仁等坐明倫堂講論經義學徒坌集東方程朱性理之學自此始穡亟稱曰達可(夢周字也)論議橫竪無不當義理者學者稱圃隱先生○先是瑞寧君柳淑自旽當塗乞骸歸鄉至是旽猶恐復

用誣搆殺之○祭酒金文鉉陰奸兄妾爲其父所逐乃譖其父於吨曰吾父家居常言公之不德必禍人國吨乃殺之以文鉉爲門客○明兵拔燕京元主北走沙漠○戊辰(大明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大明太祖朱元璋即皇帝位於燕京年號洪武○己巳(明洪武二年)十八年夏四月明太祖遣使告定天下王遣禮部尙書洪尙載如明陳賀○庚戌(明洪武三年)十九年王絕元和以我太祖爲東北面元帥以池龍壽爲西北面元帥往東嶺府酋長高安慰恃險不降 太祖以片箭射之凡七十餘發皆中敵軍之面於是城中奪氣安慰夜遁諸山城望風歸欵而女眞之西寧府之南大海之東鴨江之北蕩然空虛○十一月奇賽因(奇轍之子)與元故相金伯顏招集亡元餘衆入據東寧府欲報父仇寇我北鄙王命 太祖及池龍壽討之賊將處明恃勇拒戰 太祖欲生擒之先射兜鍪再射其脚曰若此不降當射爾面處明下馬叩頭而降於是進拔其城虜伯顏及納哈出賽因遂遁去○十二月班師(是後處明感太祖恩每捫矢痕流涕至雲峰之戰力戰立功)○辛亥(明洪武四年)二十年二月女眞千戶佟豆蘭歸降後佐 太祖立功賜姓李○五月前長沙監務李存吾卒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與鄭夢周李崇仁相友善自坐貶寓居公州石灘

見國政日非憂憤成疾而卒年三十一○秋七月辛旽伏誅梟首幷殺其二歲兒初旽奸奇顯妻是以顯得致宰相旽每至顯家顯夫妻侍立作奴婢狀及旽伏法顯及崔思遠皆伏誅○慶復興召還○置子弟衞選年少美貌者充之使代言金慶興總之於是洪倫韓安盧瑄等承寵常侍臥內又選美壯者多置禁中號曰東古赤自是宮禁穢腥彰聞于外○初王幸旽婢般若生子牟尼奴入養於太后殿王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至是改名禑封爲江陵府院大君使白文寶田祿生鄭樞諸儒臣傅之○甲寅明洪武七年二十三年秋七月拜崔瑩楊廣公忠等道都統使伐濟州石迭里元人在濟州者率兵拒明月浦瑩進擊大破之斬迭里濟州平○九月明徵馬使還時明使來徵耽羅二千匹石迭里只出三百匹此元祖所養豈可盡納於明乎及迭里誅悉徵其馬而還也王使密直金義護送明使酗酒欲殺義義殺明使驅馬奔元○王以江陵君母賤稱以故宮人韓氏出遂追贈韓氏三世爵號○王使洪倫等汚穢宮掖冀其生子時益妃有身官者崔萬生告于王王喜萬生曰益妃與洪倫交通云矣王曰吾當殺倫汝亦不免萬生大懼是夜與倫等弒王于寢殿太后不發喪密召慶復興李仁任等捕倫萬生斬之立江陵君禑爲王葬玄

陵

前廢王 小名牟尼奴改名禑 在位十四年

乙卯 明洪武八年 元年春正月遣使于京辨明金義殺使事○設間架法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丁一人架少者或併四五家爲一戶○丙辰 明洪武九年 二年三月王母般若入太后宮泣訴曰主上即吾出何母韓氏乎時仁任擅政即下般若獄投之臨津般若被鞫時指新創宮門曰皇天若知吾寃此門必自壞已而門果自頹人皆異之○秋七月日賊陷公州崔瑩拒戰于鴻山賊矢中唇神氣自若奮擊大破逐之○丁巳 明洪武十年 三年三月日賊入窄梁悉燒戰艦且寇江華都內大震王大懼遷都鐵原崔瑩諫而止於是瑩與邊安烈擊却於西江我 太祖與元帥禹仁烈副將金得濟等大破賊兵於智異山○八月日賊寇西海道元帥羅世巡敗績 太祖進兵擊賊大破之餘賊據險積柴爲自固之計 太祖踞坐胡床張樂進酒令士卒焚柴烟焰漲天乃縱兵擊之殲誅殆盡○戊午 明洪武十一年 四年賊相與謀曰敗崔瑩則都城可得遂合衆急擣瑩營瑩軍披靡 太祖與楊伯淵率精騎救之縱兵擊賊瑩又從傍衝擊盡殲之○六月王遣鄭夢周羅

興儒于日本辨陳交鄰之道且請海寇之禁日主敬服乃遣源了俊率兵來捕（）庚申明洪武十三年六年春正月太后洪氏薨壽八十三（）八月王出獵城外蹂踐禾稼馳入閭巷亂射人家鷄犬縱年少刼掠路行婦女人皆駭憤思亂（）日賊自韓山之敗益懷肆毒連陷州縣元帥裴克廉敗績三道沿海郡邑蕩然一空賊入據雲峯聲言北上中外大震王甚恐乃拜 太祖楊廣全羅慶尙都巡察事以邊安烈爲副引兵南下距賊陣數十里 太祖見道左險逕謂將佐曰賊必由此逕掩我諸君領軍大路而進我當親入此逕矣賊果埋於道 太祖射殺五十餘級賊遂上山據險自固 太祖麾諸軍仰攻之流矢中 太祖左脚股血淋漓神氣益壯將士感勵督戰時賊將阿只拔都者年纔十五六驍勇無雙舞槊馳突無敢格者且其甲冑堅完如塊銅人無隙可射 太祖顧李豆蘭曰我射其兜汝射其面遂躍馬抽矢中兜墮地豆蘭即射中其面殺之賊氣大挫因奮擊大殲之僵尸相屬川流盡赤餘賊竄於智異山不敢復出每據我人必問李萬戶今何在凱還之日崔瑩率百官迎勞于天壽寺前執 太祖手流涕曰三韓再造在此一舉矣（）壬戌明洪武十五年八年九月王遷都漢陽既信道詵秘錄且時

災變屢見雲臺請遷都避災 命侍中李子松留守開京○王好田獵崔瑩諫曰忠惠王之好色只卜其夜忠肅王之游畋不以農時猶爲君德之疵累今上遊戲無度墮馬傷體不念宗社之顚隮臣備位宰相不能匡救臣罪萬死王猶不悛○日寇充斥嶺南人民奔竄以趙俊爲嶺伯浚劾李居仁玩寇之罪一省肅然○癸亥明洪武十六年九年女眞人胡拔都侵掠我東北拜 太祖贊成兼指揮使討平之○甲子明洪武十七年十年時中朝與朝廷有釁我使金庾洪尙載等連被流竄自是權貴皆憚北行爭相賂遺以圖規避乃以鄭夢周爲朝京使及陛見陳對明帝改容優禮之盡歸庾等○設成均館以代言尹就掌試多取勢家乳臭兒時人譏之稱紅粉榜兒童喜着紅衣且傳粉其面也○乙丑明洪武十八年十一年九月日賊連寇北道 太祖往討之 太祖率百餘騎徐行至賊陣賊聞螺聲曰李萬戶至耶大驚錯愕 太祖使驛人諭賊速降賊許諾乃因其懈惰命李豆蘭擊之先設伏兵於險僻處以待之豆蘭佯敗誘賊而入伏兵猝起矢石雨下呼聲動天地 太祖以單騎衝突厮殺賊尸遍野塞川無一人得脫者遂復吉州○拜李穡門下侍中○丁卯明洪武二十年十三年先是服色一從元制至是鄭夢周李崇仁等請遵中朝

紗帽團領之制行之○戊辰（明洪武二十一年）十四年春正月崔瑩奏李仁任擅肆之罪安置星州（仁任婢名鳳加伊王寵之日往其家呼仁任爲父呼仁任妻朴氏爲母自是仁任得權自恣云）○以崔瑩爲門下侍中以李穡判三司事以　太祖爲守侍中○三月納崔瑩女封寧妃瑩力辭不聽○王以鐵嶺以北爲中朝占奪發怒與崔瑩議攻遼東　太祖諫曰出師有四不可以小擊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易致倭寇之乘虛三不可今當暑雨弓弩膠解且疾疫四熾四不可王曰師既興矣　太祖退謂私人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夏四月王次于平壤徵八路兵督伐遼陽以崔瑩爲八道都統使曹敏修爲左軍使太祖爲右軍使左右軍三萬八千餘人作浮橋於鴨綠王與崔瑩遂授節制督戰六月　太祖與曹敏修諭將士曰今此遼東役立見生民之禍而王不之省瑩又老至不恤國家之將亡今欲與公等入陳禍福仍除君側之惡何如諸將曰惟命是從於是回軍渡鴨綠　太祖乘白馬執彤弓白羽箭立于岸上令軍畢渡軍士望見相謂古來英雄亦何限未必有如此公矣漕運使崔有慶奔告于王王與崔瑩遂馳還松京　太祖率諸軍入花園（王所在處）大呼瑩出王執瑩手泣別乃流瑩于高陽○尹紹宗詣太祖軍

前獻霍光傳 太祖令趙仁沃讀訖仁沃因極言今王非王氏出乃辛旽出不可承王氏廟杜不如復立王氏 太祖於是率將士八宮廢王放于江華王與寧妃下殿去以定妃敎恭愍王妃安氏立前王子昌爲王年九歲時曹敏修力議立昌而欲藉名儒之言問李穡穡曰當立前王之子○八月拜李穡侍中領書筵事拜鄭夢周鄭道傳侍讀更日入侍○九月遷前王于驪興○十二月前侍中崔瑩瑩惟清五世孫也學術雖踈淺其爲人戇直忠淸剛正旅月過人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前略無怖色故大小百餘戰一不敗衂不事產業所居陋貧處之恬然至是年六十三臨刑自若首斷而身猶植立都中之人罷市以 太祖總督中外諸軍事

後廢王名昌前王之子在位一年

己巳明洪武二十二年元年秋七月拜李穡判督事拜李琳侍中琳王之外祖也○八月琉球國遣使來獻方物遣典客王金允厚報聘○前護軍金佇崔瑩之甥潛往謁前王于驪興前王泣曰得一力士斬成桂太祖初諱事可濟矣以一劔授之曰判書郭忠輔吾所親信可與共圖大事忠輔告于 太祖乃與趙浚鄭道傳等定議曰禑昌皆非王氏出不可奉宗杜以定妃敎廢王放江華迎立神宗七世孫瑤爲王時年四十五○前王後王幷降爲庶人流李琳耘谷元天錫嘗著野史直書時事無所隱諱納于匱中戒子孫曰宜藏之家廟勿開也歷數世子孫發而見之人驚曰此乃吾等滅身之物即投火惟所

着詩二卷在蓋吟詠時事逐條註解而禑以前曰國家恭讓以後則曰國人我朝則但曰新國云云有以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以前王父子爲幸吨子孫履爲庶八爲題者曰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此身爲庶類寸心千古不遷移有以前王父子賜死爲題者曰一國豈能流景祚九原難可雪幽寃退溪李滉曰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象村申欽曰禑昌事當以元天錫所記爲信史○牧隱李穡嘗語人曰胡致堂論晉元帝姓牛而東晉何以不革也胡翰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無以係屬人心矣且穡以詩呈都堂有曰放榜辛朝始出身云云然則李穡所謂當立前王之子其義今安在哉可疑可疑之事

恭讓王諱瑤 神宗七世孫 在位四年

己巳元年十二月李穡流于極邊李崇仁亦被杖曹敏修免爲庶人時臺官論劾穡等右祖於立禑立昌之罪使人殺前後王於謫所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水醬不入口十餘日哭不絕聲抱憑前王尸樞而宿得粒米則必精春供賓人皆流涕（注書吉再棄官歸海平山今善山也○庚午明洪武二十三年以二年春正月以 太祖領八道軍馬○閏三月徙都漢陽以道讖秘記有地理衰旺之說故也○十一月 太祖拜領三司事鄭夢周拜守門下侍中○殺金宗衍池湧奇朴葳諸人千戶尹龜澤告太祖曰宗衍等謀害公云故也○辛未明洪武二十四年三年二月王還都○革罷私田定給田法且依文宗舊制設科田於坼內隨官品高下授科有差科外橫歛者以贓罪論（大君至侍中平章爲第一科授以百五十結其下以次差減至十八科而水田一結米十

三十斗旱田一結雜穀三十斗○結字麗時捌用即古所謂一頃也○秋七月暹羅國遣使來聘暹羅國在中國南海
中與我未嘗相通至是重三野而來獻方物其人或跣或祖尊者以白布韜髮僕從不脫衣露體不敢見尊者○侍中鄭夢周上
奏今臺官專事彈劾禍延無辜自今有論劾者請以誣告論律時夢周奏請與裴克
廉分定迎禑立昌五罪輕重○壬申明洪武二十五年四年夏四月　太宗太祖之五子也使趙英珪
殺侍中鄭夢周夢周始與　太祖善戊辰廢立之後始有圖　太祖之志
勸王任用舊人遂引金震陽布列諫職及　太祖討紅巾賊于海州墜馬
病篤夢周聞之乃使震陽李擴等䟽劾趙浚鄭道傳南誾尹紹宗南在趙
璞等流于遠地將先除其羽翼　太祖力疾還京　太宗馳迎于碧瀾渡
急歸本邸謀去夢周夢周知事不濟至太祖邸問疾實觀其變也　太宗
囑英珪伺其還擊殺於橋上時年五十七號圃隱先生先生被害有叢竹生于橋上後人名
其橋曰善竹又血痕至今五百餘年而不滅肅宗竪碑褒之○金震陽禹玄寶李崇仁李鍾學俱被杖
流道傳嗾黃居正杖殺震陽縊殺種學○秋七月十二日辛卯裴克廉等
白于大妃安氏今王昏庸不足爲生民主遂以大妃教廢王放于原州降
封爲恭讓君高麗亡我　太祖即位三年君薨追封爲恭讓王
右高麗自開國至恭讓凡三十四王歷年四百七十五年

我朝記

太祖康獻王姓李氏初諱成桂字仲潔御諱旦字君晉號松軒桓祖之子度祖之孫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壽七十四

壬申大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元年秋七月辛卯高麗侍中裴克廉等推戴 太祖遂登寶位于松京壽昌宮○裴克廉趙仁沃等啓請王子服御用度不贍乞於本科外加賜土田 上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寒也不聽○定開國功臣論功行賞立碑紀功建閣圖形嫡長繼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藏諸信書以賜之○高麗判書金澍使中朝賀節還至鴨江聞革命寄妻柳氏書曰忠臣不事二君吾渡江無所容身送其朝衣及靴爲信遂還入中國中國人稱以籠岩先生○癸酉明洪武二十六年二年春正月帝特命改國號曰朝鮮先是趙琳還自中朝禮部咨問國更何號宜星馳報來於是遣韓尙質奏請故有是命也納高麗印信○甲戌明洪武二十七年三年春命鄭道傳南誾等相宅漢陽九月太廟及宮殿告成命平壤伯趙浚築都城春徵西北面安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五千秋徵江原慶尙全羅民夫七萬九千九月城役畢凡周圍九千九百七十五步十一月移都之初相宅於雞龍山下開役未幾以潮遠旋撤至是定鼎于漢陽○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

假以行禮誘邊將又遣人誘女眞潛渡鴨綠等事下手詔責之王上表辨明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使王遂命靖安君(太宗爵號)邸與趙胖南在奉表如京敷奏詳鮮明帝怒解○王欲盡殺諸王氏惡其無名乃下令放置諸王於島中爲民諸王喜甚爭舟舟離岸使善水者潛穿舟底盡沒是夜王夢麗太祖謂曰爾滅我子孫必受其報王驚悟乃赦王氏璇源所在一紙姓名(至文宗朝作崇義殿奉麗太祖位板求王氏後孫王崇禮爲崇義殿監使主祀)○丙子(明洪武二十九年)五年降倭仄六等來獻土物王引見賜衣冠六曰聞殿下撫綏降者不念舊惡願請土而爲氓○命鄭道傳撰名新宮諸殿以進(新宮曰景福燕寢曰康寧殿燕寢之南曰思政殿南正殿曰勤政殿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丁丑(明洪武三十年)六年全羅水軍萬戶崔原忠獲倭船一隻獻兵使王曰既獲其船何無生擒者乎命護軍金瞻審覈果使船也鞫原忠斬徇○戊寅(明洪武三十一年)七年高麗臣權近拜大司憲(權近號陽村初與李穡齊名士類皆謂守節必不屈先是太祖幸雞龍召近赴行在命撰定陵碑即拜藝文提學自是士類皆反而唯之天錫詩曰贊莽楊雄草太玄自首陽村訣義理世間何代不生賢云云宋圭菴見近曰僾不拜曰此是失節人也可謂立身一敗萬事死裂矣象村申欽曰漢都冠蓋俱是松京舊臣自我朝言之豈非包容盛德以王氏言之莫非忘國負君之徒律以春秋不免叛逆之誅而其情狀之可惡者沽直之紹宗也脊上之閣也醞釀之道傳也僞名之近也自首石麟左右奸細椎埋英珪狙擊忠宰王祖有知豈無冥冥之誅耶鄭)神德王后

生二子芳蕃芳碩王欲以芳蕃爲世子召裵克廉趙浚議之浚等私與相議曰康氏(太祖繼妃神德后也)欲立己子芳蕃狂悖其季稍可遂請芳碩爲世子鄭道傳南誾附芳碩謀害諸王子勸王依皇子封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王不答至是王寢疾諸王子宿直于勤政門外道傳等託議移御事召王子入內欲仍以作亂其黨李茂潛泄於靖安君(卽太宗也)安遂與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及李伯卿等走出延秋門立馬於光化門外分遣人召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卜者卜吉凶(左右顧望將欲附勢故也)促召之與李叔蕃等捕道傳誾及卞仲良斬之黎明王移御于淸凉亭浚等啓道傳誾之罪請改封世子芳蕃芳碩出走西門遂使武士追殺之以永安君芳果爲世子九月上禪位于世子世子卽位尊王爲上王於是上王北狩咸興

恭靖王(太祖第二子初封永安君諱曔初諱芳果) 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 壽六十三

己卯(明建文帝元年) 皇元年成石璘進欹器圖李舒推演虛則欹滿則覆之理備陳持盈之難王悅○靖安君屢遣問安使于咸興欲迎還上王上王怒輒彎弓射殺前後死者相續時人憫死者之無辜且傷上王之無以爲心也成石璘自請往乃騎白馬着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爲炊飯之狀上王

望見之遣中使問故石鱗以客程曰暮秣馬歇宿爲對上王喜甚即召見語到人倫處變事上王作色曰爾乃爲爾君緩頰耶對曰臣若有是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爲盲矣上王怒解（後石磷長子至道盲目而次子發道則無嗣昌山君龜壽及其子皆盲於腹中）又遣朴淳及無學（名僧）說上王曰靖安誠有罪然殿下愛子已盡殲沒只有此人終若棄絕之殿下平生辛苦之大業將托之誰也與其付他族無寧與我之血屬願三思焉上王頗然其說遂有回鑾之意然猶不欲入城遂如豐壤因築宮而居○時漢陽宮闕草創閭閻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都上王亦思之不置遂以是歲三月戊寅王奉上王至開城都焉○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論經義備顧問已而改名寶文閣○建殿于麻田祀高麗太祖及惠宗成宗顯宗文忠敬忠烈恭愍七王○庚辰（明建文帝二年）二年二月朴包自以定社功臣位不滿其意常懷怏怏抵芳幹家因博戲誘之欲請靖安君至而因作亂義安君和（靖安之弟）知之詣靖安邸告變使李叔蕃先登力戰收苞誅之配芳幹于完山時上王御于松京聞芳幹稱兵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大家予甚愧焉○初上王開國王無尺寸翊戴之功及平朴苞之亂河崙等請以靖安君早定位號王從之遂立

爲世子都督中外諸軍事○徵高麗注書吉再授奉常博士再辭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養老母以終餘年王優禮遣之○十一月王禪位于世子世子即位于壽昌宮尊王爲上王尊上王爲太上王野史云王妃金氏每因靖安君入見之時諫曰殿下何不覰其目呼宜速禪位以安其心云○神懿誕六男一早卒二定宗三芳毅四芳幹五太宗六義安君和也

太宗恭定王太祖第五子諱芳遠字遺德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壽五十六

辛巳明建文帝三年元年以天旱禁酒王曰禁令之下飮者不止是予不斷酒之使然也命不進酒自是國入無敢飮者○壬午明建文帝四年二年始設申聞鼓以通下情○癸未明成祖永樂元年三年上以書籍鮮少不能博觀命置鑄字所範銅爲字隨其所得輒印之○丙戌明永樂四年六年帝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濟州佛像至使館儼欲王先拜佛像然後行禮王曰藩國禍福在天子不在銅佛當先見天子使臣豈容拜吾土佛像儼仰天良久微笑許之○戊子明永樂六年八年時天旱有匿名書往往揭市街皆謂旱氣由河崙執政所致云○五月太上王薨葬健元陵○己丑明永樂七年九年政府啓閔無咎無疾李茂尹穆等皆亂臣請正刑王命無咎兄弟海島付處閔無恤因元敬王

后有疾入闕告世子曰吾兄無咎無疾豈有謀叛乎願邸下恩救世子曰汝家門不善尋因政府啓并賜死(無咎即元年王后之弟也芳幹之變亦多有功而闔門被禍未知所坐何罪者犯逆則必不至此矣若驕橫不德則似無同坐之人可疑可疑而讓寧之爲世子則待其舅氏可謂薄矣也夫)○禮曹以夢金尺受寶錄爲元會樂章王曰帝王之興在乎天命人心豈夢與符讖之足信其以覲天庭受明命爲首章○壬辰(明永樂十年)十二年高麗掌令徐甄居衿川有詩云(千載神都隔漢江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大臣請鞫王曰甄高麗之臣不北面我家追慕其君是亦夷齊之流也何可罪之○戊戌(明永樂十六年)十八年世子禔淫於聲色遊戲終不悛改乃廢之以忠寧君祹爲世子八月遂禪位世子即位○兵叅姜尙仁與沈泟分屬禁衛士只啓於王不稟於上王上王怒并下判書朴習于金吾栲訊遂車裂尙仁等沈溫賜死尙仁泟妻子及溫妻安氏皆孥籍(溫即泟之兄而世宗國舅也世宗八年星山君李稷以爲恭妃方爲國母而安氏賤案甚不使遂復沈溫官爵○初李友寧爲草溪守朴習爲巡察以友寧不治置下栲友寧挾憾至是請上并鞫兵曹長官朴習○金憲五譖於上王曰沈泟朴習姜尙仁私語曰今之號令出於二處不如出一之爲專上王大怒鞫之泟不勝刑誣引兄溫溫以領相赴京時縉紳餞者傾都上王聞而不悅故群小逢合而搆之矣)

世宗莊憲王(太宗第三子諱祹字元正)在位三十二年　壽五十四

己亥（明永樂十七年）元年王召朴訔許稠等議殄滅對馬島乃遣李從茂襲之敗績而還○九月恭靖王薨葬厚陵○始置集賢殿選文學之士十三人充之時人比之登瀛洲（丙子亂以後改爲弘文館）○右代言徐選奏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從之（庶孽坊塞本非古制而自太宗朝徐選倡之姜希孟繼之註其下曰子孫者子子孫孫云宣廟癸未栗谷請納粟許之赴擧）○壬寅（明永樂二十年）四年五月丙寅上王薨禮曹請用易月之制不許（昔太祖之喪太宗用易月之制故政府六曹依例入啓也）○甲辰（明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崩仁宗立○乙巳（明洪熙元年）○丙午（明宣德光年）八年有宮人盜御庫物當斬司諫高若海奏曰死囚法必三覆而今以斬盜不使覆奏臣恐後世中主以一時私怒藉此爲口實輕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王納之命立義禁府三覆法○庚戌（明宣德五年）十二年王謂金宗瑞曰卿等數言讓寧事不置匹夫之於兄弟猶隱惡揚名使立於無過之地予爲國王而不能庇兄反匹夫之不若乎予將召置京第常常見之以盡友于道○癸丑（明宣德八年）十五年春秬黍生於海州磬石出於南陽乃命朴堧作雅樂堧造編磬以進○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突入閭延剽掠人民遣崔潤德討平之○大憲孟思誠持平朴安身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拷訊之王大怒載二人於車將斬之於市思誠失色安

身將無懼意呼思誠曰我甞謂汝有志操今何惟惻若是仍呼羅卒取瓦片來題詩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遺殺諫臣名時成獨谷石麟爲左相輿疾極諫乃得釋○丙辰(明英宗正統元年)十八年○戊午(明正統三年)二十年初命制諸儀象圭表禁漏等器其機輪制度皆極精巧又建欽敬閣內設玉漏自擊自行不由人力若神使然天日之度鼓漏之刻不差毫釐又用漏之餘水注之器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以明古人訓戒之意○辛酉(明正統六年)二十三年春命皇甫仁金宗瑞設北鎭徙南民以實之時朝議以爲宗瑞以有限之分開不成之役罪可誅王曰今野人北胡歲歲侵寇疆域不可棄機會不可失故不得不有此役耳一日王謂侍臣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辨此雖有宗瑞若無寡人不足以主此○甲子(明正統九年)二十六年李賢老請於都內川渠禁投穢物以淸明堂之水且造假山以補地脉校理魚孝瞻曰運祚修短國家禍福繫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預於地理伏願殿下遵先聖之道勿聽無稽之言使斯道如日中天致雍熙泰和之隆則萬世無疆之休矣王曰此論正直○丙寅(明正統十一年)二十八年御製訓民正音頒布中外其字體倣古篆梵字爲之且分牙舌唇齒喉五

晉使成三問申叔舟等撰定凡語音文字悉通無碍名曰諺文〇庚午明景泰元年三十二年二月王薨世子珦即位葬英陵王沈默寡言穆穆有容寬裕御下精義入神寔爲東方堯舜之主而黃喜許稠柳寬孟思誠諸賢相與輔相幾致太平云

文宗恭順王世宗長子珦字輝之諱在位二年壽三十九

辛未明景泰二年元年秋九月海西癘染甚王自爲文祭之病勢漸息其文曰理不純陽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殺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今之癘氣棠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孼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孼傳染浸廣無辜橫罹豈非天吏逸德玉石俱焚乎予以凉德忝爲神人之主常俱一物之不獲况忍視吾民之橫羅天札乎玆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爲壇祭以牲醴惟爾鬼神收霧垂憤之氣以布生生之德云云〇十一月命永王氏後奉祀崇義殿〇王以學校風化之源命大臣儒臣輪詣成均館日與諸生講論經義〇壬申明景泰三年二年王有疾召集賢殿諸臣成三問朴彭年申叔舟等入對便殿至夜分王置世子於膝下手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幸卒調護遂賜酒王降榻平坐親執爵而勸之諸臣皆醉仆王命中官擔舁出于直廳是夜大雪諸人醉醒則異香滿室身覆貂皮衾乃王自手

覆也相與涕泣誓報殊恩而出(厥後叔舟之去就如此其妻之唾面也宜矣)○五月王薨世子即位時年十二領相皇甫仁左相南智右相金宗瑞受顧命輔佐而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申叔舟李塏柳誠源等俱受世宗付托左右協贊○九月葬于顯陵文宗自在邸時潛心性理之學每値月明夜靜携書步至集賢直廬三問等夜不敢解帶曰霄刻夜半意鶴駕不出脫衣欲臥忽聞門外履響呼謹甫(三問字也)而至驚惰顚倒而出拜聖學之勤好士之篤誠千古所罕有也性又友愛篤至永膺君琰(文宗第八弟也)嘗爲世宗所鍾愛世宗欲以內帑珍寶悉賜琰未果而薨王即位傾帑賜之○文宗在東邸親臨講問一生講書盡傷之盡爲盡一生讀詩殿屎之屎曰米一生讀春秋鄭突之突爲突然一生講禮記檀弓爲檀木之弓諸生相詬曰盡屎變音弓突易名習矣三場艱哉五經於是講經之議始起○文宗在邸納金好文之女號徽嬪數年以媚道覺見廢而納小尹奉礪之女號純嬪過八年有失德而廢遂立良娣權氏爲嬪即顯德王后也(德儀兼至爲世宗所眷愛年二十四誕端宗致病七日而薨葬安山號昭陵)

端宗恭懿王(文宗長子諱弘暐)在位二年在上王位三年　壽十七

癸酉(明景泰四年)元年直提學元昊謝病歸原州○冬十月權擘韓明澮受首陽君瑈指畫聲言皇甫仁金宗瑞鄭苯黨附安平君瑢謀危宗社不可不鋤除之於是首陽君帶宮奴林芸暮往金宗瑞家招宗瑞與語即椎殺之并殺其子承珪首陽君乃與楊汀棹軼而還遂令明澮等率武士及內禁巡軍列立庭中召承旨崔恒以宗瑞謀叛被誅之由啓之王驚起曰叔父活我大君曰是不難即出命牌招諸宰排立軍士作三重門使明澮持殺簿坐門內使洪允成柳洙具致寬等椎殺之領相皇甫仁兵判趙克寬贊成李穰尹處恭吏判閔伸皆死於是鄭麟趾與李季甸崔恒草敎書曰奸臣宗瑞仁等交結瑢廣植親黨陰養死士以圖不軌令已伏誅瑢至親不忍置法其安置于江華尋賜死鄭苯池凈趙遂良李石貞等幷賜死○以首陽君拜領相兼判吏兵曹策勳其文有曰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且兼周公之大勳予尙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難云(命集賢殿草敎文諸學士皆亡去獨柳誠源在焉迫脅製進出就家而放聲大哭)於是群臣入賀鄭麟趾韓確等酣飮喧笑左叅贊許詡獨愀然不飮曰朝廷元老同日盡死詡亦生足矣又從而忍啖酒肉乎大君怒竄殺之○初世宗令集賢殿撰歷代兵要而首陽君爲總裁

至是書成大君啓請加諸儒臣資級以酬勞成三問柳誠源等皆與焉河緯地力辭不受以爲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朝臣亦不當受宗室籠絡即告病下善山時論以河爲首云○初金宗瑞薦李澄玉爲咸吉都節制以自代至是知朝廷有變遂叛鄭圖襲殺之○乙亥明景泰六年三年二月竄錦城君瑜和義君瓔○閏六月王禪位于首陽君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入侍抱國璽失聲痛哭首陽方俯伏謙讓擧頭諦視之旣受禪尊王爲上王居昌德宮左右行廊一時皆哭朴彭年臨慶會樓欲自隕三問止之曰神器雖移上尚爲上王圖復猶可爲也不成而死亦未晩也彭年從之○七月立元子爲王世子越一年丁丑卒追尊爲德宗

世祖惠莊王世宗第二子初封晉平大君後改首陽諱瑈字粹之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二

丙子明景泰七年元年六月集賢殿學士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前節制使兪應孚等謀復上王事覺死之時天使來住大平館王欲同上王請宴于昌德宮以三問之父勝及兪應孚爲雲劒己定韓明澮啓昌德宮窄天氣炎熱請王世子勿入侍雲劒亦令勿入王從之勝應孚猶欲入擊之三問止之曰今世子不來又不入雲劒天也若擧事於此而世子從景福宮起兵則成敗未可知也不如他日伺新王父子同處而成此事應孚曰事貴神速若遲他日則恐事泄世子雖在謀臣賊子皆從首陽到此若盡誅此輩復上王號令武士人誅世子雖有智者不

(能爲之謀矣彭年三問力止之金礩恐事不戎而禍及己乃告其妻父鄭昌孫同詣闕下上變告王出御便殿令武士捽下三問而鞫之三問引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誠源朴崝等及其父成勝王怒曰若等何爲叛我三問曰非叛也將欲誅叛逆而復舊主耳顯謂叔舟曰汝忘英陵托元孫之言乎王使叔舟避之遂令武士灼鐵幷鞫彭年應孚油火幷煎而罵不絕口柳誠源在成均館聞三問事即還家自刎於是成勝及三問三顧三聘三省朴彭年大年耆年永年引年李塏河緯地俞應孚朴仲林(彭年父也)權自慎(上王外舅)金文起朴靖宋石同崔得地致地尹鈴孫沈慎李禎祥李智英等三十餘人死之鄭保見明澮曰六臣何罪君若殺之當爲萬古罪人云王親鞫供曰成朴正人有是言王怒欲斬之以圃隱孫滅死)領相鄭麟趾跪請廢上王乃降封爲魯山君謫寧越(錦城君瑜謀復上王事覺被殺)○丁丑(明景泰八年)二年申叔舟麟趾昌孫明澮與讓寧君禔等跪曰魯山得罪宗社當置法乃遣人弑上王於寧越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晦冥數日○收捕錦城君瑜之黨悉斬之竹溪盡赤(南中義士被殺者不可勝數)○戊寅(明英宗復位天順元年)三年世子暴卒以海陽君爲世子王嘗晝寢有魔怪乃命掘昭陵追廢顯德王后爲庶人(世祖晝寢夢見顯德王后怫然怒曰汝殺吾兒吾亦殺爾兒世祖驚起忽報東宮暴卒因有昭隆之變蓋失國之君未見禍及泉壤惟我國貞昭二陵有之南袞復昭陵一疏可以泣鬼神古人云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信矣肅宗至戊寅前縣監申奎疏請復昭陵上從之詳見于下)於是有死六臣生六臣之稱(死六臣成三問字謹甫朴彭年號醉琴軒李塏字清甫收隱之會孫也河緯地字天章善山人也柳誠源字太初俞應孚武臣也○生六臣金時習字悅卿號梅月堂江陵人元昊字太虛號霧巷原州人南孝溫號秋江趙旅號漁溪李孟專號耕隱成聃壽號處士○成三問號梅竹軒秋江字伯恭)李石亨(號樗軒)有詩曰虞時二女竹

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爲冷熱容人有請治王不允○丁亥（明憲宗成化二年）十二年五月前會寧節制使李施愛舉兵叛命龜城君浚領魚有沼曹錫文康純許琮南怡諸將討之擒施愛斬之已而帝遣勅諭助討建州虜李滿住王即命有沼等渡鴨綠擊斬滿住滅建州悉還上國被虜男女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翌年帝遣勅褒諭○戊子（明成化三年）十三年九月王有疾傳位於世子翌日薨十一月葬光陵○殺康純南怡等以柳子光尹弼商之誣告也（怡宜山尉輝之子太宗外孫也驍勇絕倫討施愛征建州皆先登力戰策切第一超拜兵判柳子光素猜其才能名位出其右會彗星出怡直宿禁中與人論慧乃除舊布新之象子光隔壁竊聽敷演搆捏告以謀逆怡招引康純將就斬純呼怡曰汝何誣我怡曰汝爲相知吾冤而不言宜死之）

睿宗襄悼王（世祖第二子諱晄字明照）在位一年壽二十

己丑（明成化四年）元年始修太祖實錄令職帶春秋者皆納史草而書本官名時閔粹已納之矣懼大臣見直書而御之陰請博士康致誠擦改倉皇不暇淨寫事露流濟州爲奴致誠以不實對被誅○七月移城外鍾閣於城內○十一月戊申王薨慈聖敎曰元子在襁褓月山君素有疾者山君雖沖年世祖每稱其器度類太祖可立爲嗣叔舟允成明澮迎山者即位年

十三慈聖垂簾聽政

成宗康靖王（德宗第二子諱娎）在位二十五年　壽三十八

庚寅（明成化五年）元年二月葬睿宗于昌陵○贊成韓繼美告龜城君浚爲人推戴請誅之大妃不聽○辛卯（明成化六年）二年二月追尊懷簡世子曰懿敬王使月山君奉祀○十一月掌苑署獻暎山紅王曰盆花出於人爲有乖天時且予不好花勿進○彗星見大妃敎曰予之族親庸劣尸祿之所致退藏山林之士搜訪招徠○壬辰（明成化七年）三年日本遣使入貢且言丁亥年間朝京承世祖面模寫御容安于聖福寺時時放光今奉至薺浦矣朝議以爲受之則爲外夷所侮却之則彼必棄之賤汚請責其使曰國法潛寫御容者罪律甚重爾遠人故不之罪也亟令道臣躬至薺浦設壇奉燒可也王從之○癸巳（明成化八年）四年憲長徐居正奏憲府啓事舊制承旨傳于宦寺轉啓不如宋時箚子之可也王從之○甲午（明成化九年）五年五月五禮儀成（初世宗命許稠等旁採禮書彙用中朝諸司職掌洪武禮制東國古今詳定禮等書參酌撰定五禮世祖命姜希孟成任改修五禮中可施於當今者更名五禮儀至是書成始判行）○丙申（明成化十一年）七年春正月上懿敬王廟號曰德宗祔于太廟○大妃（貞熹王后）下懿旨于政府曰母后預政特一時之權宜

今上年已長聖學已就裁決萬機動合規度非老婦所宜贅自今無預庶政卿等其悉此意於是王遂親庶務○有民以田施佛而子孫貧窮與僧訟擊皷訴之王親判還田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窮則田還于主福還子佛○丁酉明成化十二年八年七月禁婦女再嫁其子孫勿許授官赴舉下教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以有三從之義自世道日卑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奪情或有自嫁壞家風玷名故自今再嫁女子孫勿齒仕版○戊戌明成化十三年九年幼學南孝溫上䟽請復昭陵不報䟽略曰世祖廟清大難化家爲國不意丙子餘禍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冤魂無依臣不知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禴祀烝甚哉已毁之主雖不敢入宗廟當復尊號改以禮葬云云○任士洪因論劾削竄初士洪當上初年請罷內佛堂頗有聲譽然外若嚴重內實陰詐囑諫官刻玄碩圭規取都承旨又羅織南孝溫朱溪正深源之罪欲網打士林於是副學俞鎭應教蔡壽奉教表沿洙等因雨土之災䟽劾士洪險邪蔽賢之罪故也○庚子明成化十五年十一年廢王妃尹氏爲庶人冊淑儀尹氏爲妃右相壕之女也初尹妃誕元子燕山主恃寵驕恣妬忌諸媛嚴鄭二淑儀而不遜於王聖顏有瓜痕王大妃(德宗妃)大怒激成天威出示外庭大臣尹弼商等順大妃意獻廢出議遂出私第許琛孫舜孝極諫不聽大司憲蔡壽校理權景裕啓曰尹氏雖坐廢曾配至尊而今褻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立一室官給廩餼王震怒以爲阿婣元子爲後日地命大會公卿鞫問壽等不屈王亦不得罪之竟赦之○癸卯明成化十八年十四年大王大妃尹氏世祖妃也幸溫泉疾大漸三月薨王率百官舉哀於中和門內上謚貞熹時梓宮至自溫泉而奉安橫宮于城外永順君家許琮啓曰昔世祖時河崙死外命入城殯其家重大臣也今以拘忌大行王妃櫕宮外在臣窃庸之云○貞熹王妃幸溫泉時昭

惠安順二大妃隨行王以大妃曾垂簾行三年喪禮臣陳諫不允○己酉明孝宗弘治二年

二十年韓大妃德宗妃也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辟黽等焚之大妃怒請

治罪王曰儒生闢佛可賞而不可罪也○廢妃尹氏日夜號泣繼而血而

宮中毀搆日滋王信其讒遂賜死王嘗以諺文書其罪遣中官及承旨逐曰隔帳讀之冀其改過尹妃涕泣繼之以血以巾拭之血色漬巾時大妃(德宗妃)族廉察承旨及宦者回奏廢妃梳洗艶粧無悔恨改過之意王大怒賜死及燕山主即位廢妃母申氏以拭涙班血之帨因內人上之燕山愕然盡殺其時承旨而蔡壽以不解諺文獨得免○辛亥明弘治四年二十二年十月

賜白磁盃于政院敎曰此盃潔淨無瑕注酒而塵滓異見譬人無一點私

累惡無所容焉○野人寇邊以許琮爲都元帥率步騎二萬擊逐之凱還

拜琮爲右相○甲寅明弘治七年二十五年十二月王薨世子即位王嘗於後

苑觀射設酌妓樂隨之或以爲燕山之耽於宴樂有耳目之習云

燕山君成宗第一子名㦕 在位十二年 壽三十一

乙卯明弘治八年元年刑判金宗直宣傳官朴英辭病歸金佔畢齋曰觀新王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足矣○成宗養一鹿一日燕山侍側鹿來舐之燕山足蹴之成宗不悅曰獸亦依人何不仁也成宗薨卽殺鹿朴松堂見而歸鄉○丙

辰明弘治九年二年追崇廢妃尹氏爲后立廟封陵禮判申從濩曰尹氏誕育

聖躬宜尊廟貌而奉之然得罪先朝著在令甲殿下不可以私恩害禮只

祭墓亦足盡孝矣憲長金諶亦抗論主曰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耶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言雖不用而時論韙之○主以廢妃時事大發怒獻議大臣及奉使者悉剖棺斬屍○戊午（明弘治十一年）四年李克墩柳子光盧思愼尹弼商愼守勤等欲網打一時善類與韓致亨合啓曰故刑判金宗直作吊義帝文以議世祖其文云祖龍弄牙角者比世祖於始皇也求得而從民望者指魯山爲民附也羊狠狠貪者指世祚殺金宗瑞如項羽殺宋義也胡不收以膏諸斧者指魯山何不殺世祖也循紫陽之老筆云者指世祖於操卓而自比於朱子也其門人偉稱之曰可以泣鬼神金馹孫爲史官亦祖其師說請以逆律斷之主大怒追刑金宗直殺金馹孫（柳子光者府尹規之孽產也以殺南怡勳封武靈君見棄於金宗直以是嘲之○李克墩爲完伯成宗國恤時不進香而載妓行部金馹孫書之於史克墩以是嘲之○佔畢久而嘗作吊義帝文濯纓在史院鉤其文於史草中矣至是修成宗實錄克墩爲堂上見其文乃請魚世謙語之曰金馹孫祖其師說誣毀先王今封此史草以啓則吾屬得志矣世謙愕然不答而去克墩又謀於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與思愼等合啓鞫濯纓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磐處斬姜謙爲奴表沿洙洪瀚鄭汝昌茂豊副正摠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幷杖流佔畢金宗直剖棺斬屍忘軒李胄寒暄金宏弼李宗準崔溥李元龜任熙載遊揔齋 朴漢柱康伯珍李繼孟極邊付處成重淹李宜茂魚世謙罷職左相韓致亨等上箋致賀自是儒林喪氣學舍蕭然數月間無有誦聲矣）○甲子（明弘治十七年）十年領相愼守

勦等復搆戊午竄謫諸人盡誅殺之蓋戊午之禍子光主之甲子之禍任士洪主之（愼守勤守英柳洵任士洪李長吉等啓曰宗直之門人怨懟謀逆主大怒追刑秋江南孝溫剖棺斬屍洪貴遠權達手朱溪正深源李幼寧下亨良李守恭郭宗藩康伯珍崔溥成重淹藏六堂李庵梅溪曹偉一蠹鄭汝昌寒暄金宏弼睡軒權弘雷溪俞好仁廷抽朴漢杜忘軒李胄挹翠軒朴誾知足堂趙之瑞虛菴鄭希良鄭誠謹申澄鄭順門姜詗金千齡鄭麟仁成景溫權柱姜謙洪湜皆被殺○）主憤其母死於非命大行屠戮先誅二六奸臣且殺成宗後宮嚴鄭兩淑儀安陽君珩鳳安君㦕島配尋殺之（珩㦕皆鄭氏出○尹弼商李克均李世佐韓致亨李坡成浚爲六奸鄭昌孫韓明澮魚世謙沈澮金永卿權柱又謂六奸故謂之二六奸皆飄風碎骨投之江中又因任士洪泣告廢妃以嚴鄭兩貴人之讒賜死之言遂撲殺兩貴人于內庭大妃（德宗妃）曰此乃父王後宮何至是耶主以頭撞大妃大妃遂不言○野史云德宗妃韓氏謀搆廢妃云○）四月德宗妃韓氏薨喪用易月之制○殺光朝服喪人李自華（自華性至孝成宗薨服喪三年主初旌其閭至是以詭行弇鞫殺之又禁民服父母三年）○大選諸道妓樂良馬奉使者曰採靑使採紅駿使馬廐曰雲廐樂工曰廣熙娼妓曰運平興淸續紅各立名號曰事遊嬉凡所供奉皆徵於民民產殆盡（娼妓有姿色選入內者曰軍平追入者緞紅入近者曰地科經幸者曰天科大搜京外公賤妻妾分置各院淸平所着粧奩之費以巨萬計而以成均館爲宴樂之所移置先聖位板松高山菴聚巫覡於太學曰事淫祀又葺近邑爲遊幸之所）又引士大夫妻入叅內宴者書其姓名於衣襟有姿色者引入幽房亂之（月山君妻朴元宗之妹也托以保護世子召入而大强汚之仍祟異冠服秩視妃嬪朴氏慚而自殺）○主荒悖曰甚憤妃每進

規諫屢遭非理凌悖判書尹洵以妻入侍得幸遂擢高貲物○論部之云○

中宗恭僖王成宗第二子諱懌字樂天在位三十九年　壽五十七

丙寅　元年秋九月前吏叅成希顔見主曰肆淫虐憂宗社之將亡慨然有撥正之志顧無可與計者知朴元宗月山君婦弟也以其妹被汚而死心常憤快乃使武人辛允武諷其意元宗踴躍從之遂諭柳順汀朴永宗辛允文洪景舟等相與定議部分將士夕會于訓諫院領相柳洵亦來會於是希顔往告右相金壽童金曰此國家大事豈以大臣遽從罝樞之言而奔走者乎即臥枕上曰取我頭去希顔乃告推戴晉城君之意金曰然則吾當往矣乃來會始遣人護晉城第三皷進陣昌德宮洞口百官軍民聞風爭赴遂遣勇士椎殺愼守勤守英任士洪等使柳子光守闕門以備主之逃奔黎明希顔率百官詣景福宮啓于大妃以主不堪主宗廟狀晉主君宜入承大統王大妃許之下敎迎晉城君即位廢主爲燕山君放于喬桐世子顗及昌寧陽平敦壽等皆乘轎赴謫燕山少以聰慧稱而即位失德由於尹妃之廢死而轉成心恙故也蓋成宗一失家道而壺德壞悖元子亦不得保云○燕山在東宮時諸出遊街成宗許之至夕還邸上問汝遊街有何奇觀對曰無足可觀但有一犢隨母而行其母有聲其犢輒應之母子生全此最歆羨矣上惻然憫之云耳○策靖國功臣朴元宗柳順

汀成希顏柳子光等遣使如京師請誥命遣盧公弼請誥命其奏略曰國王之痼疾彌留新王之爵命未
加王位虛曠國事無統人心未定云云蓋以廢立爲諱而誘以受禪故也○李彥迪議曰前者使臣朝京華人問讓老王存沒不敢直對以爲生存
云而令禮部若問讓老王存歿宜以實對而彼若曰何不趁時訃告請諡乎則對之甚難必須循理善辭也彼若曰前言生存今言歿何其異耶則
宜答之曰其時課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爲駭愕當治其罪云領相柳洵率元宗希顏啓曰舉義之日先
除守勤今守之勤女在壹位人心危疑請割息出外王不得已從之中宗在藩
邸時與愼妃情好甚篤至反正時金壽童遣甲士衛邸中宗懼欲自決愼氏曰軍士馬首若環向邸宮則吾夫婦不死何俟若馬尾向宮則必護衛
公子之意也使人出視果馬首向外矣未幾柳順汀姜渾具儀衛迎中宗于私邸是時若非愼氏之助則中宗幾乎難免矣即位之日兩宮同受百
官賀而元宗等議以爲旣殺其父而其女正壺位則吾等勢不相容遂請廢之則名愼妃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實其後中宗每迎詔幸慕華館必遣
御馬餽之則愼妃親造白粥手喫而送之英宗己未復位○

○丁卯

二年夏五月命還給金宗
直金馹孫等七人家產追奪李克墩爵○六月冊淑媛尹氏爲王妃○金
公著朴耕趙光輔等劾論柳子光誣搆善類盡殲士林遂使廢主嗜戮失
位之罪於是喪人南袞及柳崇祖沈貞金克成密告醫人公著庶孽耕儒
生光輔欲害朴元宗諸功臣上怒鞫施烙刑斬之南袞等以金公著等謀害大臣定罪殺之又拿
致趙光輔于闕門請鞫之趙高聲讀書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誣陷賢良金宗直之類今居此地又欲爲何事乎願借尙方斬汝頭矣顧朴元宗
曰汝推戴聖主功大矣何爲家畜廢主內人也又數成希顏曰曩以汝爲名儒今何與子光同事乎又指姜珙李株曰汝史官也汝父亦無罪被殺

矣當以吾言特書可也言終復朗讀書史及杖下十餘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眞狂人也仍釋之○趙光輔在廢主時與朴松堂英欽醉把松堂之手拔劍擬之曰今士洪濁亂朝廷國將亡汝以武夫不能殺此賊汝當斬松堂曰史曰盜殺任士洪柰何公笑盖戊午則子光主之甲子則士洪主之

○戊辰　三年臺臣劾柳子光罪惡削勳竄關東未幾兩目全瞽數歲死倡義之曰樂事喜功之輩不可一二摟指矣李藻惟殺愼守勤等血滿衣服欲偈其功久不易服矣都摠閔孝曾叅知柳經承旨李堣（退溪之叔）尹璋曹繼衡輩皆以入直寵臣見危即出投于擧義軍中矣柳子光以奸凶得叅元勳矣姜渾罪在殺簿而以金壽童之所親得免且叅勳矣其他細瑣姻姬皆受鐵卷之盟且以賂之多少第功之高下其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爲病子光不誅可勝嘆哉○己巳　四年領經筵朴元宗奏曰守令有不法則臺諫當彈道臣當貶請嚴立民訴官長之禁王從之○庚午　五年先是對馬島降倭請居釜山壏浦薺浦等地世宗時事所謂三浦倭也至是僉使李友曾撫御幸方以致倭奴憤怨潛因對馬島兵船數百艘夜襲釜山殺僉使放兵四刼諸城望風奔潰乃命將出師大破悉殲之○癸酉　八年春三月追復顯德王后昭陵四月祔葬於顯陵文宗陵也左岡蘇世讓首發復位之論至是雷震太廟庭樹王驚懼於是金應箕申用溉南袞趙元紀張順孫等力贊復陵之議獨柳順汀不可王從衆議命復位○十月府奴鄭莫介誣上變告殺朴永文辛允武莫介狡猾嘗出入朴辛門永文恨士類排己欲變置朝廷夜抵允武家徵示其意允武每擧事勢以拆之莫介狐伏竊聽傳會告變錄勳權撥啓請奪職削勳竄寧山君恮尋釋之莫介告變以永文推戴寧山大臣宋軼鄭光弼以爲寧山既涉逆謀當竄王從

(之掌命李弘幹入侍講漢文帝時一尺布尙可縫之諸以徵諷之王感悟即釋之○初燕山主出獵中宗以大君扈從主乘駿馬而入曰汝後殿則斬矣寧山以所乘駿馬獻於中宗曰此馬駿於御馬非我莫能制之遂徵服控馬如飛少頃燕山主至云怪即中宗庶兄也)○左相鄭光弼啓請還錄柳子光勳籍物論嗟惋王命還削(光弼言子光翊戴之功不可以罪而削於是臺諫玉堂交劾子光之罪○王下敎曰人臣値危亂之時義不可苟免而廢朝承旨尹璋曹繼衡李堣等當反正之日乃托言出觀事變從水口門爭先走出反錄於勳籍事極乖謬幷削其職以厲臣節柳子光還錄之籍還削之)○王親耕籍田王妃親蠶于後苑

○乙亥十年三月王妃尹氏薨葬禧陵○閏四月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上跪曰彼元宗輩自爲身謀刼制君父放逐國母宜追刑以明其罪請復愼氏以全舊恩諫長李荇憲長權敏手等指爲邪議請拿鞫王不允只命徒配(時章敬王后賓天朝議以爲依成廟舊例以諸淑儀中陞爲正妃而金冲菴朴訥齋抗跪請復愼妃於是荇敏手等大言曰如復愼氏置今元子於何地乎請拿鞫鄭光弼安瑭救解得杖贖徒配安瑭啓曰金朴竭誠盡言而今以一二人之言反加嚴譴杜言路沮士氣云云於是權李反攻安瑭指以誤國小人人皆諱言趙靜菴疏斥權李而金安國李長坤奇遵右靜菴之論於是李荇李彥浩權敏手者補外職)八月以趙光祖爲正言(趙元紀之任也薦擧孝廉爲司紙先生曰吾恥虛譽不如科進)○丙子(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六月命罷忌辰齋從趙光祖之言也(靜菴於經筵力陳其非禮)○十一月奇遵金礦鄭光弼以魯山燕山立後之意諷王柳洵沮之○頒敎於京外庶人服喪其父母亦伸三年(王曰我國以禮義之邦三年之喪只行於士大夫不行於軍民夫三年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豈可抑情)

丁丑 十二年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李穡曰達可爲東方理學之祖金淨爲承旨趙光祖爲直學奇遵爲修撰申光漢爲應教○戊寅 十三年以安瑭爲右相李長坤爲吏判金淨爲吏叅韓忠陞應教金絿轉銓郞副提學趙光祖焚黃於龍仁先瑩是日地震三度屋宇盡頹先生曰今日沈貞必判秋即矣果然乃因災變求言臺諫彈袞罷之是爲己卯士禍張本○八月副提學趙光祖䟽請罷昭格署思齋金正國曰昭格署大臣亦啓請罷屢月不允矣光祖面陳之又率同僚伏閤不允遂詣政院謂承旨曰今日不蒙允不退矣及日暮臺諫皆退玉堂獨論啓至鷄鳴不止王不得已從之是時承旨等皆依案熟睡而懷厭苦況大內嚴密之地中使徹夜出入人君豈無厭聽之意乎人臣當納約自牖未有逼迫如此而得無事也○逐睡篇曰思齋於靜菴多有不滿底意如論請罷昭格署曰人臣亨福之幾可不愼哉云云此言有病盖臣之於君盡言以格其非心不能者則當至於碎首玉陛而死若亨福一事未可論也○芝峰李晬光曰昭格爲祭星祈禱之所己卯諸賢得罪而署竟不罷壬辰兵祠仍廢不復○尹洵之妻失行於燕山故先生論黜於文定后冊封之寔以是見敗○野人東古赤潛因北胡侵掠甲山而外示向國之誠王密諭本道潛行掩捕趙光祖曰此事譎而不正非王者禦戎之道豈以堂堂大朝廷行穿窬之謀於公廢小虜乎兵判柳聃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廟模已定不可以迂儒之言輕變也王從光祖言大臣不悅○以趙光祖爲大司憲市人皆曰吾上典云○己卯 十四年四月設賢良科擢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王曰今所取皆賢士而予所尤喜者金湜

為壯元也擢為大司成○十月憲長趙光祖諫長李成童啓請削丙寅反正時靖國勳冒濫者反正時柳洵宋軼權鈞姜渾韓洵等或以大臣或以姻姬請屬錄勳光祖以為士習不正知利不知義當汰冒濫以塞利源玉堂金緑亦上削論之王引見論以重難之意光祖極言不可不削之義竟得削汰上心益厭之後光祖被禍還錄之○禮判南袞欲避削勳之議求為英陵獻官其後靜菴入侍啓曰袞以崇品求為陵觀官望國事自謀圖避甚是邪慝袞方同侍慚惶而退遂詣申相用漑第謂申相文景公曰近日議論甚激申相愕然曰是何言也激之為言小人之陷君子而亡後漢者也袞以申有薦己恩故不敢發○十一月南袞沈貞洪景舟等誣搆趙光祖等諸賢編配尋殺之初中宗倚任趙光祖所言必從光祖亦感激知無不言逼引名士布列朝端由是士志雅倣吏務廉白男女異路治化日躋新進之士自以為千載一時唯恐時月之間未盡復三代制度論事風生太無其漸又嚴於斥小人南袞輩積懷憤感會有地震王心憂懼因此以危言動上心是時洪景舟附於金安老權敏手同沮朴祥金淨復愼氏之議而為士類所棄大懷忿李使其女熙嬪造言曰一國人心悉歸趙光祖以疑上心且沈貞潛通敬嬪朴氏使存言於禁中曰光祖擅政人皆稱善欲立為王若似閭閻間說話然且以杜冲汁書走肖為王四字於禁花木葉上捕蟲剝食成痕似讖文以進於上上尤驚慴下密旨于景舟曰走肖之輩奸似莽卓而韓忠尹自任有武藝可畏也卿等必先除後開可也景舟袞貞等密與謀殺諸賢時相鄭光弼不聽故夜開神武門入對不由政院初光祖等以致堯舜為己任群奸側目及削靖國濫勳勳臣譁然并起於是袞貞景舟金銓尹希仁金謹思成雲等夜開神武門入對安瑭鄭光弼在政院而群奸密事不欲政院知之故由神武而入兵判李長坤亦會群奸相與謀曰非兵判不得號令枚衛士於是賊袞馳書枚長坤曰國有大事速入長坤蒼黃入來列名書啓曰臣等伏見趙光祖專國為政國事

日非而朝臣畏勢莫敢開喙亟付有司以正其罪於是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挺檢閱李構等聞之始趨至闕下則南陽君洪景舟工判金銓禮判南袞兵判李長坤花川君沈貞叅知成雲等張燭坐於勤政殿西庭軍士環立矣自任間曰宰相入闕不使政院知之何也貞白以標信召之故來耳俄而內官召成雲曰以雲爲承旨可速入對雲佩劒趨入自任曰政院不知而只以官寺之言何敢入耶雲不聽挺曰有急史官不可不叅遂趨入雲擊挺臂使不得同入未幾雲出以小紙授長坤曰此人等即下禁府長坤始知殺光祖之謀於是先下尹自任孔瑞麟安挺李構奇遵沈連源于禁獄俄而四宰李耔憲長趙光祖刑判金淨泮長金湜提學金絿承旨柳仁淑朴世憙朴薰及洪彥弼彥弼嫉靜菴如仇讐而必此誤錄矣等并拿致闕庭將撲殺之器物已具而檢閱蔡世英泣諫時假注書沈思順未及入侍檢閱蔡世英執筆極諫不書罪籍曰此人罪名不暢不可搆成虛語成雲擺世英筆欲書之世英據雲身抗聲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可得把手還奪之李長坤奏曰與首相共議誅之乃命召首相鄭光弼光弼涕泣諫救鄭相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豈有他意少垂寬貸上遽起還內鄭相牽衣叩頭諫只囚光祖等八人餘皆放之是夜特除南袞吏判尹希仁金思謹成雲承旨仍命盡遞兩司玉堂清流一綱打盡矣上命光弼爲政事鄭相退至賓廳熟視袞而不言袞曰異哉光弼之目光弼以柳雲爲大憲李思鈞爲副學即遞出此兩人內有志概而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故袞等不疑旣拜職柳諫曰光祖之朝加罪臣莫知其由且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光明正大不可詭秘也復用光祖臣等可就職也李思鈞上京時靜菴方赴綾城謫所李執手語曰子於中庸尙未熟讀況可做唐虞事業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未有不災及其身矣宜乎子之不免也至京力救光祖亦遞人服光弼之知人矣太學生李若水等

號哭闕外生員林鵬等又上疏論救遂減死竄配（趙光祖竄綾城金淨竄錦山金絿竄開寧金湜竄善山朴世熹竄尙州朴薰竄星州尹自任竄溫陽奇遵竄牙山）李耔安瑭諸入流削有差尋因袞貞言光祖賜死（光祖臨後命有詩曰愛君如愛父白日照丹衷乃沐浴遂仰藥血出七竅而卒是日白虹繞日東西二匝南北一匝矣卽）十二月二十日也於是大諫李蘋執義權灌請罷忠良科允之○庚辰

十五年夏四月冊元子爲王世子○辛巳（明正德）十六年殺左議政安瑭（己卯瑭力救光祖諸賢而落職至是沈貞嗾尹止衡劾瑭削官時瑭子處謙丁母憂居墓心甚鬱鬱與詩山正叔及權碩等憤世開懷世有去權奸保士林之語宋祀連竊安家弔客錄告變祀連者安婢甘丁之子甘丁母連今卽安寬厚之婢也瑭父敦厚年老喪耦以兄寬厚之婢重今爲婢妾而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性狡黠年十四五歲多有不道之言敦厚杖逐于白川渠之外家其後嫁白川人宋麟生祀連祀連長而出入於安家甚親信之故叅聽處謙語而乘機肆毒欲良子女遂與無庶孼鄭鏘等傅會處謙之言上變告以謀害大臣於是袞貞等欲藉爲口實加罪己卯士類乃勒取拱招鍛鍊成獄而處謙正叔幷置極刑瑭處絞金淨奇遵幷依亡命律賜死韓忠權碩李忠楗趙光佐李若水宋好禮申抃幷杖死崔壽峸奉天祥幷被誅金湜自縊於居昌尹自任謫北青朴世熹謫江界皆憤滿而卒至庚寅金安老竄沈貞者非爲己卯人也與貞有隙故佯救己卯而除貞也至癸巳放赦己卯流配之人惟金絿謫海南朴薰謫義州皆生還而金自菴其母己卒於諭時矣拜墳哀傷而卒朴江叟居憂哀毁而卒李耔李延慶終不起）○丙戌（明嘉靖五年）二十一年生員李宗翼䟽略曰臣竊觀朝廷蚌鷸之勢恐貽後日之憂也前日被論之人皆士君子而遷謫相望殿下以天地生物之仁不有沾其澤乎以忤權奸被誅（李後慶李思鈞營救不得）○丁亥

嘉靖六年二十二年南袞病死沈貞李沆金克福用事世稱辛卯三奸臺諫劾沆貪黷免右相尋流竄○庚寅嘉靖九年二十五年八月大妃尹氏成元王妃薨葬宣陵○金安老復入賺金謹思權輗劾沈貞奸邪竄貞于江西成世昌于平海初金安老以吏判專權沈貞李荇等論劾竄之至是安老使妻黨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必用安老爲羽翼時王妃尹氏己有兩間飛語故大諫沈彥光隨聲和付欲引安老獨李彥廸曰安老眞小人必誤國矣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戴何待安老然後安乎彥光怒乃劾罷彥廸(彥光時爲大憲而彥廸時爲大諫)以金謹思爲大憲及安老還朝使謹思論沈貞罪削左相職謫江西至壬辰敬嬪之獄以貞交結賜死貞子思順以南山放糞詩有一聲雷雨掀天地香動長安百萬家之句入御覽刑死○安老初以引用己卯人之意納交於沈彥光而旣得志比貞尤甚○壬辰嘉靖十一年二十七年三月賜死敬嬪朴氏福成君嵋乙亥金冲菴朴訥齋疏請復愼氏位號語甚功直大諫李荇倡言愼氏嘉禮在章敬之前今若復位而生子則置今元子於何地乎遂劾竄之時朴嬪生福成君而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故金朴之請復愼氏非徒當初處置之失盖欲防禍於未然也○丁亥朴嬪挾妖術謀危東宮己罪廢與其子嵋俱謫尙州至是又有東宮灼鼠之變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爲乃賜朴嬪及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州尉金仁慶竄外盖金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因以擠陷其平昔有隙之人翌年癸巳又於闕內臺諫廳掛木牌牌書凶悖之言上命招百官示之曰今見牌書字畫與昨年東宮作變時牌中凶書相似盖其時洪礪自服我書而死矣豈死者更來書此乎蔡無擇安玆尙震金安老等請窮鞫以勵餘黨上不允世皆謂前後凶呪皆安老所爲云○癸巳嘉靖十二年二十八年金安老專權以宿怨搆領府事鄭光弼竄之初安老欲取收場爲田光弼不許時遷禧陵以光弼曾爲提調奉安先后於凶地囑臺官請置重典王特減死流之○丁酉明嘉靖十六年三十二年十月大憲

梁淵跣論金安老許沆許洽蔡無擇之罪幷賜死(世以金許蔡爲丁酉三凶)鄭光弼還朝○戊戌(明嘉靖十七年)三十三年十月王遽下傳位世子之命(先是金安老以保護東宮爲名外托公議內濟其私尹元老及其兄元衡文定之弟也私啓於文定曰安老謀不利於妃妃大懼對上涕泣上怵問之以安老之謀告之上大怒賜安老死至是尹任以世子內舅拜賛成而尹元衡兄弟以保護慶源大君爲名陰毒嗜利欲戕害士類專固權寵以流言傳播於外曰自上將有易樹之意云云且以譎謀熒惑慈殿曰尹任將不利於大君云云文定大懼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輩陰附於元老兄弟互相詆誹以尹任爲大尹以尹元老尹元衡爲小尹)鄭光弼尹殷輔等率百官力請還寢世子又涕泣固辭乃止○甲辰(明嘉靖二十三年)三十九年三月叅賛宋世珩(宋世珩以乙巳奸黨至是恐得罪於清議)奏曰己卯人過激誤事非其本心而光祖亦憂新進之過激類多裁抑反爲新進輩所短以此觀之光祖尤其賢者也今他人幾皆復官獨光祖未復士林痛惜王首肯良久○以李滉爲忠清御史以徐敬德爲厚陵叅奉李彦廸爲叅賛○九月奪尹任告身罷尹元衡職王謂左相洪彦弼曰兩尹自相朋黨一爲世子一爲大君甚不可故幷罪之○十一月王薨世子即位明年二月葬禧陵

仁宗榮靖王(中宗元子諱峼)在位一年　壽三十一

乙巳(明嘉靖二十四年)元年春正月以李彦廸爲右賛成宋麟壽爲大司憲○兩

司劾左相洪彥弼逢迎謬事之罪請罷免王手批曰古云不改父之臣先王蕘遊繞經一朔遽遞其職恐有乖於不忍死其親之義（彥弼逢迎慈殿也）○三月太學生朴謹等上䟽訟趙光祖寃請復官王手批曰太學雖公論所在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自有朝議非諸生事也○命先朝妃愼氏所居稱慶妃宮凡事一依慈壽宮例○五月詔使張承憲至賢論語館泮曰爾君聖人爾國小邦不相稱也必不能久爲爾君爾等實無祿矣○以金麟厚爲修撰以李滉爲應敎○大憲宋麟壽上䟽請復賢良科及趙光祖官爵王優批因敎曰金湜籍産事今當大霈（時須皇朝詔赦）有宜改其律○六月王弗豫（王初以侍疾湯藥必親嘗夜不解帶一飯一飲視中宗所進御故雖粥飲亦以卒進時方寒沍沐浴禱天露立達曙及宅恤水漿不入口○雖喪次哀敬備至由是柴毁日甚杖而後起至是疾益單領相尹仁鏡左相柳灌等入臥內請進藥王曰予疾藥何能爲乎王既而復更少有省悟）（必使人問安于王大妃）顧大臣曰予疾不可爲既無嗣其傳位于慶源大君又敎曰趙光祖事予實不忘于懷今予疾至此其復爵秩亦給賢良科職牒臨薨遺敎薄葬以紓民力及薨自闕下至于巷谷裸粮來哭者不絶於路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奔走號慟如喪考妣哭殺相傳一日之內達于義州越六日丙寅慶源君即位年十二尹大妃垂簾（文定王后）初王疾革儒醫鄭

礶人診己無救矣先是金麟厚欲入診而藥房拒之麟厚痛哭下鄉時人以仁宗之喪多致疑於文定妃○政府三司交章劾尹元老之罪竄之海南元老元衡之弟而明宗之季舅也性凶險大行王在春邸時與慶原君友愛天至而元老日夜變搆離間頼兩聖英明卒莫之奪至是竄謫雖由於元衡之爭權而時人快之○八月命復賢良科盡滌己卯諸人罪名蓋遵大行王遺敎也○仁宗即位之初以柳灌爲相柳仁淑爲吏判盡心國事援引名士元衡忌之使妾蘭貞人內驚惑兩宮且僞投囊書以動文定大妃元衡自造諺書若尹任上恭懿殿者然仁宗朴妃陛遣殿庭以誣恭懿殿又宣言大行之喪不顧戴介弟欲擁立桂林君瑠而尹任主之灌仁淑助之云大妃愈疑惑下密旨于元衡喉臺憲閔齊仁金光準等李芑鄭順明尹仁鏡許磁林百齡洪彥弼會中學議發啓無一人應者持平金礪奮然曰魚肉士林基於此矣執義宋希奎曰部肉碎骨不可從也朴光祐鄭希登金鸞祥柳希春聲色俱厲李彥忱閔起文仰天太息於是元衡群奸詣闕求對大妃御忠順堂南面坐王坐于窓外許磁奏曰尹任素畜異志到令多不自安灌仁淑亦有形迹請議處之大妃曰任之凶謀已著今朝論如此實天地祖宗之默祐也尹仁鏡鄭順朋洪彥弼等曰任既有不自安之心可竄于外仁淑則物議以爲稍存形迹灌之所懷亦未可知并可遞從之獻納白仁傑獨啓曰國有公卿事不出此而出於密旨非其正也且齊仁光

準持密旨奔走於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大是駭然大妃大怒命囚仁傑而任安置灌仁淑遠竄金礭削奪宋希奎以下罷職朴光祐鄭希登并拷掠而死權潑又上疏曰此人定罪太重請還收輕處不從於是順服上疏曰亂臣奸賊懷忿搆禍而分輕重罪之以鎭人心扶宗社矣權潑以帷幄重臣曲爲救護人臣無將王法不赦況尹任傾在丁酉黨附三凶欲害國母大行賓天自生疑懼陰結大臣以圖不軌使殿下孤立願明錄任灌仁淑之罪以示中外大妃曰治小人如斷蛇可也并賜三人死李彦廸涕泣請貸不能得○九月畿伯金明胤誣告桂林君瑠乃任之甥侄任所恃爲凶謀者也鳳城君岏中宗王子年雖穉幼樂禍之輩藉此爲亂階并爲善處遂設鞫逮捕瑠前已亡命跟捕烙刑誣服處斬岏以幼遠竄任之父汝弼以老遠竄朴光祐鄭希登杖死先是東宮己亥有火災人指爲元衡所爲李霖上箚曰褻昵之漸易至騰淩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至是竄之李霖有政事不可歸於女主之語至是安置其餘尹汝諧鄭磁李若海林亨秀皆遠竄成遇以柳灌豈謀逆之語杖死郭珣羅淑鄭源三人則遠竄○冬十月葬大行王于孝陵六月王薨文定欲以翌月渴葬李芑曰仁宗未踰年之君不必五月而葬蓋媚於文定而薄於仁宗也兵郎丁熿抗疏曰梓宮未乾無故渴葬臣切痛之尹漑繼其疏曰大行王之臣唯丁熿一人而已蓋以當時群臣莫敢有言者故也耳

明宗恭憲王中宗第二子諱峘字對陽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丁未（明嘉靖二十六年）二年太僕寺請買唐馬副提學周世鵬書進旅契以陳戒之王乃停買馬○九月鄭彥慤以良才驛壁匿名書告變（以朱書曰女王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亡可立待云蓋彥慤所自爲也）於是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啓曰當初定罪從輕禍根不除致有邪論如此命賜鳳城君岏宋麟壽李若水死李彥廸安置林亨秀竄殺權潑白仁傑流配（初乙巳之亂李彥廸欲周旋陰救士類不能直言匡救而追於權奸作推官以考訊善類錄勳郭珣被刑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彥廸後悔稍與權奸立異至是竄江界而卒雖然其穎則洩矣○權潑在謫聞亨壽之死痛哭曰此子亦被死矣退溪曰亨秀死非其辜寃哉寃哉公號錦湖○退溪亦叅於誣鳳城之啓且謂尹任有社稷之罪必由見欺於奇大升也是未可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衰袞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蓋兩學士指晦齋退溪而并議之○宋麟壽號圭菴至是李芑錄名於殺籍是夜白氣貫天也）

戊申（明嘉靖二十七年）三年先是安名世爲史官直書乙巳事至是李芑因武定寶鑑之撰見史草大怒誣以黨逆即殺之陳復昌具思顏等告尹潔多觸上語殺之（尹棱聞安名世見殺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陳具二奸進之大妃怒命棄市）○己酉（明嘉靖二十八年）四年初李若水之子洪男謫於寧越其弟洪胤放在忠州寃其父死時發寃言而洪男與弟有隙因貽書子鄭維吉曰舍弟洪胤以尹任之婿所締結者皆乙巳黨人且與術士推占滿朝吉凶怨懟

誘訕將謀擧兵云維吉上其書拿鞫處斬辭連處死者率多洪胤素昧之人忠州一鄕幾空遂革忠淸道爲淸洪道（時革忠州因爲維新故也）以洪男爲叅議（至宣廟昭雪其冤而洪男削職竄死）是時忠州徒民崔賀孫欲乘時冒功窃取品官等鄕會文帖將走上變告有人捕告于縣縣官李致報于監司李瀣（混之兄也）瀣刑推致斃洪男既殺弟欲占其父籍沒之產曳衰入公門李致心惡而却之洪男憾恨嗾司諫李無疆（無疆爲李芑應犬而嘗大噬於瀣故也）○誣瀣及致護逆殺賀孫遂拿鞫不服瀣杖流甲山道死○九月賜領相洪彥弼几杖宣醞賜樂於其家物論嗟惋○辛亥（嘉靖三十年）六年復位兩宗禪科給僧度牒（時鄭萬鍾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靖陵奉恩寺爲禪宗以光陵奉先寺爲教宗而設禪科講經製述賜牌大臣三司及館儒論罪請誅宋世珩亦極言普雨悖惡并不允）○癸丑（嘉靖三十二年）八年七月大王大妃教曰婦人干政實非美事今主上長成予當歸政不復與政矣王下榻辭遜顧大臣使進不可歸政之意相臣尙震沈連源尹溉等曰慈殿春秋已高久勤萬機殊非頤養精神之道臣等惟當將順懿旨矣王乃親政○幼學徐崦上疏曰願殿下愼用人養士氣正俗尙明賞罰廣言路抑宦官○乙卯（明嘉靖三十四年）十年五月倭船七十餘艘犯達梁鎭遂圍四鼟節度使元績恇㥘不敢出長興府使韓蘊靈巖郡守

李德堅往救之兵敗皆死賊勢獚蹶聲言直犯京師乃命金澍李潤慶擊敗之賊乃遁○丙辰(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年七月王酌獻于先聖以手書諭諸生曰予以凉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王作人之美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校欲使人才蔚然而歲月逾邁殆不見效是予作成之誠未至也學貴務本而忠孝爲朋倫之本他日諸生之爲君子儒是予之望也乃賜胡椒十斗○王沖年即位政出大妃奸佞之徒煽動禍亂一時善類誅竄殆盡自親政有寬厚之德崇儒愛士而奸臣亦得少戢然下無匡格之輔上又慮及垂簾之政卒未伸乙巳之寃而邪諂之類多有脫漏者(詳見下丁巳白虹貫日註下癸亥順懷世子卒註)○丁巳(明嘉靖三十六年)十四年王秋日宴群臣于勤政殿命製進七言律左相尹漑曰律詩近於浮華人主不宜令百官製進王曰卿言是也○時白虹貫日副提學尹仁恕劄曰人主之失易由於明明非不善而明之過者失於叢脞近來命令之間未免煩碎且言有不遜于志必以嚴辭拒之及其辭避旋下溫音然臣恐訑訑之色既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王優答之(時文定還政不得恣行威福或以諺書列錄條件使中官宣于外王覽畢事有不可行者則憂形於色捲其旨納于仙文定不時召王責之王柔婉辭陳其使否文定怒曰汝之爲君皆吾與吾兄○(謂元衡也)之功也今逆吾命耶有時時打之)○壬戌(明嘉

靖四十一年十七年海西獷賊林巨正等伏誅巨正本楊州業居者也嘯聚徒衆入據九月山刦奪殘酷幾何兩西數百里行旅不通乃以南致勤爲討捕使陣于九月山下使賊不得下山謀主徐林自知不免下山投降遂擒巨正○秋九月移葬中宗于靖陵先是章敬王后薨葬于廣州之獻陵右岡金安老欲搆鄭光弼之罪以爲新陵有水石之凶改葬于高陽即禧陵也及中宗薨奉厝禧陵至是還奉于宣陵東崗而章敬則仍舊禧陵○詳見下癸亥世子卒註○癸亥明嘉靖四十二年十八年八月副提學奇大恒上箚曰李樑身居戚畹樑即國舅沈綱婦弟竊弄威福嫁士林貽害邦國大臣股肱奇大恒本樑之黨至是沈義謙使大恒劾之士林於是快之而不敢言臺諫之耳目而不能料一國之人知有李樑而不知殿下不也王竄樑於江界其黨李戡等五人分竄南北○順懷世子卒王哀痛曰我何哭爲乙巳忠賢無罪駙劉予在君位不能止也我家安得世爲君王耶蓋王幼冲政在東朝權奸用事而乙巳之獄王所不知也○初妖僧普雨作奉恩寺欲移中宗陵于寺側以固其勢乃誣文定謂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中宗陵松其地文定信之元衡逢迎慈旨而大臣安玹等依阿不敢違遂遷陵而漢濱卑湫之地也世傳遷陵時哭聲自壙中出翌年世子卒又四年明宗薨人謂還陵之咎也壬辰靖陵被倭掘發云痛矣痛矣也夫○乙丑明嘉靖四十四年二十年四月大王大妃薨謚文定葬泰陵○六月流妖僧普雨于濟州牧使邊協誅之文定崇佛普雨緣因廣設道場其費巨萬至是邊協因事伏殺之時論快之○八月大憲李鐸大諫朴淳啓劾杞衡不臣之罪王乃命削爵放歸田里以李浚慶代爲領相時元衡以妾斷貞爲妻封貞敬夫人朝士之嗜利無恥皆與婚嫁甚至於以其妾女議婚於德興君之子至是蘭貞飮藥死元衡繼死○十二月跳釋

乙巳以後被謫罪人〇丁卯明穆宗隆慶元年二十二年先是乙丑王不豫領相李浚慶請預定國本王無嗣子故也王妃下一封書中有河城君之名浚慶遂令衛士護河城第王疾問曰予病豈至於斯而大臣預爲此擧耶至是上候大漸王妃急召大臣浚慶啓于王妃遂定河城爲嗣之計無何王薨乃使承旨李陽元注書黃大受迎河城君卽王位　德興君昭之第三子也

宣祖昭敬王德興君昭之子中宗之孫諱昖初諱鈞在位四十一年　壽五十七

戊辰隆慶二年元年十一月判中樞李滉上聖學十圖王作屛帖觀省一太極二西銘三小學四大學五白鹿洞規六心統性情七仁說八心學九敬齋箴十夙興夜寐各爲圖以進〇以李珥爲弘文館校理珥以少時耽釋敎之失辭免王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溺宜勿讓〇庚午明隆慶四年三年兵叅白仁傑上䟽請雪乙巳己酉之冤下䟽大臣議李浚慶啓乙巳之事外有可疑之端己酉之獄最爲冤枉王命幷雪丁未己酉罪人削奪李芑鄭彥慤官爵乙巳權奸用事浚慶不敢崖異而至是唯伸丁未己酉而未擧乙巳只以可疑二字下之可歎〇八月李浚慶等啓乙巳羣奸以無形之事起大獄而尹任則有罪然灌仁淑豈同謀乎王命雪灌仁淑〇十二月判中樞李滉卒命贈領相滉天姿粹美以禮法自律而以時老由科第入仕遂至淸顯非其所樂也乙巳見權奸誣陷良善力救以外補旣而兄瀣寃死自是決意退藏得

朱子全書專精性理之學以眞知實踐爲務居禮安之退溪晚年築室陶山

○壬申明隆慶六年五年李浚慶病且死上箚曰今世之人有身無過擧事無違則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不事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論結爲朋比終必爲國家之患云主召大臣示之曰孰爲朋黨然則朝廷必亂矣於是外議洶洶若有朋黨之漸則大臣當爲分䟽不當若是糢糊也三司皆劾浚慶做出無形之說欲禍士林請追削職柳成龍洪暹等救之柳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不可罪之洪曰浚慶憂國一念至死不變云○栗谷上疏曰浚慶殿下素所倚使而臨死自以爲獻忠者切切焉惟朋黨是憂則殿下之深信固其理也然浚慶識見不明矯亢自高與士林相阻乃於屬終之際始敢妄發以致殿下之疑古人將死其言善令人將死其言惡鳴呼異哉若不問邪正而輒疑其朋黨則東京黨錮之禍未必不作矣○定齋集云浚慶雖賢相不喜士林至斥李混爲山禽野獸而遺疏言破朋黨以致上疑當時新經己卯乙巳之禍聞者莫不寒心則李珥陳疏力辨豈可已哉○野史云浚慶流俗之賢也與士類角立爲黨蓋舊黨新黨也憤新進士林之不附己者妄上遺劄欲上之疑士林安知一轉不爲己卯之詭激乙巳之浮薄而成士林內測之禍階哉此栗翁之所以深憂痛斥以塞於涓涓之時者也其後不久有東西分黨之事此則以士類而分者也非浚慶所懰舊新之分者哉源沈懸殊而今於久遠晦昧之後或有以浚慶知東西將分而有先見之明者可笑○大東紀年者不可準信之書而今人多購之者可歎可笑此書蓋凶人子孫不止於朝者援拾成書間以己意妄分是非而印刋而賣於市肆以資其生今之無識見者以爲奇書購而覽之余借而見之則其於浚慶之遺疏也極口稱之曰時沈義謙以大妃至親欲擅朝政將有朋黨之漸云義謙雖戚臣有護士林之心非貽禍士林者也浚慶之惡義謙非惡流俗之舊習乃惡不與已同而爲士林之黨也若義謙果小人也則何不明自辨破於告君之辭而但使

主上有疑士林之過豈可以是爲賢大臣乎淩慶鎭物之功非曰不賢而至於臨死一跡則可見平曰忤士之習若有元衡苞櫟蠹媢動而復起己卯乙巳之禍則淩慶豈得免小人之歸乎而其至曰李珥醜詆李相云者尤極陋惡不可掛眼書○乙亥明萬曆三年八年春正月王大妃薨諡仁順明宗王妃五月王親行卒哭祭以白笠白帶白靴還宮羣臣亦然一洗謬規定以爲式持平閔純請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上命議于大官權轍洪暹以爲五禮又先朝所定不可輕變朴淳○守愼以純言爲是弘文館啓曰五禮之儀撰定時許稠不從朱子君臣服儀而引高宗時羅點玄冠烏帶視事之說遂爲定論豈可再誤於今日乎李珥金繼輝力言之因此機會當復古禮柳希春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繼輝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人君居喪何異於士大夫乎且所謂不同者出何傳記乎希春曰權興之言也繼輝曰公讀幾卷書乃從權興之言乎希春不能答上竟從白衣冠之議禮判洪暹甚有慍色多發違理之言洪暹至於泣下曰不圖今日更變祖宗之法時贊成闕員臺曰閔純李珥必拜二相蓋懷憤疾而言也○十月黜金孝元爲慶興府使沈義謙爲開城留守先是義謙以舍人因公往尹元衡家見進士金孝元寢具在其冊室心鄙之及孝元登第吳健欲薦爲銓郎義謙沮遏之後七年始得人銓曹引進淸流後輩士類多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心戇而氣粗不可柄用且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耶義謙之弟忠謙薦人長銓故駁之於是義謙儕輩疑孝元必有小人報復之心孝元儕輩皆嫉義謙以爲害正之人由是前後輩不相協而右沈者謂之西右金者謂之東朴淳爲西人領袖許曄爲東人領袖時載寧有奴殺主之獄而其情難得朴淳爲委官獄久不成而王以其無據命釋之許曄金孝

元勳淳按獄失體請推考王不許淳乃辭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物情甚不韙之於是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笞杖之律也所以治庶官不可施於大臣也大憲金繼輝論許曄以尸親切族信聽其說持論過重至於請推大臣云云旣而曄之子封與朴謹元謀出繼輝爲浿伯李後白爲北伯二人皆人望而見黜朝議紛紜○右相盧守愼白上曰沈金互言庇累而恐有士林不靖之漸王乃兩出之○明萬曆五年十年十一月恭懿王大妃仁宗王妃大漸乙巳奸黨會誣大妃以陰主瑠任逆謀故大妃以爲冤痛王召大臣問瑠任事權轍依違不敢言先是庚午年春珥在玉堂達上四十餘劄曰叛逆天下之大惡在法罔赦凡爲臣子者當爲不共戴天之讐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孰敢有庇護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杜之號生於樂禍故萬姓不敢言敢怒矣夫尹任鹿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叛逆之事實無形迹非非其罪矣況柳權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誠是反逆則當成罪致討使人曉然知其極惡罔赦安有陰嗛兩司之理乎其誣妄一也忠順堂入侍之日羣奸言任有不自安之心二柳稍有形迹云彼誠叛逆則何不明言叛狀只以不自安有形迹爲辭乎誣罔二也大禍作於順朋一疏而論任之罪不過丁酉之事順朋旣知任等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悉陳而追疏如是乎忠順堂入侍只距六日六日之間旣罪之人乃謀不軌乎誣罔三也元衡造諺書以誣恭懿至今臣民尤不勝痛骨之至恭懿以聖神之配任似之儔尹任縱有姦計恭懿當不顧私親舉義討逆之不暇安有反秘凶謀與之交通之理乎誣罔四也三人之死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而速殺掩口以秘邪術五也瑠長於仁廟十四年豈有以瑠爲仁廟之嗣理乎誣罔六也云云竟不蒙允王只命給灌仁淑職牒猶不削僞勳大妃患候因此益劇有吾不免地下罪名之嘆王進見曰削勳先朝至重之事不敢輕改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末亡人輕改乎王退未及階大妃發聲哭

居數日王進見則疾不能救矣遂命削僞勳復任瑠官爵王白大妃曰當削勳矣大妃色
喜目隨而瞑王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于王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明村與金昌翕書曰恭懿殿生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一日忘于心哉及其大
漸廷議甚盛上猶不許及其將薨乃惻然承順哀哉○宋麒壽入侍泣陳乙巳冤枉之伏悲動左右金誠一曰麒壽在乙巳附權奸錄僞勳享富貴
二十餘年今聖明在上公議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欲高公論之名眞小人情壽狀也壽慚退翌日王大妃薨○禮
官稟服制儀領相權轍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主王服齊衰
杖期於是三司爭論王承明廟承仁廟統乃定行三年○戊寅萬曆六年
十一年李潑金誠一李山海宋應漑等嫉西人之在要津疏斥沈義謙爲
小人以金繼輝鄭澈爲邪黨且毛擧尹斗壽尹根壽尹俔家隱事曰三尹
居家不靖又有受賂事以防西人入仕之路○己卯萬曆七年十二年五月知
中樞白仁傑上疏曰臣在草野竊聞沈金分黨大臣議作鎭定之計啓出
補外然猶令朝著不靖稍涉於義謙者指以西稍涉於孝元者指以東朝
士皆入指目之中以論劾爲攻斥異己以薦拔爲植其黨私而臺諫銓曹
無所白手足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必須調和使之同寅協恭焉○
大司諫李珥疏陳東西調劑之策曰東西之名一出而朝著無全人亦可
謂士林之厄會歟曰者憲疏顯斥義謙爲小人以西人爲邪黨議論之激

極於此矣沈金亦臣所知也論其人則皆可用語其失則兩非矣今義謙則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鄭澈之忠淸剛介一心憂國實是一鶚比而乃加以黨邪之名金繼輝淸白自守明鍊典故求之列卿未見其比而加之以簧皷之誚韓脩恬靜老成孝善愛士實是一國之良士而毁謗沓至沈金是非之辨有何大關而時輩乃以此强定國是乎伏願下臣䟽于公卿使之洗滌東西惟賢材是用焉䟽人命遞珥職〕叅賛白仁傑卒仁傑初師趙光祖乙巳之變冒死抗言直聲振于一時奸黨亦憚慴不敢肆其晩際登庸忠義不渝年踰大耋猶講學矻矻王重其風節眷顧不衰鄭澈挽曰山岳降精生此老歸天應復作星辰○成渾曰白公之才譽如圍碁有時高着有時亂着○仁傑素服李浚慶之爲人每以士類不附浚慶爲恨士類頗疑之李元慶者浚慶再從弟也失職快快每欲朝廷生事與上鼻鄭昌瑞謀攻陷朴淳李後白吳健等十餘人而元慶欲藉仁傑及浚慶爲聲勢每以浚慶之言動仁傑曰上甚厭朴淳李後白去之甚易仁傑問於閔起文起文不能止而往見盧守愼曰白士偉忌欲作公須止之頃之仁傑見守愼曰士林年少者毒頗盛吾欲抑制之守愼止之時有人得見元慶遣昌瑞書曰先見吾領相浚慶次見白士偉此事今明當發矣內稟速圖之云云李鐸聞之使朴受往見仁傑曰南袞輩神武門遺迹公復踐之乎仁傑大駭曰士林疑我至此乎遂辭職栗谷曰士偉衰老不能辨是非見欺於蟣蝨狐鼠之輩而廟堂無柱石之重臺閣無蹇諤之言可勝惜哉

○癸未明萬曆十一年十六年北界蕃胡作亂陷慶源國內大震穩城府使申砬領輕兵赴援擊賊大破之五月

賊胡栗甫里尼湯介以萬餘騎入寇鍾城萬戶崔浩等以强弩射之賊挫而退然其後胡寇不止李珥時主兵曹奏令庶賤自備裝戍邊滿三年者許通許良以爲防禦北胡之策王許之李珥又議于同僚曰丁壯已足備邊其餘赴戍者納馬免行則公私皆便矣時發軍日急一邊啓請蒙允一邊下令募納而事機無滯邊事賴安焉一日王因邊召珥即詣闕適眩疾猝發扶入直舍王遣醫看病使即退去調理於是三司(權德興許葑宋應漑金貴榮等)交章劾之曰軍國重事先行後聞則專擅權柄矣承召入闕在內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則驕蹇慢上之罪大矣請罷職王不允珥連上六䟽辭職(宋應漑即乙巳奸黨宋麒壽之子也乙巳之變麒壽殺其兄圭菴麟壽而應漑得參衛杜勳應漑世濟其惡至是醜詆栗谷而幷斥朴淳成渾○許葑等比栗谷於王安石)於是王子師傅河洛上䟽曰今日珥去明日淳去又明日渾去數月之間家髦遜荒山人去國聖上孤立無敢言者氣象愁慘䟽入都令朴謹元啓斥洛王曰爾等欲杜塞人口掩蔽予聰明耶其竄遠方(應漑于會寧謹元于江界許葑于甲山)又敎曰朝廷不靖全由於沈義謙金孝元之分黨而至於戕害善人耶(於是出汝諄洪進金瞻等于外縣)○甲申(明萬曆十二年)十七年春正月左贊成李珥卒王驚悼發聲哀哭太學生及禁旅市民皆來哭奠及葬執炬而送者

連亘數十里○五月大憲鄭澈劄言應溉葑謹元投之絕塞必不得生請稍輕之量移中道不允旋放之(竟從領相盧守愼之言放逐田里也)○丁亥(明萬曆十五年)二十年日本使橘康廣來聘日本本有天皇僭號紀元而不干國事國事聽於關伯(關白稱大將軍或稱大君蓋皇王同稱故關白不得稱王)源氏爲關白二百餘年而平秀吉代之(秀吉本賤人拔於卒伍而爲將大殲源氏自立爲關白用兵四克幷呑諸島)欲入寇中國而假道朝鮮(嘗舟犯江浙終不得意故欲從我國陸地進兵以窺遼薊)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天下歸朕一握之語)使還但答書不許通信(稱以水路迷昧不許送使而秀吉怒曰我使至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卑我也云)○戊子(明萬曆六十年)二十一年倭使平義智玄蘇來求通好信使乃許之(先是我邊氓沙火同叛入倭中導倭爲寇朝廷憤之至是以李德馨爲擯接使謂義智曰制還我國叛民然後可許通信奏義智遂遣平調信于其國制還本國被虜人金大璣孔大元等交縛送沙火同及丁亥賊倭緊時要羅等三日曰入寇之事非我所知乃沙火同誘五島倭槍掠邊堡故今捕致請貴國處置王梟沙火賞義智等賜宴御殿○義智者倭大將平行長女婿也爲秀吉腹心先是對馬島主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至是秀吉去宗氏代以義智今以窺覘而來)○己丑(明萬曆十七年)二十二年十月鄭汝立謀叛伏誅鏻朴忠侃等動(初汝立被譴歸湖南朝廷每擬清望王不許汝立甚懷怏怏乃假托講學招聚無賴武士僧徒潛謀不軌見海西俗頑嘗有林巨正之亂遂與安岳邊崇福海州人池涵斗等共謀揚言於海西曰吉三峯兄弟（天安私奴爲猾賊者）領神兵入智異山或雞龍山又言鄭八龍當爲王（八龍即汝立幼號也）於是海西訛言籍籍以爲全州地當有聖人作興拯濟吾民口喧傳見事機頗泄決計作變期以冬末直犯京師而九月山僧有相應者有僧義嚴者詗其狀密言于載寧郡

守朴忠侃疑遲未敢發安岳教生趙球常稱汝立弟子聚徒飲讌蹤跡秘惟郡守李軸掩捕問狀球盡告以逆狀軸與忠侃及信川郡守韓應黃聯名報于監司韓準準啓上變王謂侍臣曰鄭汝立何如人右相鄭彥信曰但知其讀書人也王以狀示之彥信側面而笑曰汝立林下讀書之土豈有逆謀之事必是奸人誣搆王曰讀書人所爲如是乎遣都事逮捕汝立與其子玉男亡匿捕斬之

○十一月鄭緝汝立之姪誣告鄭彥鄭昌衍爲賊內應王親鞫放送昌衍竄彥信彥信奏臣與汝立一見其面未嘗一書通情只聞其人清守而已至是汝立伏法遣都事悉搜汝家文書彥信賂都事拔己與汝立書悉付大都事諾而下去搜其文書中有彥信二字者悉焚之然其有稱宗信者不知爲彥信而搜來上見之以示彥信曰此非與汝立通情之書乎彥信色沮不敢言由是被刑訊時松江鄭澈奏曰彥信年今老矣易或昏忘請寬貸其耄昏之罪焉金宇顒竄會寧以舊汝立相親故也十二月安岳校生誣引李潑李浩白惟讓掌鞫杖死潑母年八十潑子總七歲並斃杖下可謂冤慘矣前月出於鄭緝之招與弟浩俱被囚時鄭澈爲推官力救鄭彥信及李潑兄弟只受刑一次定配潑道過安敏學語曰歸語季涵季涵不負吾而吾負季涵多矣他日地下何面相對乎仍失聲涕泣至是再鞠自中途拿還時柳成龍爲委官潑與惟讓杖死浩未及刑松江謂柳成龍李山海曰潑則己矣浩亦不可求活耶西崖不答山海起出松江獨啓之上怒曰此乃鄭澈之所爲也鄭彥信亦被再鞠死汝立叛狀聞彥信有當斬告者之言故也

○初趙憲上萬言疏觸時宰竄吉州聞倭使來請通好又上疏請以大義責退之尤忤上意至是蒙放憲會上疏言汝立必叛之狀矣至是儒生梁山璹訟其先見之明故命放憲又疏論汝立逆節之由且言通倭之非權徵力止之憲曰死汝立公猶畏之生秀吉來則當如何及疏上王怒曰趙憲尚不戢畏輕蔑朝廷欲再蹈摩天

嶺耶謂憲跡皆出於宋翼弼指嗾命刑曹捉治其叛主逃躱之罪（翼弼即安瑭家奴祀連之子也乙巳祀連誣安處謙兄弟族滅之至明宗丙寅安處謹庶子玧持祀連母甘丁婢文券訟于掌隷院捉囚翼弼翼弼兄弟遂逃避）

庚寅（明萬曆十八年）二十三年三月以黃吉允爲通信使以金誠一爲副使之日本允吉馳啓倭情必有兵禍及還問秀吉何狀允吉曰其目閃爍似有膽智誠一曰如鼠目不足畏也王悅（前年趙憲疏論通信之擧必爲狡虜所陷竟爲時所忤而今允吉備奏倭情又爲誠一所駁蓋執拗債事自是東人之習謬而東人猶以誠一爲賢極笑〇時柳成龍力主允吉李山海力主誠一而東人中又分一黨）五月洪汝諄告鄭介淸與汝立親密相與遊山之事及排節義事（介淸曾有排節義之論）拿鞫竄死（其後同人爲介淸立祠尤極駭）〇九月以飛語殺前司畜崔永慶（汝立賊徒之招云謀主吉三峰年可五六十而瘦而髥長語飄喘發云時有鄭大成者曰此形貌宛然與吾崔司畜叔氏相似梁千頃聞其說遂倡言於衆中曰吉三峰即崔永慶也李貴責拆之千頃勃然以貴爲護逆於是憲府請永慶削職將啓之黃愼柳根曰不可以飛語罪之議遂寢其後晉州品官鄭弘祚言於判官洪廷瑞曰吉三峰實是永慶也廷瑞言於監司金晬晬言於監司全羅洪汝淳汝淳大駭執囚崔永慶馳啓拿致禁府時鄭澈爲推官啓曰三峰爲號與否當令道臣嚴覈實不可强服也永慶供曰別號必以所住之名而臣所住無峰可號者且三峰是鄭道傳別號臣豈慕而效之乎且與汝立雖暫相識絕無書通矣王下汝立與永慶數紙示之永慶語塞盖洪汝諄搜索永慶家文書之上也鄭澈奏曰老人容或忘之豈敢欺罔乎上又下一詩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何也其詩曰溪牛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盖癸未年間東人欲陷牛溪栗谷而作粘於街欲以此起獄而又有沮之者遂寢永慶藏此詩於篋中王見之大怒鄭澈奏曰此詩臣亦曾聞之昔年鍾樓上匿名書詩也永慶之作詩不能人皆知之上怒稍解命釋之

時牛溪抵書鄭澈曰崔有至行請公伸救以是鄭澈尤力救之及永慶臨鞠曰臣嘗言李珥成渾之短此必其黨所搆誣也松江出歇所憤然曰浩原有書伸救而彼乃如是反攻之其心不可知也李恒福曰臨死不變前說此是永慶高處今日當辨吉三峰與否不必問他事也松江謝曰非君言幾誤事仍入救之得釋正言具成李尚吉李洽論啓再拿繫獄松江聞而大驚謂沈喜壽曰後世以此事爲何如哉再鞠永慶事甚無據矣及刑推命下松江與李恒福相議欲與柳成龍聯名救之成龍時爲委官矣成龍太息曰如我者莫敢救解君亦不可如是云永慶竟瘦死獄中成渾嘗曰吾見守愚忽覺淸風滿袖矣守愚永慶字也初有孝友淸修之名論奇大升曰明彥大有病痛以乙巳群奸爲有功以曹植爲亂朝庭云此人之死豈足爲斯文不幸乎此論甚正矣及後浸染於北黨有鄭澈朴淳可梟首之說則自不免大病痛矣然死則非罪而洪汝淳移文逮捕於初鞠柳成龍以推官不敢出一言於再鞠竟死於東人之手

○辛卯明萬曆十九年二十四年時王子雖衆而坤殿未有子朝議多屬於光海君金淑儀出王意則在仁嬪所出定遠君卽元宗也領相李山海一日謂左相柳成龍曰吾儕爲相無所建白慚負實多建儲一事方今急務願公與右相議叅成龍告於右相鄭澈遂約同啓翌日將詣闕山海稱病不入前夕山海密招仁嬪之弟公諒謂曰新叅政方欲請立光海君爲世子而除仁于矣仁嬪被禍汝亦不免矣公諒大懼入告仁嬪仁嬪泣告於上上心頗疑之澈獨與成龍入楊前成龍不敢出言澈遂奏建儲不可不急之由王大怒澈遂出待罪時王壽已高故以建儲爲急而中於山海之陰陷可嘆二月罷澈相

○五月鞠李潑母及子皆死獄中柳成龍爲推官不能救潑母尹氏八十二死於壓膝七歲兒死獄後鄭澈自江界蒙還謂成龍曰公不救此乎六月竄鄭澈于江界

○倭使平調信等持其國書來

辭極悖慢答曰兩國交孚鯨波萬里聘問修好豈非美事但書辭張皇欲超入上國而望吾國之爲黨此言奚爲而至哉黨者反側之謂人臣無黨我國以禮義見稱豈捨君父而黨隣國乎〇十月遣韓應寅于天朝陳奏日本恐脅我國欲入寇天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領蔽海而來十三日乘曉霧渡海釜山僉使鄭撥率兵守堞中丸而死東萊府使宋象賢登城力戰兵使李珏遙望不敢救城陷象賢以靴尖踢賊被執遇害賊分四隊一循而洛東而上一循而黃澗而進一面鳥嶺而來一以舟師向湖南而到於是朝野大震以柳成龍爲都體察使李鎰爲巡邊使拒於鳥嶺京兵皆閭閻市井白徒而無可遣者乃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申砬爲都巡邊使領後軍下去王引見賜劒曰自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皆斬之〇李鎰至尙州大敗軍沒獨走趍申砬軍是時砬至忠州聞鎰敗膽落見鎰至大喜以鎰爲先鋒背㺚川而陣諸將多諫金汝物李宗張力言生據鳥嶺倭賊入谷兩傍夾擊可以取勝砬曰彼步我騎迎入廣野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賊鋒何銳之有乎砬不聽仍出陣彈琴臺前賊大至砬全軍咸沒惟李鎰獨脫身走於是王大懼以李元翼爲平安巡察使崔興源爲畿海兩道巡察使即日發送以備

西幸將有西行之儀而此兩人皆曾有惠政爲民心所附故也○三十日曉大駕西巡忠州敗報至領相李山海曰大駕暫行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恢復權悏力言固守城柳成龍曰悏言甚忠然但事勢不得不巡故也京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王從之立光海君爲世子監撫軍國事臨海君爲長而素狂悖人心不附故立光海爲世子以金命元爲都元帥以申恪爲副陣于漢江賊至我軍不戰而潰命元走楊州賊遂入城焚光化闕都令李恒福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便可赴愬天朝尹斗壽曰北道地形天險士馬精強足恃可踰嶺北行柳成龍曰今東北諸道如舊湖南義士不月蜂起何可處論此事大駕離東土一步則朝鮮非我有也王曰內附本予意也遂西行成龍責恒福曰何輕發棄之論乎自此人心瓦解矣恒福謝之國五月初二日王駐駕松都召慰父老令各陳所懷父老爭言今日之事皆由李山海金公諒仁嬪之弟表裡用事以致寇賊亦由殿下惑嬖金淑媛即仁嬪也之故也請急召鄭澈王命釋澈下旨敦召免李山海相○金命元之敗走也副將申恪收合散卒與南兵使李渾合兵擊倭于楊州蟹峴大破之斬首級甚衆自有倭變始有此捷遠近聞之聳動命元請誅其擅自他適之罪人皆憤惋○東萊之陷也李珏脫身而逃托以勤王來附於命元王命斬以徇軍○初命元使申硈等守臨津諸灘賊至不敢渡乃焚廬舍爲退遁計以誘我硈欲渡江追躡之其副劉克良曰賊必誘我不可輕擧硈不聽遂渡江擊之賊伏兵於山後一

時俱起丸釼交下我軍遂潰祜克良皆死金命元走詣行在賊遂渡江而西○全羅水使李舜臣嘗刱造龜船衝突賊陣所向無敵至是擊倭於巨濟洋中大破之追至露梁又破之焚賊船五十隻賊皆溺死舜臣左肩中丸猶終日督戰戰罷始以刀尖挑出捷聞百官相賀（龜船之制船上鋪板如龜背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軍通行餘皆列揷刀錐前作龍頭口爲銃穴後爲龜尾尾下有銃穴六孔藏兵其底四面發砲進退從容捷疾如飛獲以編茅使錐刀不露賊超登則掐于錐刀掩圍則火銃齊發橫行賊中無敢犯者今則無知其制者）○元豪襲驪江屯倭殲之自是賊不入驪州○完伯李洸嶺伯金睟錦伯尹國馨防禦使郭嶸各領兵會于龍仁衆號十萬洸等望見山上有賊壘欲擊之衛將權慄止之曰京城不遠惟當直渡祖江以塞臨津不可爭鋒於小賊洸不聽而進擊之伏兵猝起三道兵一時奔潰洸等悉棄印符而逃事聞以權慄代爲完伯（李洸初無赴難之意光州牧使丁允祐力言勤王之義洸不得已徵兵至公州聞京城不守而罷兵至是再起兵潰而逃自釜山至平壤無一築壘而守者豈不寒心也哉）○李舜臣連破倭於唐項永登浦自此軍聲大振○倭將平行長亦大軍至大同江李鎰令武士發强弩射之賊稍却王欲去平壤而未定所向朝臣多言入關北便王從之令王妃王子先發以李德馨爲請援使乞師天朝大駕出向寧邊賊遂據平壤○臨海君順和君（皆五子而先發）聞清正

兵在後疾行踰摩天嶺去初清正行長同渡臨津追上行而又盧大駕之轉北遂分路進兵而清正尤勇悍北兵使韓克成戰敗北伯柳永立被死○李恒福進內附之策王曰卿言是也遂進次于博川俄而王妃亦聞賊已犯北遂還于行在時渡遼之議已定尹斗壽爭之曰祖宗廟社托之何處而强爲匹夫之行乎王不聽乃命世子奉廟主往伊川收召四方以圖恢復於是分朝○清正擒臨海順和兩王子及宰臣黃廷彧等置之軍中○大駕促行夜到嘉山雨作路黑行無炬燭從臣鄭澈等不過二十八人李恒福等以兵官前遵艱險萬狀到宣川前領相俞泓告歸於路傍王不答三告之王曰殊無君臣之義其去住任自爲之泓乃歸蓋宗杜爲重君次之移國一步則國非我有也其於宗杜何當依唐肅宗故事戮力圖復不成則死於杜稷可也豈可徒然內附拋棄數百年宗社乎鰲相內附之計非也然當此倉皇之時豈忍舍吾君而返於中路哉在龍灣諸臣當以從君爲義在外諸臣當以圖復爲義古之陸秀夫負帝而死張世傑圖復不成而死○車駕進次義州以牧使衙舍爲行宮又遣鄭崑壽乞援天朝

○時諸道義兵起京畿之南彥經嶺南之郭再祐金沔湖南之高敬命金千鎰湖西之趙憲關東之僧惟靜皆起義旅其餘不可勝紀郭再祐屢有奇功賊稱以紅衣將軍責金晬之棄印逃走晬御之反誣搆之高敬命責道臣尹先覺逗留之罪尹晬之誣搆以乘暗行師軍潰而死其子以復讐將亦歿於晉州之戰金千鎰及黃進皆死於晉州趙憲庚寅年謫吉州放還至是同死於錦山之戰僧惟靜自金剛山率僧軍向西勤王時各道帥臣皆失衆心

及義兵起雖不得大有克獲人心國命賴以維持○王移咨遼東請率妃嬪子女內附於上國兵
部尙書石星覆奏奉皇旨曰倭賊陷沒朝鮮國王逃避朕甚憫惻援兵發
遣矣咨爾大臣督集兵固守城池竭忠圖復豈得坐視喪亡時聖旨特下而遼鎭猶未
釋疑蓋先是有流言云朝鮮王興倭通好今佯以假王向遼而來矣遼鎭以故致疑於我及漢陰閔夢龍柳夢鼎鄭崑壽等乞援遼鎭乃遣林世祿
來探賊情而願與王相見王接見世祿世祿歸報遼鎭始得許送援兵至是又遣宋國臣來驗王國王眞假國臣歸報眞的石星乃銳意應援時李德
馨乞援三日三夜露立痛哭聲不絕口華人無不感動兵部奏遣黃應暘來覲王王迎見于龍灣館應暘索倭書驗之李恒福將辛卯通信使賚回
倭書不之應暘叩膺出涕曰朝鮮替上國受兵而義聲不揚反受惡名寧有是乎遂歸報決東援之議○七月權慄破賊于
熊峙賊退而復進鄭湛力擊之中丸而死倭乃率大軍犯梨峙慄復遣黃
進等奮擊之射矢如破發無不中諸將繼進賊兵大敗伏屍流血草木爲
之臭腥倭稱朝鮮三大戰而熊峙之敗爲最○兵使朴晋潛兵至慶州城外發飛擊震天雷
飛擊震天雷古無其制火炮匠李長孫刱出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內發今無制可嘆入城墮於陣中賊不曉其
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揣模俄而炮自中發一陣眩倒斃者數十人乃遁
去時李時敏復晋州趙憲復淸州李廷馣守延安權應銖復永川高彥白
守楊州洪季男復水原李舜臣破倭固城洋使不得西鄭文孚復吉州明
川○十一月鄭崑壽回自京師登朝許出大兵來援以宋應昌爲經略李

如松爲提督以楊元查大受等爲副以二十五日渡鴨綠旗鼓千里相望兵四萬三千人後又繼出者八千人也○癸巳明萬曆二十一年二十六年春正月天兵擊平行長大破之賊兵截艾殆盡夜半行長率餘衆乘氷遁去遂復平壤○三月李如松進駐開城率麾下精勇踰惠陰嶺追賊々佯敗走誘入泥濘中天兵進至碧蹄驛盡入泥中賊乃揮刀進斬勇士八十人如松僅以身免俄而大軍繼進賊望之遁去如松暮還坡州雖隱其敗神氣沮矣翌日使查大受守臨津而自還開城無意討賊托以平壤是根本遂回軍平壤○二月權慄大破賊兵於幸州查大受曰外國有眞將軍○四月宋應昌沈維敬久在倭營與行長議和至是聞大軍踰嶺恐沮和事使人稟提督留軍奏聞請冊封秀吉爲王賊乃約於十九日收兵回去李如松乃入京城○宣靖二陵變報至王在永柔率百官望哭壬辰九月倭掘兩陵至是聞報○六月淸正還我兩王子及宰臣等○王自江西還次海州王妃世子及兩王子皆至○沈維敬自倭營回持秀吉納欵表文且挾倭官小西飛來○九月宋應昌李如松振旅而還留劉綎吳維忠守本國○冬十月車駕還都以貞洞月山君家今明禮宮爲行宮沈義謙家爲東宮沈連源家爲宗廟○前右相鄭澈卒○甲午明萬曆二

十二年二十七年四月宋應昌以主和被劾而遞兵部侍郎顧養謙代至遼
東○特拜金德齡爲忠勇將以光州儒生會起義兵所向無敵其後以鴆山賊李夢鶴之誣招就捕殺之倭聞之酌酒
相賀五月顧養謙遣胡澤咨諭朝廷使爲倭請封貢以破倭兵王問於朝臣
以奏聞當否成渾柳成龍曰國勢危如一髮須少緩兵可圖自强且顧侍
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我既不能戰守只禁中朝之和堅拒任事之人則
國事益睽矣備局諸議皆如成龍言王本無和意不得已從之以許頭爲
陳奏使隨胡澤入京呈奏石星見本國奏文以爲倭誠納欵奏請召倭使
小西飛也約以三事一但求封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 詔差李宗成楊邦亨爲封倭使使
之日本○八月劉綎班師○十一月兩司論鄭澈搆殺崔永慶之罪追奪
官爵澈之子宗溟踈卞誣不報 上○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二十九年四月封倭使李宗誠逃
歸時有福建人蕭鶴鳴自倭中來言關伯實無受封意將拘囚詔使云宗誠大懼夜與一家丁微服逃歸遼東 皇朝以楊邦亨
上使與陪臣黃慎留日本秀吉待以不禮責黃慎曰朝鮮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迄不來謝一也使臣必
以官卑苟充以卑我二也爾邦自前侮我不修朝貢三也冊使逃還皆爾國所爲四也拜國書國幣却之 本朝始直吐顚末奏
聞天朝沈維敬力主和事且行己鄙悖反受倭侮 帝始知維敬賣國而彌縫之狀下錦衣獄棄
市石星以通倭釀患庾死獄中甲午年本國請封倭實不得已於沈惟敬顧養謙等之强勸而石星不知外國情實

以爲倭誠納款故許和得罪人者宛之本國當誣而不得一言伸救可嘆我國人立祠京城祀之卞○十一月統制使李舜臣以反間削職以元均代之清正忌舜臣縱反間使要時羅往來金應瑞陣中納交甚密而言與清正有隙且曰清正某日渡海要之海中則可擒矣應瑞信之馳啓王密諭舜臣舜臣曰海道多險賊必設伏遂不行朝議以舜臣逗遛失機論罪拿鞫減死削逐清正果渡海空還○丁酉明萬曆十五年二三十年正月清正等領兵船萬艘再寇乃遣權慄告急于中朝○七月統制元均悉變舜臣約束且事醉酗刑罰無度士卒憤惋至是擊倭于絕影島軍潰均被執而死平行長遣要時羅紹應瑞曰倭船某日當至可以邀擊應瑞又言於元帥權慄慄促均進兵均率戰艦至島風起浪作日又昏黑我船四散分飄倭自島中突出掩之大敗兵判李恒福請復以舜臣爲統制王從之舜臣至珍島將士歡喜與倭戰碧波亭下大破之斬倭將馬多時舜臣下令今夜賊必來各船整軍戒嚴是夜哨船忽報賊來乃令勿動寂然以待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賊船多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炮督戰賊敗走明賊船五百蔽海而上其將馬多時善水戰遂破斬之翌○楊元率大兵至南原行長義智等肉薄登城亂放飛丸城中大亂楊元與麾下數人潰圍走天兵我師盡被斫殺京城震駭王與公卿議出避之策令中宮及世子先行遂安○南原既陷賊乘勝長驅楊鎬聞之自平壤馳入京城招提督刑玠等密選精騎伏於稷山待賊至縱擊之賊死者甚衆明日賊以兩翼進天兵應炮突起椎小交下賊皆爪裂大潰而走及捷報至京中稍安

○十月楊鎬麻貴進攻蔚山賊大破之賊走入城天兵薄之會天寒陰雨士皆墮指賊援且大至遂撤圍還京（天兵死者三千四百餘人糧械蕩然）○戊戌（明萬曆廿六年）三十一年春正月帝遣陸軍都督董一元劉綎水軍都督陳璘分道東征又送山東小米百萬斛以賑民○陳璘性悍驁與人多忤李舜臣聞其至盛備酒饌以待之軍士醉飽璘大喜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益喜遂約束天兵與我軍無異奪民一縷者皆棍治無敢犯者璘上書於王曰舜臣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六月兵部主事丁應泰奏劾楊鎬蔚山之役天兵死者甚衆匿不以聞又搆邢玠且誣我國交我事帝遣使責之楊鎬削職回去時本國方倚鎬爲重乃遣李元翼卞誣且遣李恒福李廷龜卞誣本國帝覽奏大怒削應泰職爲民○九月總督邢玠令麻貴董一元劉綎陳璘四提督分路擊倭獨陳璘與李舜臣大破倭軍是役舜臣中丸而卒（麻貴領兵二萬四千擊淸正于島山島山堅守難拔乃退師時倭求和諸將皆喜公獨不肯曰朝鮮欲講和則一言足矣何用吾輩將十萬兵來耶○董一元攻石曼子于泗川敗績僅以身免欲與賊連和報于軍門邢玠玠大怒曰勿復言和○劉綎攻行長于順天倭橋（即曳橋也）領兵一萬三千進圍賊皆密通陳璘水陸夾攻時水退璘未及至綎兵大敗綎僅以身免璘至大怒手裂綎帥字旗綎扣幘大痛以謝之綎回營密與行長約和勸行長悉衆而退自其城大書西路大撻四字且以行長所殺我軍首級獻撻于邢軍門人皆笑之○陳璘領

水軍一萬三千擊行長于猫島邀賊船十餘艘盡殲之行長以銀百兩進於璘曰兵貴不及請開國之路璘許之賊將發舜臣邀殲數艦行長又因
璘遣銀兩銃釼於舜臣舜臣却之曰此賊於天朝有難赦之罪老爺反欲受賂耶自領兵擊之焚賊船五十艘璘又燒數百艘舜臣中丸璘望見士
卒爭首級曰統制死矣大哭○十二月秀吉死賊皆撤去○己亥明萬曆二十七年三十二年
四月邢玠率諸將官西還惟敬宗誠力主和議論以辱國棄市丁應泰以誣奏爲民楊元以下救我國之罪梟首石星初
排衆議出兵來援未聽惟敬之言又主和議庾死獄中○天兵前後發徵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餘人糧十餘萬石銀四萬餘兩○六月
鄭仁弘劾柳成龍主和之罪削其職李恒福自劾曰守國禦寇不過曰戰
守和而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下此而論則惟有聽其求和以救燃眉之厄
臣之所論大概如是今以斥和之義言之則臣亦當削不可倖免於是復
成龍職牒朴淳李珥之卒西人見困於東人之貶辱及壬辰之亂西人之受困者皆能杖節死義然而東人之勢遂熾自相攻擊李山海鄭
仁弘洪汝諄等右李潑而爲北人柳成龍主禹性傳而爲南人而東人之號遂絕其後北人又自分黨李爾瞻鄭仁弘金大來奇自獻許葑洪汝諄
等爲大北柳永慶南以恭金蓋國柳希奮朴承宗閔馨男等爲小北而與山海等爭權矣大北又分爲鄭昌衍李溟等以救鄭蘊爲中北又有淸北
濁北肉北骨北之名仁弘輩昏朝主廢母而誅竄無餘自中北以下或附小北或投西人自宣祖乙亥至光海壬辰爲東人時節自仁祖癸亥至顯
宗癸丑爲西人時節而東人則柳永慶附於永品李爾瞻內扶光海一立一落而其禍極於上矣西人則李厚源力主湖西金堉心護漢西而其禍
之極在於下矣○禹性傳詭亂穢行而洪渾輩推重之士類擯之李潑問於李珥曰性傳何以處之珥曰君子秉政則渠何敢聘其私智乎若朝無
君子秉政則雖欲排擯不可得也此等之人不必攻擊也潑等以爲然鄭仁弘安敏學譏珥調停欲使薰猶同器遂劾性傳其黨咸懷怨○庚

子（明萬曆二十八年）三十三年六月王妃朴氏薨謚懿仁葬裕陵（後改穆陵）○壬寅（萬曆三十年）三十五年正月大諫鄭光績等劄論鄭澈搆殺崔永慶原其情則成渾實主之乃命追奪渾官爵○以柳永慶拜右相永慶久當權軸與奪在手賄賂公行時人有作詩譏之者（詩云都監坐得全船米萬戶來爭肅拜名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蓋（南水使所送米船爲訓鍊都監所奪又有萬戶爭貨莫定肅拜）○乙巳（明萬曆三十三年）三十八年僧摠攝惟政（號四明堂）還自日本刷還我國男女三千餘口（去甲辰春倭使橘智政又來乞通信故命惟政往探倭情至是還國）○丙午（明萬曆三十四年）三十九年春王子璣生（王妃金氏誕生後封永昌大君）領相柳永慶窺伺上意（上有易樹之意）援世宗朝臨瀛廣平故事率百官陳賀設徵廣科以固寵鄭仁弘䟽論永慶以謀危東宮王怒竄仁弘而永慶等自此專權六七年矣○夏四月琉球國出王世子尙寧移咨曰關酋肆逆神人共憤天亡驕虜海宇騰歡天朝神武大振貴國威靈更張則豈復有關酋之匪茹云云○倭遣妃陵賊二人命大臣鞫之倭供曰觀我容貌年僅二十壬辰則兒童矣安能掘陵乎遂斬之與倭和（尹永勳勸王勿殺柳永慶勸王殺之）○丁未（明萬曆三十五年）四十年使吳祐吉等于日本（是時源家康廢秀吉之子自立爲關白傳位於其子秀忠柳永慶以爲家康廢平氏則於我國非讐乃許和）既到日本秀忠答書傲慢祐吉等恐懼不敢辨賫其書而

歸〇王子臨海君珒橫恣特甚王下教歷舉珒狂悖之行而宮奴之依憑作挐者令法府治之〇冬十月王不豫命招三公教以傳位世子之意右相韓應寅啓曰聖候調攝仲望平復而據下是命不勝悶迫之至中宮再下諺教顧大臣承順上命領相柳永慶啓曰再承內教辭意益懇執不感懼但今日之教出於羣情之外不敢奉命大諫請罪御醫欲以搆陷永慶永慶時爲藥院提調王曰臺諫欲使我不得用藥耶命罷宋錫慶柳慶宗職〇戊申明萬曆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二月王疾革急招李元翼等李恒福李德馨尹承勳柳永慶及奇自獻沈喜壽許項韓應寅都令柳夢寅注書金時讓入聽遺教王臥加龍袍玉帶而薨已久矣諸臣皆出賓聽承傳以大妃命來傳二封書一賜世子外面書遺世子內面書視同氣如予在時或有讒者愼勿聽之也一賜諸臣外面書柳永慶韓應寅申欽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內面書不穀本位自罪臣民令得大疾脩短有數夫復何恨但大君幼冲不及見長成以此耿耿我死後或有邪說願諸君扶護曰此去冬危急時所奉書也大臣等即封入〇世子即位安置柳永慶等圍籬安置永慶于永興安置金大來于大靜安置李弘老于江界卽皆賜死〇天朝咨曰立國以長乃萬古綱常素稱禮義之邦豈可擅行廢立自階亂亡遣嚴一魁驗覈珒病否將與主及臨海相對卞詰鄭仁弘請臨海頭示差官而李恒福李元翼爭之僅抑臨海之議矣殺臨海自喬桐謫所乘船來見一魁佯爲病狂之狀即日狎

送配所聞者傷之先是李山海李爾瞻等尹承勳尹尹孝全閔馨男崔有源李慶全任衮鄭仁弘李稷宋錫慶受柳希奮光海妃兄指嗾竄臨海于喬桐

光海君宣祖第二子諱琿在位十五年　壽六十七

庚戌明萬曆三十八年二年春追尊私親金氏爲王后鄭仁弘奏請誥命于天朝○七月館儒跡請趙光祖鄭汝昌金宏弼李彥迪李滉從祀文廟允之仁弘跡詆彥迪及滉蓋欲拔去兩人代其師曺植也館儒跡辨之石潭日記曰今諸生汎稱五賢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憲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頗有可疑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夫誰曰不可哉○李晬光曰東方舊無書院嘉靖年間周世鵬始刱紹修書院自後爭相慕效無邑無之尊賢好善之意則非不美矣至于今日弊亦甚矣○辛亥明萬曆三十九年三年十二月主移奉大妃于慶運宮自御昌德宮正言鄭蘊與三司爭之主怒出蘊鏡城判官○壬子明萬曆四十年四年春申慄誣上變竄晉陵君泰慶殺金直哉等鳳山郡守申慄捕盜金世濟以竹釘錘盜十指使之告變世濟乃誣招金直哉尹安性鄭經世丁好恕崔有海等及黃赫推戴其外孫晉陵君云尹鄭丁崔得放逐殺七人權韠時主之妃柳氏兄希奮特寵驕恣進士任叔英對策論時政言甚切直主大怒命削科權韠作宮柳詞曰宮柳靑靑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廷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布衣指叔英也諸柳八訴于主主大怒至是誣獄起得此詩於黃赫文書中遂酷刑而覺乃至於死○癸丑明萬曆四十一年五年山海爾瞻誘盜囚鄭浹等誣上變告安置永昌大君殺延興

府院君金悌男鄭浹與朴思菴淳之妾子應犀徐益之妾子羊甲沈銓之妾子友英李濟臣之妾子耕俊及朴致仁致義等作窟驪江結黨爲盜應犀爲人所跟捕告于捕廳繫治之李昌俊受爾瞻旨誘挾以金悌男推戴永昌謀反又誣一時士類且曰其檄有曰眞龍未起假狐先鳴云云爾瞻又使李偉卿鄭造尹訒丁好寬等啓請速斬賊云○且曰母后內作巫蠱外通逆謀母道已絕矣移大妃于西宮置禁兵守之（仁弘箚請先除遺敎七臣以折永昌羽翼皆拿鞫放逐諸人皆以與金悌男情誼不親之由納招而獨朴東亮招曰大妃謂先王病祟在懿仁遂與妖巫連往裕陵大作呪咀之事造懿仁假像書懿仁后諱於而上聞極切齒欲世不共之讐而事涉不敢言之地故痛心忍默豈忍與悌男一毫相好之理具所謂遺敎果分明則豈可謄書小紙晒然傳示乎當危疑之間適未知眞假云云金尙寯乃之招曰子光煜肅拜於西宮之故吾貴之曰何肅拜於逆賊云云遂爲諸凶藉口之資）爾瞻等請殺璣領相李德馨欲上跣極諫而恐禍延老父常以朝衣拭淚父知之曰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當與國同之何乃含默辜負忠愛之心乎德馨乃上跣論之爾瞻等以黨逆劾奪德馨官爵遂退歸龍津飲泣却食卒（甲寅明萬曆四十二年六年爾瞻嗾鄭沆鎖永昌大君于密室燒其炕鬱冒而死司直鄭蘊跣論之主怒鞫安置大靜跣略曰殿下不幸値人倫之變未免假手於蟲悍武夫其爲聖德之累大矣臣愚以爲殿下不斬鄭沆無面目入於先王廟庭也又曰大妃雖或不慈殿下安得不孝況璣己死矣復何疑間之有哉願自今恭爲子職以掩前愆而明新化主大怒焚其跣親鞫之李元翼鄭昌衍力救之○以李德馨鄭蘊李元翼爲三奸盖梧里力救桐溪故也○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八年爾瞻許筠等搆殺海州牧崔沂南以恭變黃愼譎海西爾瞻欲起大獄誘海州人姓朴者上變崔沂

(知之焚其書杖殺之爾瞻怒脅海伯尹調元上聞鞫訴筠貽沂婿柳燦曰若言黃南在其書則免矣沂曰殺無罪以及母后耶不聽竟坐逆魁杖死海州士人多死云〔〕)爾瞻與申景禧有隙嗾人誣跡申景禧推戴綾昌君佺命圍籬佺于喬桐殺之景禧杖死(李申皆以奸黨又相爭權)○戊午(明萬曆四十六年)十年先是癸丑李偉卿等(鄭造尹訒)負發廢母之論而檢閱嚴惺等(尹烇韓鏤羅茂春金相潤及趙慶基李安眞權淰鄭復亨沉之漢具枋盧元範李元忠等請斬偉卿等)停舉偉卿反被削黜至乙卯春調大妃宮門使兵防守李元翼極諫(劄略曰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間名位至大倫紀至重聖明之世豈有此事臣以先朝老臣忠不及於鄭蘊死未先於李德馨負國之罪正合萬死矣)亦被竄洪州趙瀷抗跡亦被荐棘(瀷曰大妃殿下之母也而寂寞別宮與鬼爲隣)及丁巳春許筠(曄之子也)使其徒金彥光投矢書於大妃宮中聲罪罔有紀極(謂議至非先王之子)遂與爾瞻合謀嘯聚鄉曲無賴丐兒具儒巾服司陳不道之跡至是賊臣輩知韓孝純之可以奴使故假議政之名孝純遂並百官庭請大妃十罪廢黜西宮告廟頒赦竄李恒福奇自獻鄭弘翼等于極邊時有四凶(金悌男柳永慶韓應寅許項)七賊(遺命七臣)八奸(鄭昌衍柳根李廷龜金尙容李時彥尹昉吳允謙宋英耉以不叅庭請之故也矣)十邪(李時發李景稷洪友敬尹衡俊朴瀰柳頔申翊聖金孝誠朴東善金藎)之目其不叅庭請者不可枚數○初廢母收議時李恒福曰春秋子無讐母之義鄭弘翼曰子不可以絕母奇自獻曰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吳定邦曰臣

武夫只讀史略初卷蒸蒸乂不格姦之文（時李慎儀權士恭金孝誠鄭澤當之議正太直切而其餘則雖曰立異不敢抗而金瑬張晚吳翽閔聖徵金應河李曙李明漢金玄成尹履之皆不明言李廷龜以被臺劾故不敢獻議也）○仁弘孝純爾瞻等會賓廳議定廢大妃節目以延興夫人爲婢於濟州其兄弟子侄一皆誅戮（初李恒福與李廷龜約曰先死者當撰行狀及謫北青見京報知廷龜叅於定節目之會嘆曰知舊亦難保如是仍顧星男曰吾行狀當請於申欽云廷龜之兩子皆棄於時論昭漢登光海母封陵科多圭北議云金蓋國閔馨男自謂名流而叅庭請柳根在鄉末叅庭請時議目之以八奸恐其禍及促駕叅定節目會人皆笑之金尙容之賢亦不能抗義可勝惜哉）○八月許筠作亂伏誅（詐作告急邊書粘於崇禮門以恐動人因欲乘時作亂）○天朝征建州虜奴兒哈赤徵兵遣姜弘立帥二萬赴之○己未（明萬曆四十七年）十一年二月天將楊鎬遣姜弘立伐深河見大賊搏戰副將金應河力戰而死弘立投降于虜○辛酉（明光宗泰昌元年）○壬戌（明天啓元年）十四年天將毛文龍移咨請兵不許柳妃上諺書諫且以書付兄希奮極言朝論之失事雖未行朝野賢之（疏略曰虜與我國爲好非愛也我與天朝協力致討則渠所對敵之力分矣故也今毛游擊請兵而不許上意不得罪於天朝亦不欲激怒於彼賊然天下事須專於一決無兩利之理窃見春秋陰國被兵莫不相救況父母之國乎追思壬辰天兵救我感淚自出矣且水路雖險聖節冬至使行何可廢乎）

仁祖憲文王（定遠君琈追尊元宗第一子宣祖孫諱倧字和伯）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五

癸亥（明天啓二年）元年春三月綾陽君（倧）率李貴李适金瑬等（武臣李曙申景穡且仁垢及具）

宏文臣崔鳴吉張維沈器遠舉義旅夜斬彰義門直八敦化門積柴放火延及宮舍主方酣飲後宮聞變踰苑而走綾陽君坐仁政殿召集百官備儀加西宮奉大妃大妃設先王虛位趣嗣君入庭大哭大妃止之敎曰逆琿不可一刻容息速爲處置然後當還御矣即安置廢主光海君于江華廢世子侄于喬桐遂命內侍奉大寶傳于綾陽君君即位于別堂率百官陳賀于大妃初爾瞻纘男等相議曰西宮在則吾輩必有後患使白大珩率賊入慶運宮謀害慈殿大妃心驚避出苑中而賊入宮搜宮人誤認以大妃而殺之時朴承宗以兵守宮聞變而入叱賊逐之冊夫人韓氏爲王妃○追復永昌大君議臨海君珒綾昌君佺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等官爵遣承旨迎延興府夫人盧氏于濟州飭沿路護行○以李元翼爲領相申欽爲吏判李廷龜爲禮判徐渻爲刑判吳允謙爲大憲鄭經世爲副提學金長生爲掌令張維李植爲吏郎鄭蘊爲獻納金德誠爲司諫鄭弘翼爲大司成○結陣鍾街誅李爾瞻鄭仁弘韓纘男鄭造尹訒白大珩李偉卿朴鼎吉朴弘道李元燁弘燁金純池應鯤偷性智巫福同尹維謙金女等○四月誅柳希奮希發等○命張顯光金集朴知誠使之駕轎上來致祭于權韠趙守倫崔沂黃𡡉四人超拜趙濈六品職○以李适爲平安兵使○遣使者斬平安監司朴曄刑殺慘酷人不聊生聚妓爲風馬之戲○七月賜桱死桱自牆內掘土鑽穴七十餘尺由穴逃出爲守

卒所覺捉囚（甲子明天啓三年二年平安兵使李适與龜城府使韓明璉舉兵叛

癸亥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李貴奏榻前曰昨日之功李适居多當爲兵判适避席曰臣有何功力止故不果矣滿座皆失色只臨事不避耳昨日金瑬以大將期會不至李貴以臣代之臣以瑬後至欲斬之李貴至是策動以适新豫抑之爲二等封鐵城君适怒謀反以李元翼爲都體察使張晚爲都元帥討之張晚問於安州防禦使鄭忠信曰賊計將安出對曰賊乘新起之鋭直渡漢江進逼乘輿則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跨據兩兩結毛將爲聲勢則朝廷亦難制此中策也從間道疾馳京都坐守空城則無能爲也适鋭而無謀必出此下策矣於是以忠信爲前部大將出師日人有言以日犯孤虛爲忌忠信曰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而行者乎二月官軍至黃州敗績賊兵乘勝至猪灘衝擊我守禦軍大破殺傷無算而徑到臨津李貴望風而潰疾馳還京力贊南狩之策王倉猝奉廟社主及大妃出崇禮門渡漢江日已昏矣駐沙坪院爲幸公州之計）賊陷京城推戴興安君瑅宣祖王子屯景福宮舊基鄭忠信言於張晚曰既不能破賊使君友播越吾屬罪合萬死而一戰烏可已乎且據北山者勝若據鞍峴俯壓都城則賊必仰攻而我乘高得地利矣晚從之時西北風急賊在風下塵沙撲面明璉中箭而却南以恭大呼曰适兵敗矣賊陣大潰自相蹂躙死者山積适麾下奇益

獻斬适明璉等來降于行朝賊黨悉平沈器遠申景禛捕琠斬之拏奇自獻殺之人告自獻與适同謀故殺之○王自公州還御慶德宮錄振武功臣張晚等追復左相鄭澈官爵○九月仁城君珙出賊黨招竄之頃召還○丙寅明天啓五年四年正月連珠府夫人具氏卒主欲行三年喪禮官論以不杖朞王從之○九月奴兒赤死子弘他時立○丁卯明天啓六年五年正月韓潤明璉之子姜弘立引建虜入寇義州府使李莞舜臣從子死之乘勝陷安州南以興死之以興牧使金浚等守城力戰城將陷遂自燒死是時宣傳官在傍以興等刺血書啓曰孤臣受圍道臣尹暄擁兵一日之程而不救臣等死而已以授之報使賊報至王避兵江都以張晚爲都元帥李元翼爲都體察以禦之○二月賊到黃州遣胡差劉海脅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毛文龍來三曰借兵一萬助伐南鮮以姜絪弘立之叔爲回答使送慰賊陣和事乃成時尹煌始建斥和之議熄而及胡兵將迫外雖大言內幸成和之意矣崔鳴吉力主和議金尙容亦如尹煌之意○命梟示尹暄于江都安置丁好恕于鏡城○三月賊兵撤還安州○戊辰明崇禎元年六年正月柳孝立希奮從子謀推戴仁城君珙孝立伏誅珙賜死己巳明崇禎二年七年六月椵島毛文龍恣虐日甚經畧袁崇煥斬之以陳繼盛代之○老西少西分黨老西金瑬金尙容南以恭少西朴炡羅萬甲鄭弘溟姜頎期俞伯曾○庚午明崇禎三年八年鄭蘊上䟽曰臣聞一夫扣心猶飛五月

之霜匹婦含寃尙致三年之旱況先王之愛子乎珙之無辜臣已畧陳之設使珙逆罪畢露猶當待以不死則罪罪親親之義兩全矣而珙今已矣今其老妻稚兒尙在絕島其哀號困頓之狀可想於不言之中伏願特宥珙罪復其封爵其妻子速令出陸其女可嫁者擇士族以嫁之兵判李貴請斬蘊王不許○劉興治(劉海之弟)襲殺天將陳繼盛本朝遣李曙鄭忠信將兵討之興治兵敗遁入登洋島○壬申(明崇禎五年)十年五月追尊定遠大院君爲王廟號元宗諡章孝連珠府夫人爲王妃諡仁獻改興慶園爲章陵○六月大王大妃金氏薨諡仁穆十月葬惠陵○以金自點爲都元帥竄金時讓鄭忠信(胡求歲幣金鄭勸王厚幣以綏禍王曰汝畏其喪元耶遂竄之)○甲戌(明崇禎七年)十二年十一月姜鶴年上䟽曰殿下反正之舉可謂曠世之處變有伯夷則必有易暴之譏有嚴延年則必有憚霍光之舉殿下自正位以來大德或累廢東宮之自處既未能全恩王子珙之死國言亦未已此皆處變不幸之甚也以近日事言之追崇失禮朝廷失望今人心渙散聚歛苛刻紀綱蕩盡劇寇壓境而王心未格此臣之憂也崔鳴吉以誤薦鶴年自劾○乙亥(明崇禎八年)十三年十二月王妃韓氏薨諡仁烈葬長陵○丙子(明崇禎九年)十四年二

月金汗弘他時改國號曰淸僭稱皇帝改元崇德三月胡差(龍骨大馬保大)稱以
仁烈王后吊祭來到義州以胡十王子書致于王陳僭號請與尊汗爲帝
盖探本國之情將欲加兵也館儒請焚虜書斬虜使以明大義副提學鄭
蘊曰殿下親御六轡進駐松京督責將士振作義氣可也掌令洪翼漢上
䟽曰今此胡書奚爲而至哉曩者賊臣引寇猝至乘輿播越至於乞和苟
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不
欽我禮義乎計不出此故彼欲左衽我臣妾我耳請執虜使責以僭號而
戮之函其首奏聞天朝焉領相尹昉請以斥和之意通諭于八路○時災
怪疊現宮安山之移石嶺南關西之鼂戰大邱之鶴陣靑坡之蛙戰竹嶺
之蟾行禮安之流斷京兆之池赤都城之大水猝至白虹貫日星文之變
咸萃於一時而金瑬洪瑞鳳李弘冑等和事無所成戰守亦無講矣(時金瑬初主斥和後附和)崔鳴吉請送和使於賊中校理吳達濟上䟽曰鳴吉以執拗逢君
之一憸臣而敢與公論相爭請正其罪校理尹集上䟽曰近有一種邪佞
怪惹之言上蔽天聰使天地晦塞義理斁絶矣天朝我父母也奴賊卽父
母之仇也爲人臣者豈可與父母之讐約爲兄弟置父母於相忘之域哉

嗚吉上劄許多張皇外挾强虜之勢以內刼其主且自訟其忠巧且慘矣
○十二月初九日胡兵十三萬氷渡鴨綠稱以講和不顧城鎭急如風雨而邊臣狀啓賊皆奪之故朝廷漠然不知都元帥金自點自謂胡必不來或有賊報則發怒及賊兵大至自點棄軍以單騎上山而走浿伯洪命耉敗沒狀聞王大懼將幸江都命李敏求金尙容陪廟社主及嬪宮元孫兩大君先行以金慶徵爲都檢察使守江都以沈器遠爲留都大將車駕出南門賊兵已到弘濟院王回駕至松坡乘氷暮達南漢山城羽音賊兵圍山城數重鳴吉奏曰馬胡請送王子約和云矣金瑬金藎國洪瑞鳳李聖求張紳請送東宮且請稱臣義昌君珖痛哭曰元良亦人君也豈可與賊乎金尙憲曰吾當斬議和者申翊聖亦如尙憲言王遂決戰守之計時元斗杓出城殺巡胡六人具宏出城斬賊二十李起築斬賊二十級申景禛斬三十級而尹之元以鐵殺三騎以蠟書下諭于諸道曰南漢被圍急急赴援以救君父之急○二十五日大霧雨將士沾濕寒凍王與世子露立中庭祝天撤御茵及山羊皮又收百官馬具障泥賜將士
○錦伯鄭世規擊賊於廣州黔丹山敗沒沈器遠不勤王羅萬甲言於上曰殿下之臣有鄭世規一人江伯趙廷虎其次也此外皆坐視君父之危無意勤王云○營將權平吉府使尹棨皆力戰而死如金塗者不給藥丸使軍士徒以銃柄相搏竟至陷

沒甚慘矣留都大將沈器連自謂殺賊甚多後查驗其名實不符且與南銃共輸戶曹物於三角山爲賊所奪避人楊根終不勤王○丁丑明崇禎十年十五年正月二日遣金藎國李景稷洪瑞鳳如虜營修歲禮先行四拜受胡書而還慶尙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擊賊於雙嶺兵敗死嶺伯沈演到驪州聞之急走還營○全羅兵使金浚龍破賊於光敎山以矢盡退軍完伯李時昉聞光敎兵退遂走入公州○北伯閔聖徽無勤王意兵使徐祐申欲入援南漢聖徽不從趁沈器遠陣知器遠無進兵意佯爲請戰沈不許即還本道○江伯趙廷虎進屯黔丹山糧匱而敗○湏伯洪命耉進兵勤王兵使柳琳不肯命耉欲用軍律琳不得已從之至金化賊大至琳避之命耉曰寧可進死不可退生力戰而死琳及李一元坐視不救洪以勤王急爲柳以直走瀋陽爲計以兵法言之則柳計得之然嫉主張之不聽己而快其敗死其心可知○副帥申景瑗敗死於鐵甕城○兪伯曾上䟽曰今之大臣尹昉則伴食朝堂從他笑罵昨年龍胡之來處事無形以啓兵釁金瑬權兼將相賄賂輻奏自上去邠上書醜虜乞和不得此兩臣皆可誅也一日別將李彥霖夜出城斫二人頭金瑬出坐受醜命懸於軍門俄有原州將官奪其頭抱懷而哭曰兄乎兄乎何至再死蓋北門之役死於賊者也○遣崔鳴吉洪瑞鳳李弘胄等賫降書往虜營將行金尙憲裂其書痛哭又叱鳴吉曰何忍爲此事耶鳴吉曰公裂之吾當拾之云吏叅鄭蘊上䟽曰今稱臣稱陛下

則君臣之分定矣惟命是從彼若命之北去命之易服行酒殿下將何以處之稱臣則城圍可解君父可全猶爲婦寺之忠曷若守正而死於社稷乎嗚吉欲二其日欲二其主可誅也胡兵陷江都嬪宮及兩大君皆被執

初金慶徵之守江都也其父瑬使李弘胄爲主將運通津金浦國穀以賑救爲名慶徵親舊一家外無一人得食者也且謂長江天塹賊不能渡日夕與李敏求酣飲尹宣舉權順長金益謙遺書曰薪膽即事盃酒非時二人大怒及賊渡甲串二人始有懼色任善伯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固當死拒不可退陣水使姜晋浙擊賊先渡者身被矢創陷賊數船賊船蔽海而渡不能抵敵黃善身等戰死留守張紳擁兵不救遂與慶徵敏求走逃賊遂入府如無人之境嬪宮以下盡被執金尙容上南門與權順長金益謙同坐火藥櫃打火自燒死尙容妾孫二兒守傍不去而死李尙吉沈現李時稷宋時榮尹烇鄭百亨沈命亨金秀南姜渭聘李惇五李嘉相姜興業具一元金得男皆死之惟尹宣舉與順長益謙約死而至是珮珍原君家奴牌改名宣卜而走權金之將死也宣舉謂以永訣其妻而還家又謂妻以與友同死之意其妻信之而從死宣舉終爲偷生不忠不信不可以士類稱之而其子拯以爲初無可死之義又云權金傷勇○沈現妻宋氏相訣曰是吾志也殺身成仁俯仰無怍遂同死○閔梓與妻馮氏皆自殺一門之內十二人皆死○權順長妻李氏聞夫死先縊其三女而

後自縊○洪瑩李睟寅之妻李氏自經於夫尸之傍○其時婦人之死節不可彈記而金瑩李聖求金慶徽呂爾徽韓與一尹宣舉之妻亦皆死節爲其夫者能無愧乎○婦女之被虜者非一而李敏求之妻及其兩子婦之事人皆唾罵敏求以爲其妻死節作銘矣後贖還其尹昉開門納賊而以空石裹廟社主載之服馬使婢乘之而出昉之子新之以都尉在防禦所棄其父而逃李尚吉之坰不從父死而獨走其罪不容誅戮矣金尚憲自縊羅萬甲救解之得不死尚憲之裂降書也李聖求曰台監從前斥和可往虜中答曰然則死得所矣鄭蘊即以佩刀刺腹幸而不死羅萬甲又馳往見救之蘊笑曰伏釰乃犯五臟今臥而不得入五臟今始知古人伏劒之義也○金瑬請以斥和○十一人送虜陣金尚憲鄭蘊尹煌父子吳達濟尹集金壽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也初胡求斥和人洪翼漢曰請以臣應胡求乃先狎到義州朴狎曰止送數人可以塞責何必盡送乃使崔鳴吉領吳達濟尹集至胡營崔鳴吉中途謂兩學士曰彼若問則答曰斥和事老成諸人主之俺等年少沒覺亦附其議云則必不死矣兩學士不答鳴吉去兩學士相謂曰鳴吉必欲盡殺異己小人心腸每每如此遂至潘陽不屈與洪翼漢同日被害人謂之三學士○三十日王與世子衣藍戎衣出西門淸主陣於三甲渡設九層壇盛陳兵威王行三拜九叩頭之禮申翊聖牽御衣涕泣及胡賜食我君臣飢餒莫不取食獨翊聖不食下淚是夕還宮惟嬪宮東宮及鳳林與夫人仍留陣中將以北行故也○二月初一日罷兵蒙兵在城者恣行擄掠而去時閭閻蕩殘路屍相續犬飽人肉往來狂吠而蒙兵各運搬所掠物而出被擄人撫膺大哭胡以鞭搖之而去初二日淸主乃歸王出餞於東郊時鄭命壽本以殷山官奴

被虜入瀋丁丑以後常以譯使往來本朝恣暴橫行至闕下李聖求納諂于命壽命壽曰台言之出於口不如我肛門出聖求不以爲耻○論江都諸將失律梟姜晉晰人皆冤之忠憤慷慨出力死戰者無如晉晰而張紳慶徵輩不救致敗其後張紳只使自盡於家而晉晰反以不能善戰使賊渡江之罪被誅矣且李敏求罪同慶徵而慶徵則賜死敏求只止安置其餘被劾而止可謂國有公論者乎哉○立淸人勝戰碑於三田渡頌其威德李景奭以文衡製進吳梃書吳爾徵篆○三月以柳琳爲將與馬保大合攻椵島天將沈世魁兵敗不屈而死時天兵千餘決死而戰盡爲陷沒大呼曰天朝於朝鮮有何讐乎蓋我兵之殺掠其於胡人也○七月連雨自京至三南有鬼恠名爲蟖蟖鬼夜中有形聲閃恠難狀盖戰亡寃鬼云○戊寅明崇禎十一年十六年八月錦伯金堉馳啓請行大同法田稅每結綿布一匹米一斗而無他雜稅未果行○南草自南夷至我國名曰痰破塊張維最先嗜云○己卯明崇禎十二年十七年四月以林慶業爲將李浣爲副助賊攻天朝金尙憲爭之爲賊傀儡伐我父母寧可死亡不可從逆不聽往赴之慶業潛通天將謀密討賊至北汛口與天兵交戰去簇而射兩軍一無死傷我軍二人忽投海爲天兵所得翌日奉天朝所賜一封書言壬辰東征之恩及今危迫之勢且有縛一奴賊以來分天下封萬戶侯等語慶業慨然有捲甲歸正之意爲賊所覺被拘於胡中浣出送遠謫時砲手李士龍星州土兵爲慶業部下卒伍放砲不丸賊知之擬刄於頸士龍不動賊釋之士龍復如是賊殺

之罵不絕口天將祖大壽諜而知之旗上大書朝鮮義士李士龍○庚辰崇禎十三年十八年初鄭雷卿以春坊陪世子在瀋中至是我國以生梨紅柹送於清主鄭命壽改其文書自取其半文出來本國載去銀貨雷卿欲因此除去之會有以泄命壽者朴簪泄之龍馬諸胡大怒使本朝賜死欲幷除龍馬故也朴簪與龍馬親切雷卿鄙之鳴吉勸王賜鄭死○辛巳崇禎十四年十九年正月金尙憲等押到前冬龍骨大等來到義州索斥和人承旨申得淵懼書示金尙憲曹漢英蔡裕恒瀋陽賊問斥和事尙憲曰君臣以義有懷必陳但不用是恨也爾國以吾言有不成者乎辭氣凜然得淵漢英呼訴求免賊胡嘖嘖相謂曰金也果是望哥望哥清語極難之稱押四人還送北館牢鎖益酷○秋七月廢主光海君卒于濟州賜光海女子以田宅臧獲俾主其祀○壬午崇禎十五年二十年初義州品官崔孝百丙子後欲雪國耻僞得罪於主將林慶業浮海逃入天朝府尹黃一皓愼之子也義而資送之孝一至登州依於吳三桂鄭命壽告於龍胡龍胡大怒送胡差拿一皓來右相姜碩期欲律而安置絕島而不得主上密以千金綏其禍而又不得盖領相李聖求阿於鄭命壽而必殺一皓故也斬之車禮亮安克誠等皆被害世稱灣上七義士崔孝一知事不成亡命於毅宗陵下不食嘔血而死○車禮亮爲胡所執以竹釘刺十指終罵賊而死○車忠亮禮亮之從弟也車孟允禮亮之族侄也同與被害於義州○車元轍忠亮之子也年十七被執我朝刑官憐之欲

活其命問曰汝姓元名輟耶答曰男兒死則死矣豈變姓名而生乎我姓車名元輟仍被害○張厚健孝一之物也斬於南別宮下○安克誠與四
車同死於義州崔旅孝一之從叔也與一皓同死於南別宮下王密與申景禎崔鳴吉議悉陳我國爲中
朝事情及亂後事勢纂書移咨都督陳洪範轉聞皇朝而難其人平安兵
使林慶業薦僧獨步于鳴吉僧名獨步本以我人留洪承疇幕下爲詞東事出來者也乃具奏文付獨
步由水路入天朝帝大加褒賞回許曰貴國一改若情天人共鑑胡馬猖獗荐食屬藩而我不能整師前滅云云
宣川府使李烓以潛商事爲淸執拘烓欲賣國偸生乃言崔鳴吉通信南
朝李敬輿不用崇德年號中翊聖李明漢亦爲南朝守節淸人大怒移書
拿去入瀋陽囚於北館敬與明漢贖銀許歸鳴吉與金尙憲同囚隔壁時鳴吉有詩曰我雖不殺
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膽驚○至乙酉春兩人皆陪世子東還鳴吉前後賣國罪合萬誅然潛送獨步轉奏天朝崔
實主之少貫前罪耶淸主謂烓言雖直有負國忘君之罪送本朝誅之○甲申明崇禎十
七年二十二年三月淸胡大擧入寇大明十九日毅宗皇帝殉社于萬歲山
弘他時遂入主中國改元順治○是歲天主學自西而來北道之入我東始此沈器
遠謀反伏誅○金自點以私憾殺前平安兵使林慶業初慶業以裝述獨步事被淸人責送
發至高陽歎曰天生男子將以有爲今乃就死於虜庭乎遂逃髡變服爲僧徃來江湖間得商船浮海至登州都督黃宗藝請留共守時有劇賊據
海島慶業以壯士八十人旨酒一襲誘賊入舟中醉縛而還宗藝大喜後爲虜將所執抗節矢死不屈胡汗高其義檻送本國身猶漢衣冠而頭不

剃矣金自点殺之臨死大言曰天下之事未定矣不可殺我矣時人莫不義而哀之〇申翊聖纂進東史補編九卷〇

冬十一月以宋時烈宋浚吉爲持平〇乙酉明報皇帝弘光元年三十三年三月王

世子與鳳林大君還自燕〇四月王世子卒諡曰昭顯服從三十日除之

制輔德徐祥履請定爲朞年之制李植李景奭等請百官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齊三月之義禮曹啓曰自上服朞十三月而除除服後以木綿團領服色通前三十日而除一依仁烈王后喪磨練矣王曰妻喪服與長子喪服相同與否考禮稟處禮官啓曰實錄所裁三十日之除雖與古禮有異此乃先朝已定之典也王從之非禮也〇六月命公卿以下入侍王曰予病愈往愈重而

國本未定今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以鳳林大君爲世子九月乃冊封

爲世子領相金流曰朝野屬望在於元孫守經之外更無所奏左相洪瑞鳳曰小臣未知所達判中樞李敬輿曰世嫡承統古今常經元孫係望己久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臣恐人心波蕩矣工判李時白吏判李景奭對以守經李德洞許徽李植金壽賢金堉鄭太和呂爾徽等皆曰惟在聖斷矣〇丙戌大明永歷皇帝元年二十四年湖西賊柳濯等謀逆伏誅遂降公州爲

縣革忠清道爲洪清道〇三月昭顯世子嬪姜氏遭趙絅啓廢黜賜死追

奪故右相姜碩朞爵姜嬪之父〇大諫趙絅啓曰臣聞昨日自內下內人于內需司獄俄又聞錯毒之說逆節潛萌於宰膳之聞古今罕有之變也請亟付王獄明正其罪再啓乃允禁府鞫御膳致毒罪人貞烈等五人不服死王命招公卿于賓廳下敎曰姜嬪在瀋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爲遣作內殿之號空然借稱上年秋間乘其憤怒高聲發惡於至近之地俾人問候亦廢累日以此推度其心則埋凶置毒皆非他人令該書考律稟處大憲洪茂績曰姜嬪可廢而決不可殺廢太宗下必欲殺之先殺臣然後乃可爲也金鎏崔鳴吉李景奭李敬輿等引唐處

承乾事乞加善處且賓廳啓曰伏承聖敎臣等固不敢容喙但念古帝王處人倫之變者非一道而父子慈愛之情天固無所不在也金自點曰此一寡婦罪惡昭著只在自上處置王乃賜死告廟○王曰世子擇定人所樂聞而李敬與對以人
心波蕩忘君負國之罪不可遠竄而止絕島圍籬洪茂績不念知遇之恩
敢生護送之計沈器爲姜盡忠幷絕島遠竄○己丑　二十七年
夏五月丙寅王薨諡曰憲文世子卽位冊嬪張氏爲王妃子棩爲世子九
月葬長陵○時金自點援弄國柄濁亂朝廷趍勢諂附者倚爲聲勢大諫
金慶餘執義宋浚吉李尙逸等論劾其罪申冕黃尿嚴鼎耉等見棄清議
幷請永削仕版自點冕相尿冕等遠竄逸史云時金益熙與申冕爭權扶山人特起論冕以黨点幷及黃尿是時朝廷有原洛之目洛卽金自點原卽元斗杓二人各立黨相傾士或有不諳朝迹而混被標榜者大憲趙絅與沈大孚張應一等欲假以網打異己趙復陽片言折其志使不得售其心術云○以鮮于浹爲司業浹平壤人箕子之後也以易學
名○十月釋李敬與洪茂績等從領敦寧金尙憲之劄也○十一月右相
金堉請行大同法先試湖南後均之八方民甚便之官無所闊狹吏無所伸縮民無他賦役
孝宗宣文王仁祖第二子諱淏字靜淵在位十年　壽四十一
庚寅　元年金自點既罪廢怏怏暗嗾親密譯人李馨長訴于清國
日本國退黜舊臣引用山人將謀北伐且送長陵誌文以不書僞號也清

主大疑之以重兵壓境王大驚懼李景奭自請馳往灣上淸使狎到漢陽傳勅二度一則元王私書求婚一則淸主嘖我挾倭恐喝也蓋仁祖末年金自點爲首相鄭太和爲右相趙翼元斗杓李時白爲備局諸宰而因東萊府使盧協慶尙監司李曼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鄭太和使燕時請修繕城池甲兵蓋講和時約條所禁也而至是積疑於我故欲執此生釁也○淸使會公卿於南別宮詰責咆哮轉侵上躬景奭曰皆吾之錯非上所知也又問作表者誰時趙絅以文衡製進而對以潮堂指揮景奭曰吾爲首相事有未盡皆吾之責也曼協等恇㤼失對協初欲諱之乃曰倭似有可疑之端曼曰道臣則以邊將所申轉聞已而淸使怒曰然則汝國與倭皆叛矣淸使叱退絅及曼協獨貴景奭爾罪當斬景奭神思整暇應對從容觀者嘖嘖景奭即胥命于金吾上箚請罪曰臣不能消患於未然又未回互於臨詰自陷大戾願下司敗即令議律無致國事轉輾難處是夜王命以千金與鄭命壽俾致意于淸使選宗室錦林君愷胤女號義順公主資送于九王事遂得解朝廷欲擇送民家女而愷胤希其功利自請送其女爲元王陳桒又嫁下卒愷胤奉使淸國率其女而歸後竄自點于光陽（　）

五月頒水軍之制教曰燕藩灌漑之用莫如水車而我國全昧此制咫尺雖有滾滾之流地勢稍高則末如之何今造水車十枚分送于八道及兩都焉（　）辛卯二年

八月以牛峯江陰兩縣合爲金川郡（　）

十二月金自點與子鈚謀逆將推戴崇善君徵樂善君潚事覺伏誅鈚之子世

（龍尙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而澂瀟皆趙出也誅自點鉞世龍邊士紀等賜趙氏死澂瀟及世龍妻子竄絕島）李馨長處斬中冕杖死○時闕中有巫蠱穢氣廷議欲移御他宮進善宋時烈曰帝王之生實受天地之命爲郊廟稷之主百神扶相萬靈聚精彼么魔邪孼何敢干其間哉伏願殿下益進聖學秉陽道而折神姦勿輕疑撓以害淸明正大之氣王曰戒誨之言實是藥石遂不移御○癸巳（壬辰四月之事誤錄于此）四年夏因旱審理寃獄○七月倭使來請賜祭于萬松院家康廟不許○十月削江伯閔光勳職（六月隕霜於江陵而光勳匿不以聞王怒削之）○甲午 五年王問領相鄭太和曰訓將具仁垕老不堪任誰可代者對曰李浣可代王卽李浣爲訓將召與語之大喜○初閔鼎重上疏訟姜庶人寃王曰姜之邪謀不無可疑復有敢言者當以不道論至是五月因旱求言海伯金弘郁上疏以爲咎在姜嬪之寃死王大怒親鞫弘郁曰廢嬪之事趙賊鍛鍊國言至今藉藉臣之所陳乃閭閻間所聞斷無他意辭氣益厲左相沈之源奏曰趙賊鍛鍊之說可駭可歎右相具仁垕領相金堉請寬典不許遂杖殺弘郁○十一月泮長金益熙上疏曰兵以衛國而我國貧無養兵之力宜倣祖宗朝公卿子弟皆屬五衛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殘疾外不爲舉業者年二

十五以上各收二匹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匹而十萬之兵可以養矣今之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人主之親兵也募諸道驍勇有材畧者送之京師充補禁旅則兵自强矣王從之○乙未

六年王深恨胡虜之滅宗國且恥丙子下城之盟將有大舉北征之志而夙夜孜孜於業士之策命元斗杓管江華李厚源管安興李時昉管南漢洪命夏管紫燕島使各繕修儲峙○丙申

七年閏五月悶旱審理王曰徵濂(見上辛卯金自点註)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濂過時未冠婚一念不能忘予欲放還(教曰會者審理只及疎遠不及至親可乎)諸臣咸動無敢有異未幾命復爵政院以罪關宗社繳還傳旨獨領中樞李敬輿曰徵濂放還藹然有堯舜之心設爲國家遠慮有爵無爵恐無關係王曰然○徐抃誣上變告杖死(麟坪大君淯在吳挺一家燕席承旨柳道三醉與大君言而誤稱臣抃以是上變王怒抃以人忘發自希功遂殺之)○丁酉

八年正月王語筵臣曰前朝鄭夢周還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盖中國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其駭異帽子太高凉臺太濶出入門戶動輒罣碍且我國戎服不如中國武士衣袖僅容其拳之輕捷也道袍之制亦自壬辰後始有之盖衣制因時變易也拜陵時戴笠乘轎終蹕

不使其以翼善冠袞龍袍定爲陵幸時服御〇五月命造璿璣玉衡水激
自運日月行度時晷遲速毫無差違〇九月李時昉奏罷行錢乙未令金堉奉使入燕請先行錢於西路民多便之王命京外通行至是以放錢貿米米不收合遂請罷〇戊戌　九年領相鄭太
和請五家統之法王問吏判宋時烈對曰五家之制三代遺法明道亦嘗
言其可行矣王從之〇宋時烈以尊周大義爲山林領袖王不次陞用以
衣服甚薄特賜貂裘曰遼薊風雪必有馳逐之易辭時烈再拜受之〇王
謂宋浚吉曰近因駙馬揀擇見士夫家童蒙多不知書柰何對曰宣祖朝
權韠趙守倫閔廷瑞爲教官訓誨童蒙當時人才之盛實由於此王曰善
乃命復置童蒙教官〇己亥　十年五月王患髮腫違豫有日而以
旱乾憂灼露立殿庭徹曉躬禱是日果大雨然王疾因此大漸領相鄭太
和吏判宋時烈承命趍入則王已薨矣王妃設屏於御榻西北邊避擗踊群臣還繞御榻哭盡哀入小
歛時諸臣請入視歛不結絞待大歛而結宋時烈曰禮小歛不結絞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請待
大歛結絞遂縱横布陳而不結矣王之尸體浮大云矣玉體肩甲甚潤梓宮不能用遂以附板用之
〇世子即位以趙氏爲大王大妃以張氏爲王大妃冊嬪金氏爲王妃告
廟大赦〇大憲李應蓍大諫李尚眞箚請遵朱子君臣服議製古喪服以

臨製布幅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宋時烈宋浚吉以爲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
不肯行事竟未行李鄭議云先正臣李滉之爲此議也相臣朴淳持難而不之改故儒臣金集之爲此議也相臣金尙憲亦有所
持難蓋國朝由來之禮不可處變也命如大臣議噫李鄭之不喜古也朴淳金尙憲則持難其不能行而今則反以爲不可行者何也慈懿
大妃爲大行王服制收議定爲朞年五禮儀只有母爲子服朞不及長衆傳重之別矣宋時烈宋浚吉以爲儀
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大行王雖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適大王大妃服制不當過朞年矣鄭太和問其說時烈曰體而不正謂庶子
立爲後也正而不體謂適孫承重也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廢疾也傳重非正體謂庶孫承重也太和搖手止之曰自古帝王家事始雖甚微而終
成大禍四種之說不敢援引矣時烈曰無已則有一焉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朞年太和曰善乃獻議曰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爲朞兩
宋亦曰當如大臣議尹鐫乃引儀禮斬衰童賈疏第一子死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
立之亦名長子之文謂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我我錄曰儀禮之書周公作經子夏立傳鄭康
成註之賈公彥疏之一句一字精微愼密蓋父爲長子三年者傳所謂正體於上故也嫡嫡相承之謂正父子相傳之謂體承祖先之謂上也三者
缺一不得爲長子故不服三年故爲正爲體而不爲上承祖先則亦不服三年稱嫡是也雖爲稱嫡而於祖猶爲庶孫也故疏曰第一子死而不曰
長子死則必指第一子死於殤年或有廢疾無後而死其父不爲三年故也又曰取嫡妻所生第二子立之則次嫡之庶與妾子有別也假如前年
嫡子生今年妾子生又明年嫡子生則妾子序雖第二而不與其序也又曰亦名長子而不曰亦名第一子則第一子與長子不同矣上所謂第一
子則或未成人或廢疾無後父不爲三年故取次嫡爲長子而死則父爲服三年豈以第一子死服斬而次嫡死又服斬衰乎又引內宗
皆斬之說爲證宋時烈曰內宗皆斬者不敢以私戚戚君故也今大王大

妃我先王之所臣事也顧反爲臣服君耶鑴文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尤俺曰朱子既以爲子無臣母之義矣〇十月葬孝宗于寧陵尹善道以水原府治爲上格龍議定新陵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宋時烈宋浚吉以水原拆輔闕防且慮五患請卜於健元陵左岡王從之〇十二月左參贊宋時烈陳疏還鄉疏略五月五日內旨以天氣暖熱恐有慮外之虞欲以即日小斂臣對以禮既不然且梓宮寬潤必無所憂六日事畢臣以小斂條有不結以絞蓋孝子猶俟復生欲時見面之文故對以當如禮書矣方出哭班大臣以內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心非由人事者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之合木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定衆議以水原爲上格而臣敢倡異論人言未巳聖候違豫之日以太醫有罪當死決不可使之議藥其後以其所議之藥投收其效論者以爲不急君父之疾而臣負此三大罪得免有司之誅己是僥倖況情職偃息以蔑公議乎王使承旨吳挺緯往諭而宋附奏決歸

顯宗彰孝王孝宗元子諱棩字景直在位十五年壽三十四

庚子　元年四月掌令許穆上疏曰儀禮疏立庶子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今孝廟於大王大妃既爲適于又踐阼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何所據也穆所謂孝廟於大妃既爲嫡子者尤極陂豈有後母不以前母之子爲嫡子而以適己子爲嫡元斗杓曰許穆疏說皆經傳明文母后豈可以爲承統主社之嫡子降服朞乎國統自國統宗統自宗統豈以爵位之尊滅其天倫之序以弟爲兄以衆子爲嫡子乎宋時烈議曰庶子不得三年此固疏說而妾子故三字則是穆自說也自次嫡以下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有庶子妾子

之分稱則孝廟不害爲仁廟之庶子若第一子成人而死其父服斬又第二爲長子死又服斬則不二統不貳斬之義何如耶若帝王家以即位者爲嫡則何必次嫡雖妾媵所出皆可三年也假令光海終於初年則仁穆大妃亦當三年耶（我我錄曰禮有武王聖庶奪嫡之議語則伯邑考爲長子故奪云則可知非文王正嫡）宋浚吉上箚曰許穆引經臣不能無疑儀禮父爲長子通上下言者也設大夫士嫡妻所生有十餘子而次第不幸而死則其父皆服三年恐決不如此矣若妾子爲後則雖於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服三年而亦不爲庶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嫡妻所生第二子以明之庶是衆稱非妾子稱也（許穆又上疏呶呶爭辨之）○叅議尹善道上䟽曰許穆之言非徒議禮之大經實是謀國之至計而宋時烈之意蓋曰第一子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而次長雖同母也已與祖爲體也已踐其位承祖廟也終不得爲嫡統也此言不亦悖理乎自先朝所倚重者無如兩宋而不能輔導先王至有銜橛之虞至如梓宮之不得用乃萬古所無之變至於衣冠之藏亦捨吉而就欠缺以臨御十年之君不得爲嫡爲長豈明大統定民志固宗社之意乎王曰善道心術不正陰險詆讚其遠竄三水副提學俞棨請焚其䟽權諰救之不允○

辛丑　二年判中樞趙絅上疏曰殿下因旱審理寃獄而尹善道之獨不入於審理何也善道以宗統嫡統爲孝廟左袒之罪而誰爲殿下進焚蹠之策也恭愍王焚李存吾之疏光海焚鄭蘊之疏今廷臣以亂亡之轍引殿下躬駕而隨之臣竊痛之王命罷職〇八月復故翼虎將軍金德齡官伸其寃光州人也勇力絶倫壬辰起義兵所向摧破倭奴避不敢近宣廟嘉之即拜佐郞自是威名大震會李夢鶴叛於湖西被擒辭連德齡竟下獄杖死湖南之人莫不寃之至是因旱審理完伯金始振啓伸之〇癸卯　四年修撰洪守遠上疏訟尹善道許穆趙絅輩之宗嫡確論而今之護時烈者專爲覆蓋其失欲使人不敢攻斥云矣〇甲辰　五年正月北伯徐必遠請得木綿種播植道內命關西道臣收歛數十石由陽德輸去〇二月別檢宋奎光聞宮中誦經祈福乃上疏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今此誦經即聽於神豈意聖朝有此乎王嘉納之〇丙午　七年春嶺南人柳世哲等一千四百餘人上疏極詆宋時烈己亥服制之非而祖述尹善道之餘論王嚴批責之〇丁未　八年王御經筵命諱顏孟程朱之名〇十月漢人漂到耽羅縛送燕都其人等自言在泉壤閩東南一隅皇統尚存云而衣冠不改朝廷恐事泄縛送胡清于廷臣有據義密言而終不省李端相有詩曰南極浮槎海上來紅雲一朶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

室山前痛哭回○戊申　九年二月以左贊成宋時烈爲右議政○十二月
刑判徐必遠請斬越城人臨刑領相鄭太和急遣人止之曰待啓覆可也
宋浚吉白上曰古人死中求生必遠生中求死此人他日必多誤事願殿
下察之○己酉　十年王問判中樞宋時烈曰領伯李尙眞啓請漏
籍之人雖被殺勿償命何如對曰此大明太祖之法必有此法可無漏籍
之人也又曰不娶同姓古禮也國俗雖同姓若異貫則娶之甚無謂請禁
之王可之○三月王奉王大妃幸溫泉王妃四公主隨行○領中樞李景
奭上箚行朝請速回鑾且曰臣又有深慮者乎昔朝端納履之色相繼今
日帳殿未聞有奔問之奇君父有疾遠臨草次而臣子分義不當如此此
係國綱臣甚憂之時判中樞宋時烈適有嫌不敢冒進行在只出次坐義而李景奭上劄隱然排罪不放忘君之科可惡可惡宋
時烈上疏待罪有曰竊念古昔如孫從臣之壽而康者雖大爲一時之所
尊重然不甚以知義理振綱紀見稱則或反有哀之者而時有庸陋之甚
者行身無狀乃反爲其人所非則其爲衆人之鄙笑何如哉今臣所遭不
幸近是矣東人私錄云景奭作三田碑文所稱道實有愧人心者其立朝淸白及庚寅一事爲足可稱故一時淸陰諸賢皆與友善而時
烈以景奭箚中納履等語誤認指己而發乃上一疏至引孫覲事極意而醜詆景奭大怒以時烈疏示宋浚吉浚吉亦驚駭云○初景奭嘗薦尤庵而

名位既崇反有嫉攻之意而誘以誤認矣○冬十月宋時烈上箚曰神德王后當太祖開國正位壼宮有年而闕并祔之禮請封陵祔廟王許之題新王於康寧殿舊基
上諡冊行祔改封貞陵設祭時有驟雨降人稱洗寃雨陵亦失傳二百年宣祖朝德源人康純一疏于駕前自言判三司康允成後孫乞免軍役於是公議始發耶肯偕配大廟之議且請求陵寢所在始得之然未行配廟封陵之舉李
清州人李世直受人陰嗾誣告宋時烈宋浚吉之凶以虛忘失性自服伏誅○庚戌　十一年冬十月命修高麗太祖陵置守護三人其餘諸陵亦令所在邑各置守護三人○壬子　十三年六月王命二品以
上各薦人才其科目有九曰持身方正有才行者潛心義理有學術者智謀過人可堪將領者勇力超衆緩急可用者剛毅敦確不畏强禦者留心世務處事明敏者慈詳廉謹可合字牧者居家孝友見稱鄕黨者文才優異善於選述者○趙嗣基疏論己亥以嫡庶貶降君父之說張善瀓請罪嗣基○癸丑　十四年十月宗臣翼秀等疏以寧陵封石有罅隙恐有雨水滲漏之虞云王大驚遂延奉于驪州英陵東子坐之阡南人輩外雖托地理之不利其實則若棺有附板之痕執此而罪尤庵之計也當初己亥大喪時玉體俘氣異於凡喪以國力猶不得廣板不得己與首相鄭太和相議用附板矣世之不知者或云端拱而歛故用附板者亦謬忘之言也禮用諸侯襲一百二十八故耳○甲寅　十五年

二月王大妃張氏薨諡曰仁宣禮曹啓大王大妃服制昨以朞年磨鍊啓下而家禮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朞大功之別己亥國恤時大王大妃旣服朞年之制則今此服制當爲大功無疑也遂以大功改付標六月葬仁宣王后于寧陵○七月大邱幼學都愼徵上疏以大王大妃服制大功之失曰大王大妃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朞年於己亥而今反以國制衆庶婦大功之服爲之其何前後之異也誠以衆婦服爲合禮則將有碍於後日矣殿下若曰衆庶婦所誕生則便是衆庶婦也大王大妃千秋有限他日殿下爲大王大妃地者將不以嫡長孫之傳重者自處乎自古有承大統爲宗社主不得爲嫡者乎而疏入王命招時原任公卿議于賓廳領相金壽興啓曰古禮子婦服以大功矣王曰啓辭欠明遂下備忘記曰己亥服制以國制而今用古禮云者是何道理大王大妃之於姜氏未嘗服長婦之服則朞服一節終無所歸乎卿等皆蒙先王恩渥而敢以禮而不正斷爲今日之禮律耶可謂薄於君矣依當初磨鍊朞年施行而金壽興中道付處禮判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正郞任以道拿鞫定罪判中樞金壽恒校理趙根遠竄衆子婦服儀禮小功而家禮則大功也○嫡婦不爲舅后者其姑服之以衆婦也庶子爲后而後其妻死則舅姑於此婦傳重者非嫡故亦服以衆婦也禮之立義如是則仁宣爲次子婦明矣○八月十八日王薨越六日世子即位尊王妃金氏爲王大妃以嬪金氏爲王妃上大行王諡廟號顯宗○慈

懿大妃爲顯宗服制定以齊衰期年大憲尹鑴上疏以爲當服斬衰三年領相許積左相權大運右相許穆等難之王乃命勿以斬衰磨鍊○晋州居郭世楗上疏醜詆宋時烈曰孝廟之罪人先王之罪人豈可使兩朝罪人濫握彤管以涸先王之盛德也（宋時烈差製顯宗碑誌文之役而至是命金錫冑代撰矣）許積陽救時烈請停擧世楗尋解罰

肅宗元孝王（顯宗第一子諱焞字明普）在位四十六年　壽六十

乙卯　元年南天漢李壽慶啓請正宋時烈等誤禮之罪而尹善道曰時烈貶降君父尹鑴曰卑主貳宗許穆曰時烈誤覆宗社而孝廟之世可謂亂代云於是許積等陽示救護之態內嗾疏請之輩轉成禍機而繼以吳挺昌李宇鼎等請對力陳遠竄之請若不允從則人心靡定云命竄時烈于德源尋荐棘李濬又請以時烈之罪告廟不許○先是福昌君楨福平君㮒（皆麟坪大君之子）及弟柟俱蒙孝顯兩朝眷愛漸益驕淫與吳挺緯等諸舅爲之羽翼圖竊威福且汙穢宮禁府院君金佑明始懷憂憤疏劾其淫穢之罪（曰至使各殿紅袖爲有子之人醜聲聞外傷壞殿下家法云）許積權大運等極言其冤（張善澂柳赫然申汝哲金徽尹深之等皆救之）王大妃在帷後乃大聲哭因責積等曰汝以累朝舊臣

不思報效敢忍以告目覩之事爲曖昧耶頑命未死見此罔極之變豈不痛哉積等惶懼請按法乃命楨柟及內人尙業貴禮等幷減死定配○大臣吳始壽三月自燕還奏臣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曰皇帝以先國王有事大之誠而受制强臣不得自由故賜祭云海伯尹堦亦聞之矣於是尹堦上疏曰臣與張孝禮署與酬酌而臣强之說初不言之矣頃年福昌君楨還自燕以臣强之說陳於先朝今始壽又以此奏於榻前大抵北使往來指不勝屈俱不聞此說而始壽輩獨能聞之人皆疑駭故欲得別人爲證矣（吳始壽之輩以尤庵尊華攘夷之義做出臣强之說排擊國家以陷尤庵之計）睦昌明請竄堦允之○清南濁南分黨（尹鑴許穆李壽慶李瑞雨爲清黨許積權大運金徽閔顯洪宇遠李沆李堂揆睦昌明金海一等是爲濁黨）○丁巳

三年二月許積建親耕親蚕議既涓吉忽大雷雨暴風壇墠帳帷震蕩破裂王恐遂罷之（時許積設體府於家園與楨柟等日夜陰謀不軌窺上動靜謀所以離間東宮動搖長秋嫉許穆上親蚕之議親蚕則當備嬪御故欲進吳挺昌之女以圖壼位也）○幼學具綸上疏曰我國朋黨之弊至今尤甚或所見偶與儒臣（尹鑴許穆）同則目之以清南偶與領相同則目之以濁南區別色目互相傾軋云其後趙根上疏曰今以具綸所謂清南言之則李沃之汙賤挺昌之貪婪嗣基之邪毒可謂清議宗主乎正如雌烏雄烏

之難辨鼎底釜底之相訾耳○十一月右相許穆箚請戶布大憲李柔謙曰今年大無桴警相望又設此法民益困悴矣尹鑴又上疏曰請行戶布以立政事勿爲異議者所沮撓云○因旱疏決楨柟放還此當在乙卯七月○初金潛谷之葬清風兄弟借用隧道尤庵毒以是斥之佑明兄弟深怨之必欲去宋而召許積入相進用午人之甲寅當局皆以此而金錫胄從中施設遂竄尤庵而甘樂楨柟鑴積之搆禍至是佑明憂楨柟之無將然其黨請宥○戊午

四年十月兵判金錫胄巡審江都還奏請築埻四十九所且文殊山在通津縣北俯視江都正如坐椅而觀碁局若爲敵人所據則江都之人擧將當食而不下咽矣且長峯紫燕分峙海門爲南漕咽喉請并築堡王命依施○己未

五年二月南九萬上疏曰府院君之妾即慈聖之庶母而有與許堅相詰事爲堅所毆臣竊痛之且聞勢家掠入妻妾醜惡萬狀此亦古今所未有也且尹鑴在江研去禁松千餘株造家云豈不寒心於是許積上疏自訟以堅妻有穢行將出而其姊誣搆云尹鑴自訟以三至母走百毀銷金云王命捕將具鎰號恥庵也驗治果得其狀積嗾許穆奏移於禁府禁判吳始壽乃翻案以虛忘無實入啓南九萬被遠竄竪日鑴啓曰管束慈殿勿預朝廷又於榻前發牝鷄勘照簿語洪宇遠爲內外正位之論李壽慶有上與慈殿異宮之疏朴遠侵斥慈殿誣及於先朝趙嗣基有比文定王后之疏慈殿有閑口將死之敎慈殿以女中堯舜被奸逆之誣豈不庸寃哉三月有李

偵者投書於江都董役將李藕曰今日朋黨之禍以宗統之失序也昭顯孫臨昌君時在安國坊此眞聖人今十三日即癸亥反正之日云云藕送此書於兵判金錫胄世疑鑴之所爲於是許積尹鑴柳赫然閔熙等外請全恩內實挑禍王曰臨昌君焜臨城君焜并絶島安置李有偵處斬以宋時烈宗統嫡統之說醸成此變之意告廟頒赦○安置宋時烈于巨濟荐棘沈檀許穆等請按律不許尹鑴使門客李煥夜掛匿名書於把宇廛橋語極陰秘難解有南黨溷溷宗祉危亡江都設計金姓壯武隱南失家之奥元衡之患定在八昏等語其中列書一邊士類而鑴上密箚請盡殺書中人穆與大運謀因成大獄煥跡發露竟未售計書末有北部辛奴居昌知情之語捕將金東屹捉問辛聖老則對以李煥以田畓相訟事結爲仇怨云煥招稱其日宿尹鑴家去鑴連上密箚救之○是時金錫胄白上購捕江道投書之人積鑴等以爲不必捕其人蓋欲歸罪於西人之指嗾而一網打盡之計及捕得李有偵而積鑴輩懼其泄露急急誅之以滅其口巧且慘矣時積鑴密謀設兵於積家外托大義內握兵權尤庵之設休府以北伐之義積鑴之設休府自營私也○庚申 六年三月許積爲其祖潛延謚是日天雨擅取內儲油幄而去王怒即命掖隷往偵之聞其黨衆勢張決意除芟即命留門牌招柳赫然申汝哲金萬基諸將臣即席承牌而起時積邀金錫胄金萬基兩人甚勤錫胄辭以疾不性萬基暮往入座便稱虛之徑取他盃飲之及巡盃之至牢辭以其盧猷也積固勤之及承命招托以不俟鴐擲盃而起酒滴於席火隨而

起座上奠不失色積即殺厨人而其謀不可掩也初錫胄欲造屛給休紙於屛匠矣偶爲還推則屛匠以所受許堅家休紙誤錯而納之錫胄見一簡有麗水辛女(麗水金也王妃辛丑生也)去後可圖之說遂以此密告除許積等亦將詣闕備忘己下諸將皆易符

軍國之勢一變矣積等退出江上辭遞過五日鄭元老申範華等上變告元老本以術人出入於範華家範華即錫胄內弟也元老又與柟堅交深知其密謀故範華探其實告變矣元老之招日丁巳年與萬鐵會於堅之山亭堅曰他日世子誕生則光城得志午人必敗奈何矣身曰聞吳挺昌之女入於前日揀擇容色甚美自上殊有意向而張六妃以今中殿爲賢故吳女不得預還而楨柟之意每欲圖入云若還此女入於後宮則必有寵而生子矣因漸踈間兩宮可成慶內殿之事矣萬錢亦曰王后親蠶則必備六宮若行此擧則可以圖入吳女矣身曰此計甚好矣先爲告廟殺宋某然後以逆黨處置光城(金萬基)則事濟矣堅大以爲然使李台瑞激動李元楨尹鑴以至設計其後矣身以此言於申範華○台瑞招日元老果知密謀○先是王密敎李立身朴斌南斗北偵察動靜柟家婢果以造軍服連句執針而痛指柟堅元楨挺昌台瑞楨等諸賊謀危宗社柟楨堅台瑞皆

伏誅積鑴錫死○特命宋時烈放還以金壽恒爲領相閔鼎重爲左相以把子塵掛書事鞠李煥承服處斬○冬十月王妃金氏薨謚曰仁敬○王議錄芳幹子孫於璿譜閔鼎重曰此尊祖合族之道也○辛酉　七年

吳始壽賜死初時壽憑籍清譯謂先王受制强臣誣引尹堦而竄逐之至是王命北使者問於清譯張孝禮禮答云吾但戲言朝鮮兩班鼻强未嘗有受制之語乃拿鞫始壽始壽以諸譯官爲證終是誣罔王以始壽大臣故只賜死盖始壽叅鞫積鑴休府之人而反以此欲陷尤庵也

○五月命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朴性義趙信乾上疏醜

詆兩賢命竄之○九月追上恭靖王廟號曰定宗 從金錫胄之請及宋時烈之議也 ○壬戌

八年十月許堅許英謀逆伏誅全翊戴爲金煥所脅被誅 辛酉年監試有一空皮封乃告變書而所告即午人十三家也一考官曰發匿名書有律當付火一考官曰此國家大事不可火也遂密入之王即招錫胄仍使密招時有金煥者本以西人武弁得官於南人具爲吳挺緯女婿者也錫胄招煥謂曰汝須善爲詗察當有重賞今許堅許映在龍山汝往交親以觀其色煥曰彼無此心反以此爲叛則柰何錫胄曰吾在勿憂也遂資煥以納交之物堅映等果夜投書于煥家曰吾有反正之計煥乃報錫胄錫胄又使察柳命堅命堅則煥不親共與命堅之戚全翊戴交密乃使翊戴詳採命堅動靜不能詳知之煥每潛問翊戴翊戴答曰有殊常事蓋製甲造弓矢等事也然實無的實之事而會錫胄出使彼國以金煥事付金益勳忽有物議以爲金煥佯爲密察而謀爲不執中外喧藉益勳招煥以其說急急使上變煥大懼乃請軍牢願執翊戴同與告變益勳許之煥乘昏至益戴家執翊戴還囚於內室脊之曰與我同爲告變可免大禍翊戴曰柳也事吾未詳知何可誣告煥乃告益勳曰吾當告變而設鞫之後即招翊戴願牢囚以俟於是煥乃告變捕堅映不下一杖而自服處斬煥終不推翊戴蓋恐翊戴亂語無實而防己事故也煥旣爲勳臣則益勳不可推而問甚難處自詣鞫廳告其事時金壽恒爲委官曰鞫廳之事非出於御教又非罪人招辭則不可舉論益勳悶甚及錫胄自燕還謂益勳曰往兒房密啓則事下鞫廳矣益勳如其言即推益戴翊戴見金煥爲勳臣以爲告變則當如煥故乃告柳命堅謀逆之事拿致命堅對質無驗仍斬翊戴蓋考官密奏而自上密付錫胄錫胄密托益勳故其委折如此時人不知此事曲折皆疑益勳資金煥以誘堅映終致反逆故趙持謙等論益勳時物議以爲金益勳誘殺堅映宋時烈在驪州聞之亦欲論其罪及入京詳聞其事乃曰益勳非其罪也錫胄不無社稷之功也遂白上救解 趙持謙韓泰東朴泰維等論益勳時尤庵在鄕持謙以偕來承旨往備言其事尤庵

亦以爲無狀及入京聞老峯文谷諸公之言始詳其委折乃曰金沙溪尹孫當置宥典於是持謙泰東與尤庵角立主持謙之論者爲少論云矣拯乃大驚失魄曰此翁所見何爲如此若從此翁則終陷坑塹如畢齋之寒暄矣欲與時烈角立而黨於趙持謙韓泰東之意老少之論蓋始於此尹拯者權諰之婿也婿弟尹推則李𣘄之婿也諰之子愭𣘄之子三達即南人之傑者也愭三達以庚申壬戌事稱寃而歸咎於錫胄以爲後日錫胄以球魁必陷大戮之意日聞之於拯拯之本心虛弱爲其所誘云）

癸亥

九年三月奉朝賀宋時烈箚請追上太祖大王尊號以威化回軍之大義入於謚朴世采獨曰太祖假借大義以濟其私不必表章以尊周之義於是朴泰維等趙持謙韓泰東吳道一申淀䟽曰謚號加上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云將封上而畏其禍及遂削之時烈聞之辭職下鄉是時閔鼎重爲左相白上招朴世采世采曰山野之人非主人不可濟事閔曰我當爲主人朴曰山野之人豈可依戚臣而圖事乎閔曰若使尤庵在此則可以入來否朴曰然則幸矣鼎重白上招尤庵且上書於尤庵曰雖不當位顧暫上來以致和叔如何尤庵曰吾雖嫌不行職使我和叔主人則豈不可乎遂自驪州赴召至京江邀世采世采遂入來恭執弟子之禮而世采曰子仁(尹拯之子)亦可招來也宋曰子仁肯來否朴曰先生與小子皆在此渠安得不來也因白上招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來朴曰吾當往見借來遂往見拯拯留宿謂曰完寧李師命光南金益勳之勳籍削以後可爲事兄其能之否外戚之黨光城金萬基老峯閔鼎重淸城金錫胄擯而後可爲事兄其能之乎今之時態異己則斥之順己則附之此風除而後可爲事兄其能之乎時態者指宋也世采曰皆不能也拯曰然則吾不可入矣因留世采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權愭李三達之言以爲若從尤庵則大禍將至云世采遂生㥘畏仍無氣而入乃不見尤庵直入楊前力排

尤庵所達太祖徽號之議即走坡州尤庵見事機之瓦解乃知爲拯所中而亦下鄉入金剛自是京中少輩多附於世采世采與拯膠好爲其倀鬼而拯黨於是益盛背師之跡從此彰露其所以爲父請碣文者專由牀禍而背師之妙計而東人私錄云宋起自竄謫爲上下所傾望而二月請奪孝廟爲世室矣三月又請上太祖徽號其言議多不滿衆心後進之輩稍稍自異金錫胄以朝著不靖各立私黨白上罷黜泰維云 ○十二月王大妃金氏薨上諭曰明聖○甲子 十年尹拯以其師宋時烈撰其父宣擧碣文不滿己意發怒背師尹宣擧死於己酉而後五年癸丑其子拯始呈其父擬書於尤庵而請墓碣文其書有曰願與尹鑴許穆消融保合共濟國事至於趙絅洪宇遠則所論雖偏不可不用之之說尤庵始知宣擧之不絕鑴而其碣文曰諸賢取逃之文亦盛矣惟朴和叔之所撰行狀該實庶無僭率之咎而其行狀曰云云且摠論拯與世采屢請云拯以其讚揚之辭歸重於和叔而不自爲故請改選尤庵終不許於是拯怒出其己酉擬與懷川書詬罵無所不至至以尤庵爲本源心術不能無疑且曰義利雙行王伯并用且曰機關權數等語作爲長書而送之又抵書史局曰今人或欲以江都事甞先人者即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悲之䟽謂之自道盡之者或栗谷則猶未免眞有入山之失而先人之不死則初無可死之義未聞陳東終致尹轂之死云於是舘儒聲討拯之無嚴 時京中有無賴潑皮相聚作契曰殺掠契以殺兩班掠人貨財 閔動契登山吹角作聚兵壯而有避亂之婦女則刼奪之 釼契其徒皆佩蒿蒲釼也 殺主契奴殺其主 命捕治之○丙寅 十二年徐宗泰奏中使因事書啓請推楊州使云爲中使但當據實陳啓以俟處分何敢請推乎請黜之○丁卯 十三年五月封貴人張氏爲淑媛時張氏寵冠後宮朝暮將有廢立之事正言韓聖佑以節寵陳戒王怒罷職○戊辰

十四年東平君杭（崇善君之子）憑奥侍寵出入張淑媛宮中國言喧藉七月吏判朴世采箚曰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而韓聖佑以此進言而獲罪恐非聖世氣像也王怒曰今招致一恠物於朝廷也世采待罪○九月王子生（張媛出也）以張褒爲昭儀張氏分娩之月其母尹氏入宮屋轎在宣仁門內持平李益壽使法吏撞破之（賤人何敢乘屋轎入宮乎）王怒殺法吏大憲李秀彦上䟽曰法吏雖賤所執者祖宗朝法也今殿下怒其執法而撲殺之國家置法司將焉用哉王追悔之○己巳

十五年春封張昭儀爲禧嬪王引見領相金壽興吏判南龍翼曰國本未定民心靡係當速定王子名號矣敢有異議者納官退去可也壽興曰古之太子以敎養成就爲先務未聞以定名號爲急也龍翼曰今內殿春秋方盛而王子定號亦涉太遽而以殿下以退去爲敎臣即退矣○柳緯漢等䟽曰早定儲位國之大計今群臣無一人爲國家效忠者臣愚以爲名之以元子不若直封爲世子○二月宋時烈上䟽曰今日諸臣有正宮將有螽斯之慶云者爲先事周詳之慮也王怒削時烈官爵壽興罷相○於是李玄紀等（睦來善權大運閔黯沈梓李規徵尹深柳命天兪夏益金德遠睦林一李允修李袾）誣搆宋時烈荐棘于濟州賜金壽恒死致祭

于許穆又因安瀷之疏黜享栗牛兩賢於文廟○四月睦昌明成瑾李湜等搆陷宋時烈洪致祥并請正刑遣金吾郞拿來王允之○二十四日王御熙政堂下廢妃之敎承旨李蓍晩校理姜銑曰中宮母臨一國十年于玆有何失德而遽下此敎也王幷罷職獻納李萬元爭執之竄極邊遠竄德遠等群奸半日庭請暫時伏閤陽爲諫爭之態得勿煩之批而止○前判書吳斗寅前監司李世華應敎朴泰輔上疏極諫言甚剛直王怒設庭鞫世華撫膝嘆曰國恩浹吾肥膚何敢言痛泰輔厭膝烙刑竄南至果川而卒斗寅刑三次竄西至坡州而卒○五月王妃閔氏廢黜乘素屋轎出自耀金門歸安國坊私第告廟頒敎館儒數百人拜哭路下遂捲堂領中樞李尙眞上箚極言之王怒曰彼必將與逆姜幷伸之矣即命極邊圍籬冊嬉嬪張氏爲王妃○六月殺前奉朝賀宋時烈戊辰年宋蕤錫爲省其姑尹忠敎之妻往尼城時拯與諸尹行鄉飮禮彙錫叅其座拯曰益勳之命止斯而已時烈安得免也有一尹以肱止之曰生客在座拯回顧旋語曰南徒太盛士禍可慮云至是大運德遠來善黯等締結張希載欺蔽天聽於外嬪嬪蠱惑上心於內釀其廢后之變而黯等又奏時烈窮凶極逆乃命賜死于井邑時烈以萬東廟事托權尙夏曰吾立朝所爲惟貞陵一事耳攬直領加身進藥就枕而逝是夜奎星隕地金昌協贊畵像曰規乎七分之貌尙識其爲三百年間氣之所鍾○朴泰晦日記云李聃命言於渠輩曰金壽恒吾輩之譬不可不殺而時烈則庚申年在巨濟未必與錫胄通謀今若加律則渠

輩必謂之士禍矣權愭以此言告於拯拯曰其時錫胄果有二度書矣蓋尤庵在巨濟以瓜病錄示於拯之族人尹以建以建言及于錫胄錫胄以爲重症製藥三十帖送于以建傳于尤庵服之見效仍作書辭于錫胄錫胄又以蠟燭三十雙奉送尤庵又書答之是爲二度也彼之殺尤翁以己亥禮而此亦一段也井邑後命朴世采依栗谷哭退溪之禮服三日抵書于拯勸以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之義望哭拯曰情義己絕何望哭乎世采所證之語亦甚悖慢而拯之所謂此非栗谷彼非退溪其何服之爲語則猶屬歇后矣世采仍作拯門之降卒閔鼎重金鎮龜并

安置金錫胄金益勳李師命竄逐尋殺之壽恒主吳始壽之獄錫胄主庚申之獄故首被其禍也○庚

午　十六年六月冊封元子爲世子時久旱是日大雨王甚喜以禁

苑醉香亭更名曰喜雨亭親製亭銘以識之○甲戌　二十年四月

右相閔黯蹙咸以完誣告罪人韓重赫金春澤潛聚銀貨交通宮禁謀復

廢妃於是柳命賢李義徵請對鞫治之王曰閔黯等汲汲請對張大獄情

其所愚弄君父魚肉縉紳之狀極痛惋絕島安置張希載遠竄○王時適

見希載禧嬪兄也諺札通嬉嬪者有往見閔相則其言如此云謀害廢妃之說之語大

驚悟遂下備忘記而王妃閔氏復位○賜閔黯李義徵死安置張希載于

濟州南九萬力救希載黯撰廢后敎文語多凶悖而臨供曰廢妃殿下也今又復位殿下也前以臣爲忠今以臣爲逆爲殿

下臣者不難哉豈柳尙運尹趾完輩以保護東宮爲名唱出深長慮三字以爲殺

希載則嬉嬪不安嬉嬪不安則東宮不安云○故奉朝賀宋時烈復官致

祭○右相尹趾完搆殺韓重赫自上曰中宮復位自上一朝覺寤斷然行之而重爀等有圖復之事云黯之欲殺重爀者以復坤位之有害渠等也今之欲殺者爲辱及國家故耳○丙子　二十二年張希載家密使私奴業同乘夜埋凶穢於延曙驛張氏先壠墜兵判申汝哲奴應先號牌於其傍遂蹤入上跳李義徵之子弘渤主謀云王親鞫應先不服而死遂懸金購捕詷得業同鞫刑取服盖希載之黨欲先禍汝哲去其兵權綱打西人之計也王欲誅業同於是南九萬柳尙運等合力救之只配之○復以李珥成渾從祀于文廟○戊寅　二十四年九月前縣監申奎請復魯山位號柳尙運南九萬獨以爲不可王曰申奎䟽意予心興感矣乃命追上廟號曰端宗宋氏諡號定順王后奉諂太廟躋附于永寧殿時端宗及宋妃神主在故叅判鄭重徽家以重徽旁題至是移奉于時敏堂以俟題主封陵崔錫鼎奏鄭家諸塚之在思陵火巢內者請一功勿掘王乃許之○己卯

二十五年崔錫鼎奏曰死六臣旣褒其忠節則生六臣幷宜有旌表贈職之典王命旌元昊贈金時習執義○八月以端宗復位慶設增廣科取三十三人試官吳道一用情偏私或有換皮封者或有製表而叅賦事覺罷職徐文重尹址完南九萬救之故也窃科人李聖輝等絕島爲奴○始建啓聖祠祀齊國公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大中朱松蔡元定從享○辛巳　二十

七年四月賜海州首陽山夷齊廟額曰清聖以海州儒生疏請也秋八月王妃閔氏薨謚曰仁顯葬于明陵李鳳徵疏請嬉嬪既配至尊至六年之久不當爲大行王妃服齊衰期與後宮比也王不許○九月王下備忘記賜嬉嬪張氏死大行妃遘疾二載張氏一不起居且稱以閔氏而不曰中宮又潛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屛人祈禱者不早爲善處則他日之慮有難形諭今子爲宗社也爲世子也使之自盡錫鼎趾善尙運徐文重申涜姜銑等上劄請全恩有九年六年無甚差別有子無子輕重懸殊之語王怒曰謀害國母凶逆之節不一而足錫鼎連陳三箚恐獄事之漸以親鞫爲非人君體其心可知鎭川付處○壬午

二十八年冬十月冊金氏爲王妃○兩司啓柳尙運之營救蠱獄蓋出於顧他日禍福之機與南九萬同耳乃幷命付處○癸未

二十九年館儒洪啓迪等疏曰前判書朴世堂所說經義改易朱子四書章句又撰故相臣李景奭墓碑誣辱先正臣宋時烈噫世堂乃敢凌侮朱子尋尹鑴之前轍而因時烈之尊朱子而斥鑴被此罔極之誣矣景奭三田渡文字盛稱胡汗功德與宋臣孫覿之爲金人作某文相類故時烈因朱子所記覿事以規諷之故也疏入判書金鎭龜奏請以世堂所改四書註說及景奭碑文投之水火以嚴斥之王從之李益明等爲其師世堂訟之不報

○甲申　三十年春三月行大明毅宗烈皇帝享禮今歲即崇禎殉社之回甲也又欲爲神宗顯皇帝建廟薦享下敎曰先正臣宋時烈亦有此議而欲以斥和三臣從享皇廟廟庭此事何如諸臣皆以建廟禮節事勢難便爲對乃命設壇于宮城北名曰大報壇○乙酉　三十一年十月王以火症之沉痼下敎於藥院已而命王世子受禪王世子再上䟽辭諸臣迭次力諫得寢成命○丙戌　三十二年秋林溥李潛等連投䟽云金春澤等向及於東宮誅春澤竄李頤命召尹拯則昇平矣王鞫之潛死溥竄○庚寅　三十六年以尹拯爲右相儒生郭景斗因時事上䟽末又論斥尹拯王曰尹判府事養德山林汝何敢議詆乎○甲午　四十年秋八月陞配宋朝六賢於大成殿內○王從大憲權尙夏議定君臣服制三年五禮儀有烏黑帶之制而閔純金集尤庵同春欲正之而李景奭尹趾完等不肯○丙申　四十二年拯黨上䟽醜辱宋時烈王命入辛酉擬書己酉擬書宣擧之書辛酉擬書往復尤翁之書也及宣擧墓文覧之下敎曰書中辭意果多操切墓文中元無辱及之事一種云云自歸爽實昔年下敎在擬書墓文未見時今日處分在擬書墓文入見之後也追奪宣擧拯官爵王又入覧宣擧文集江都事有曰留此身爲吾

王之杜簣等語王命毀其文集板時徐宗泰趙相愚仲說不已○丁酉四十三年八月王命左相李頤命獨對因下世子聽政之命世子上䟽辭王曰勿辭且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事關斯文故特言之耳汝勿爲或撓懷尼之事入覽書文予心大寤爲我子孫者須遵予定而勿撓領中樞尹趾完與疾入京上䟽曰殿下不可以相臣爲私臣相臣不可爲殿下私臣王曰世子聽政國朝故事而尹趾完以篤疾之人汲汲入京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舉措既極異常至於左揆直以私臣一筆句斷傾軋之舉寧不痛慨乎趾完遂下鄉留䟽曰殿下此心終爲亡國根柢矣趾完以世子聽政舉不出於渠輩故爲亡國根柢者其心可知也○戊戌四十四年二月世子嬪沈氏卒○四月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諡愍懷復故相臣姜碩朞官○庚子四十六年六月王薨上諡曰元孝廟號肅宗越六日戊申王世子卽位尊王妃金氏爲王大妃冊嬪魚氏爲王妃○始行三年喪先是國恤服制專用五禮儀肅宗甲午講會子問慨然欲復古倣朱子服欽祭以李珥金集禮說定三年之制至是行之於是喪禮大備○七月趙重遇䟽請追崇私親禧嬪承旨洪致中等措辭入啓王以䟽意誣妄命竄重遇○九月館儒尹志述書進所懷曰大行大王辛巳丙申處變之當道衛道之盡千古所未有者今李頤命所撰幽宮

誌文於辛巳則沒而不書於辛巳則微婉其事使是非相混 辛巳之變晴密難測而大
行大王明於燭幾夫揮乾斷明施典章其處分之嚴正志慮之深遠求之簡冊亦所罕見也若丙申事則變起師生而大行王洞斥尹拯背師之罪
又勉戒我殿下無得或撓其淑人心正士趣民彝賴而不墜眞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云云 而頤命白首之年顧瞻利害
費盡機巧敢以諱親之說作爲義理惟我先王先后受祖宗付托傳序於
殿下殿下不敢復有私親義理甚明今頤命掩翳之罪不勝誅矣願亟命
他臣改撰焉宋必恒奏曰志述以毒手挺身憑據誌文搆揑元老語及私
親請遠竄從之○冬十月葬肅宗大王于明陵○趙最壽疏云爲君父諱
親乃臣子之義志述必欲暴揚自絕所生之恩請亟正邦刑○十一月李
眞儉疏曰最壽一疏辭嚴義整而丁酉獨對之大臣不待承史之遵投足
於延英一步已非人臣道理云云

景宗宣孝王 肅宗元子諱昀字輝瑞 在位四年 壽三十七

辛丑 元年秋八月冊弟延礽君昑爲王世弟是時上候違豫久不視
朝 肅宗辛巳嬪之死景宗就訣之嬪於景宗不覺之地以尺擊其下體吾死汝生何爲景宗大驚傷痛而病祟大作不復望有嗣續之慶
儲位空虛國勢孤危正言李廷熽上疏請稟慈聖下議定建儲之策以係
兆民之顒望王命大臣議於是領相金昌集 左相李健命中樞趙泰采 率九卿三司請

對曰今臺言誠宗社大計上禀慈聖行之王即入告于大妃大妃書下延礽君三字曰孝宗血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主上與延礽君而已王遂以慈旨親授于大臣仍命冊延礽君爲世弟於是柳鳳輝疏論以大臣趙泰耉時在江上不遠地而遽然未知忙急建儲爲大失擧且再聘中壼今僅數年螽斯之慶臣民所顒望而猝有此擧何也王以疏語狂妄欲鞫問右相泰耉箚救之王世弟以鳳輝疏意危險請亟收成命王曰狂妄之說有何介懷九月王世弟受冊寶開胄筵講小學綱目王數臨曰欲聞吾弟讀書聲○冬十月執義趙聖復上疏請遵丁酉節目令世弟侍側參政聽庶以爲明習訓誨之方王曰予有奇疾十餘年酬應萬機誠難矣如使世弟聽政予得安意調養大小政事依丁酉令世弟裁斷焉李箕翊等奏請還收成命且請罷聖復職王從之是夜崔錫恒留門請對曰聲候不過痰火引飲小便頻數而已聖復以春宮傍坐參聽爲言請施屛裔之典王曰重臣縷縷陳奏依施焉遂安置聖復于珍島越三日王命招大臣三司下備忘記曰予之病日漸層加實欲令世弟代理以此禀于慈聖久矣今諸臣不知予本意有若因臺疏而發者爭論紛紜故姑爲還收而公事積滯甚實

難應依再昨下敎擧行於是王世弟五上章固辭大臣以下亦固爭之權珪等上疏曰嗚呼痛哉皇天必欲亂亡我國家也殿下安得爲此言春宮安得受此命也王曰予病若可酬應則何至於此乎火症漸升不得覺察至於使左右考例擧行則豈可曰有國乎此予至誠之言也世弟可乎左右可乎卿等深思依下敎擧行使我兄弟分苦分痛一以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於是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領中樞李頤命判中樞趙泰采等國事裁斷之敎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先朝之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而聖敎出於至誠惻怛爲臣子者安敢一倂違拒以傷殿下之心哉伏乞亟命有司只依丁酉節目擧行於是泰耉蒼黃赴闕與錫恒等求對曰先大王曾於乙酉欲爲傳禪大小臣僚庭爭竟得回天天以殿下乙酉心事何不念及於東宮情境耶因泣下建儲之意實由於肅廟之遺敎代理之敎亦出於慈聖之命然趙聖復只以叅聽建白而一轉爲代理之擧矣今泰耉輩又轉而指以傳禪奸凶漸致之禍手段可惡也時國舅魚有龜密言於奸黨曰中宮必欲以呼母人爲嗣李光佐曰以病謝事往牒所無不待兩言還收備忘王乃允之憲府啓曰泰耉夤宦寺而潛圖進見此乃夜開北門手改不報遣李健命等副使尹陽來書狀俞拓基如燕請建儲○十二月金一鏡李眞儒李明誼朴弼夢尹聖時徐宗廈鄭楷等上疏曰聖復闖於前四凶肆於後昌集健命

頤命泰采罪貫惡盈國人皆曰可殺殿下何寬貰也所謂國人皆三字不出渠黨中人也倘徵自外新入之大臣忘軀殉社首稽天陛國之爲國未可料也王優批荅之遂安置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于絕島李健命待其使事竣還一體勘律西人善類一幷竄謫閔鎭遠李縡李宇恒徐宗伋李禎翊任敞金濟謙李晚成金鎭商柳就章梁益標金時泰等以趙泰耉爲領相崔奎瑞爲左相崔錫恒爲右相○宦者朴尙儉文有適宮婢石烈必貞受人指嗾假造僞敎謀害東宮東宮對宮僚曰今有宦竪生除去吾身之計故承慈敎泣陳於大朝矣遽承不敢聞之嚴敎毛骨悚栗將出閤席藁辭位矣有問寢視膳亦爲此輩所塞不避此位必遭毒手之語王大妃以諺書下敎曰世弟將陷不測無寧依其願使之出外泰耉等封還又下諺敎曰儲嗣即奉先王遺敎而定之今宦寺宮婢交搆兩宮予招宮人開諭則敢肆凶悖之說鳳輝有東宮冒嫌之語一鏡嗾宮宦托以捕狐設機於淸輝門即東宮問安路也欲沮遏以圖換局計也其罪必有常律且其締結宦寺締結宮人者亦當依律於是泰耉等只書石烈必貞名以對且請出付禁府即誅之以滅其口兵判宋相琦上疏曰慈敎以交結宮人及宦寺者依律而且以宮人指名書下矣今賓啓則曰宮人乃締結宦官者何也奸黨以相琦改換添削內敎啓請編配從之○司直鄭澔上疏曰殿

下嗣服之初先朝禮遇之臣盡行斥逐言事之臣太學之士非礁鑕即荐棘固未諳因何事端有何罪惡實載籍所未有也臣亦先朝舊物且黜陟榮辱義無獨殊忽伏聞國本有動搖之漸慈聖下哀痛之致奸黨請覈金姓宮人慈殿時有宮中元無金姓人是謂未亡人之致而爲大臣者乃反從中沮格使慈聖痛迫之意黯昧不章且不設鞫反請徑先正刑是何意思乎疏入羣奸奏請遠竄○壬寅

二年三月羣奸使常漢睦虎龍誣告李天紀等謀逆殺前領相金昌集領中樞李頤命左相李健命判中樞趙泰采虎龍供曰賊以三手謀弒逆以兵刃刺客塗側之計者爲大急手以藥給宮女和飲食酖弒者爲小急手以金締結內竪搆成罪目如昌邑之廢出者平地手云云斬白望虎龍供稱李天紀給寶釼及毒藥於白望宮人出銀有差光佐暗囑維賢持入銀錢子而外佯叱退以證虎龍之言平地手也李喜之虎龍招稱喜之作續永貞詩有傀儡素絕露眞面之句盖以儡傀之爲人簸弄比於聖上而及兩宦死後莫掩本色之露也等十餘人李弘述李宇恒尹慤死自白時耇李尙䪨沈檣金民澤趙洽柳就章李遠鄭麟重李天紀沈尙吉宦者張世相及洪宮人賜趙聖復等李晚植洪啓迪死自有士禍以來未有辛壬之酷閔鎭遠李喜朝任埅申絿權𢡟李重協金省行金在魯申思喆金樟李秉常鄭澔俞夏基皆竄棘泰耇遂進勿究梁獄之笥隱然欲置世弟於罔測之地故也錫恒以爲語犯東宮者只勿書云而鍛鍊大獄置世弟於黜難明之地一鏡等有請金姓宮人之疏指仁元慈聖也鏡疏曰禁闥肘腋之間凶賊假息材觴飲啜之頃禍根莫除去弼夢有殿下於東朝有何忌嫌之說王世弟有

予爲逆魁之教凶徒之語逼慈殿誣陷春宮者窮極矣○八月復尹宣擧尹拯院享復刋文集○癸卯

三年二月議策扶社勳崔錫恒請惟以虎龍錄勳一鏡援國舅魚有龜幷錄有龜上疏固辭乃以李森申翊夏有設機詗察之功欲以勘勳森等亦力辭不得已以虎龍一人單錄封君而王詣神武門會盟賜鐵券當初光佐鳳輝泰耉泰億一鏡錫恒等教唆虎龍誣上變而紿以同叅勳祿及是議錄之日凶徒亦自恥叅錄而竟錄虎龍一人虎龍憤怒曰公等初使我告變時誘以同錄其榮矣今則翻然變改必是翻案聲罪之日公等不與其罪而獨陷老臣於坑塹之計也凶徒笑慰曰今監錄動圈玉映鬢非大榮乎虎龍脫網巾投之凶徒扶而慰之豈一鏡製進頒教文曰內屋戚聯同動靜而生釁中權奴使擅生殺而立威內宦宮奴之作逆敢反歸疑於慈殿一札更圖於重宸遲速數探世相此誣以東朝數以內札交通四大臣極凶誣凶又曰幾乎蹈魯鞏鍾巫之駭機魯公子翬簒之事而誣於王世弟也殆亦售趙高沙兵之餘術又曰殆不免禁庭之蹀血唐太宗殺建成時事○故左相宋時烈黜享道峰書院○十二月追奪故左相權尙夏爵奸黨以尙夏根抵於澤普澤球申球羽翼於頤集入啓也○甲辰

四年八月王薨越六日庚子王世弟卽位上諡曰宣孝廟號景宗葬懿陵○九月特擢柳鳳輝爲左相趙泰億爲右相時有張承業妻從脅骨生男之妖泰耉引齊桓公用管仲之說薦輝億於登極初○王因旱求言幼學李義淵上疏劾凶

徒以半夜蒼黃陰移天位等說動搖民心（泰億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言又曰誰知半夜遽承憑几之命世良曰陰移天位國人疑惑）北門潛入釀成奇禍（泰耉及錫恒也）喬木世家誅戮無餘至發禁
庭蹀血等語（一鏡製討逆頒教文）亟正羣凶之罪以明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之意
又曰斯文是非肅廟遺教昭昭而凶徒無憚於黜享而尹志述之忠直抱
寃亦非召災之端乎蹠入諫院啓曰義淵蹠中有大行素抱倦勤之疾之
等語蓋三手之逆自有根萋而有黃水吐出之變（庚子十二月景宗吐黃水幾一升故去）今
崇獎凶逆詆誣先王實與李喜之續永貞詩固一邱之貉耳（見壬寅年李喜之註）斬
泰億於是入侍無妄閣力請誅義淵乃命安置○淸州幼學宋載厚上蹠
請復宋時烈院享辨權尙夏泉塗之寃且劾一鏡製文引用凶語使聖上
受無限汚衊而三司噤嘿逆輝賊鏡尙逭王章災異示警固其宜也王曰
教文中蹀血懷亦兩句春秋綱目所書用者何處而一鏡敢用之其削黜
之王曰昨命島配義淵今又削黜一鏡者明好惡也破朋黨也重綱常也
○朴胤東撰進景宗挽章王曰殊不愼重使之改進（危途閱歷千層浪寶座依俙一夢場一句）
（徽恙苟曾慮侍藥諸臣亦不知）十二月王曰一鏡教文中語不覺心裂呌號殯殿寧欲流
然懲討之道不可削黜而止領相光佐右相泰億等曰不可以文字殺人

且有情無情不可知而直駈惡逆不可故臣等因此抵悟不言矣王曰義淵則卿等以誣先王之罪連請設鞫而一鏡則迄無一言予實慨然光佐等曰一鏡事不言之罪宜伏重典而義淵則別樣處置人心始可悅服矣鄭錫三曰設鞫嚴問不可已也王從之因敎曰一鏡同爲設鞫且以辛丑一鏡䟽壬寅虎龍告變書叅看顯有同情之跡亦拿虎龍將鞫王問一鏡以懷刅䟽血等說荅曰古人多有用之者吾亦無心用之豈有向進賜有心用之不稱殿下而稱進賜王且問虎龍曰汝與一鏡同謀矣對曰一鏡窮凶極惡誣搆殿下而臣則爲社稷告變盟壇玉趾餘痕尙在賊血未乾有此刑訊臣實寃痛光佐亦爲虎龍有絕痛之說一鏡敎文臣雖暫見於朝報未甞同情矣王以虎龍家文書中敎文䟽草兩紙示之於虎龍色變語塞栲訊經斃義淵亦死杖下乃命斬一鏡而義淵虎龍亦追施典刑○權愭上䟽以八條陳戒曰敎聖孝以致兩宮之歡勤聖學以臻光明之域謹天戒嚴懲討伸寃枉衛斯文恤民隱愼邊備不省○大憲吳命峻䟽劾李光佐求媚固寵擅國樹黨顚倒一世之罪王曰首揆一心奉公貫日之忠可質神明也仍命削黜命峻

英宗顯孝王肅宗第二子諱昑字光叔在位五十二年　壽八十三

乙巳　元年正月王幸懿陵李天海立於駕前發陰慘悖逆之說王親鞠之竟不告指嗾人遂正法○三月復故四大臣官爵致祭故判書李晩成諸人亦皆復官（右相鄭澔請已死者伸之在謫者放之故乃有是命也）且因儒疏建四忠祠于西湖（今之露梁也○忠獻金昌集忠文李頤命忠愍李健命忠翼趙泰采）○冊敬義君爲王世子告廟頒赦○八月削睦虎龍僞勳○贊善金幹承召造朝進袖箚及退王命兩黃門扶腋而出○十一月立四賢崇節祠於成均館之傍享晉董養（惠帝時賈后殺楊駿重養升明倫堂朝廷建此何爲）唐何蕃宋陳東歐陽澈以東儒尹志述配享（皆太學生也）○丙午　二年五月捕將張鵬翼奏咸遇臣有內人諺書買毒藥而所言極凶令譏捕矣王曰宮人輩於予有何用藥之理乎以向日虎龍事觀之若不設鞠則終歸誣告矣仍梟遇臣於街燒其書於宮外○奪耉恒光億等爵○王命講筵諱顏曾思孟及宋朝六賢之名且教曰麗太祖異於前代帝王我朝四王皆仕麗朝當諱太祖名○丁未　三年七月趙顯命疏請進用退黜之人乃命復以光佐爲領相洪致中爲左相泰億爲右相追奪四大臣爵毀四忠祠黜享尹志述（上在潛邸時書肅廟御製詩一首以賜金龍澤蓋肅宗末年題與英宗者也四大臣之被禍之後龍澤之子遠村恐以此詩重禍欲燒之問於閔翼洙翼洙止之曰或因此有伸下之道遠村仍復藏之翼洙歸傳其

(語於從弟亨涂亨涂又言於李周鎮周鎮又言於趙顯命顯命逢亨涂於稠中引之靜處從容問曰聞有御詩於金龍澤家云吾當白上願聞其詳亨涂喜其或伸下詳告顛末翌日顯命白上曰御詩在龍澤家云殿下知之乎聞其詩有闕於景廟云若非僞造希覬伸達則殿下必知之上曰姑白末思之耳顯命擊地高聲曰殿下不殺此人臣有子五人當復此讐以白眼侵視御座上恐其威脅不得已杖竄遠村矣至是疏請復用光佐等)

○十二月完伯鄭思孝啓市街有掛書語極不道王命燒之(時稱凶黨網打西人之計云)

○戊申 四年沈維賢(先是受光佐贓持入銀鋌子者也)朴弼顯(弼夢從弟)金寧海(一鏡之子)睦時龍(虎龍之兄)等推嶺南賊李麟佐鄭希亮爲元帥李有翼李河爲謀主而以平安兵使李思晟倡亂於西禁軍將南泰徵和應於內欲以三月二十日犯京推戴昭顯曾孫密豊君坦而朝廷漠然不知時崔奎瑞退居龍仁聞變(龍仁人安鏞亦從賊而勸奎瑞避亂)即夜馳百餘里以書通于諸大臣明曉遂與大臣承命入侍請鞫安鏞○命兵判吳命恒爲四都都巡撫使朴纘新爲中軍朴文秀趙顯命爲從事卒京軍南下以張鵬翼鎭北漢李廷濟守銅雀津俞拓基屯皷岩金在魯扼島嶺○賊將權瑞鳳等入清州營將南延年死之王聞之以疾風勁草褒其節贈兵判○賊黨至振威設景宗位牌兵皆縞素稱以擧義傳凶檄於列邑而麟佐陳于安城建紅傘以白旗指揮吳命恒擊破之追及於竹山又破擒麟佐瑞鳳等獻京師昆陽郡守禹夏

亨又破賊餘衆斬希亮等賊黨悉平王以一絲扶鼎四字書賜崔奎瑞志確功高四字書賜吳命恒錄元勳奎瑞以奉朝賀不與焉〇十一月王世子卒諡曰孝章〇庚戌　六年三月羅弘彥謀推戴宗室垓圻楨柟之從孫閔就道外孫事覺幷伏誅〇六月王大妃魚氏薨諡曰宣懿葬懿陵〇辛亥　七年五月旱甚命民修堤畜水〇八月以坡州長陵多蛇虺之變移奉于交河〇十一月命設浦項倉於迎日北關有仰哺之惠南沿無遠輸之勞〇丙辰　十二年四月冊第二王子爲世子〇命錦伯建鄭忠信廟錄其後〇命孔命洙居齋給廩其先當高麗持譜牒東來王以大聖後裔故有是命也〇己未　十五年五月追復中宗王后愼氏〇全羅水使田雲祥造海鶻船命頒其制〇命中嚴白衣之制王曰我國處於青邱立國以仁則衣當尚青也〇庚申　十六年八月王幸松都書不朝峴三字碑我太祖設科前朝大族五十家不赴故名歷臨善竹橋命止金鼔以示敬賢之意立碑親製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〇丙寅　二十二年七月王親書關王廟額曰顯靈昭德王廟〇九月吏判朴弼周進袖箚請正辛壬諸賊之罪於是命追奪趙泰耉柳鳳輝鄭楷等官仍御書潔身忠君四字賜故奉朝賀李台佐家〇丁卯　二十三年十月敎曰刑不上大夫朝侍從

於鵷班夕決杖於囹圄非重侍從之意自今侍從臣當杖者收贖○戊辰　二十四年十一月權緝及權稽兄弟謀欲推戴宗室增壟事覺杖死增及壟絕島安置○壬申　二十八年九月元孫生○追上私親崔淑嬪謚曰和敬改昭寧墓爲園毓祥廟爲宮○甲戌　三十年十月改四山監役爲叅軍以武臣差除十一月設墩臨津置別將守之以近畿襟帶故也○乙亥　三十一年尹志日夜怨國（其父就死於乙巳之鞠而志寘）交結羅州吏鄉將圖不軌（辛丑賊李明誼之任夏徵同謀也）伏誅於是追奪光佐錫恒泰億等官○丙子　三十二年二月以文正公宋時烈宋浚吉從祀文廟○四月命圖石潭書院及幽居以進因聖學輯要起感也○丁丑　三十三年二月王妃徐氏薨謚曰貞聖葬于弘陵○三月大王大妃薨謚曰仁元葬于明陵○己卯　三十五年海西關東天主學大熾命道臣嚴斷○六月冊金氏爲王妃○閏月冊元孫爲王世孫○庚辰　三十六年白岳仁王木覓之水襟帶都城東出永濟橋入于漢江輿地所謂開川者也建都三百餘年不以疏濬爲慮（世宗朝李賢老但請禁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而魚孝瞻斥其說）川漸壅閼幾與堤平每値霖潦輒有汎濫之患王命濬之歲爲常式

○辛巳 三十七年三月王世孫行入學禮升降中節講聲弘亮太學諸儒圜橋觀聽莫不悅喜○壬午 三十八年閏五月王世子得罪賜死東宮掖隷羅景彥亦正刑己卯以後大小朝有分宮之事而有離闕遊幸之擧東宮官僚多上書諫則但以軆認二字答之李瀞上書曰邸下不得於大朝不知禍變將起於何處臣不死則必以爲空言謹自頸以聞云云以書授院隷以刀將自刺院隷急救之刀不中喉而丞旨亦還給不呈其後王聞之特加通政階以獎之至是掖隷羅景彥告世子之出外有異心云云王大驚閉城門徵兵衛宮且命設鞠時世子在昌德宮領相洪鳳漢承王命持景彥所呈變告遂條問于小朝小朝一一卞對鳳漢回奏景彥以誣陷儲君正法韓翼謩奏曰景彥以閭閭常漢爲此凶獰之說必指嗾者自請嚴覈得情王不聽只命誅景彥時世子進御前伏地俟命怒甚觸忿側目視朝臣而厲聲曰朝臣之不聽王指揮者是皆逆賊也○玄駒記云文昭儀寵傾後宮與嗾嬪有隙和緩翁主即鄭致達妻也王嘗送致達於東宮頗有情容慢辭世子鎖自內出入之門和緩自此有憾及丁丑兩大妃薨二女以危怖之說恐動中宮中宮時自閤閤入宮日淺而內則文女鄭妻外則龜柱父子交相哄嚇庚辰竟至分宮云云而宮僚諫章多在己卯則己卯既爲分宮矣○大東記云初世子嘗患鬱火洪啓禧金尙魯等以藥房提調進藥而醫言以陰虛升氣輒用桂附等熱劑竟致氣不降火益熾之境云又世子之落井也洪啓禧以大明懿文太子投井事白上曰明太祖不害其爲聖也後日其子述海以宮僚入直世子怒曰啓禧之子焉致侍予自此洪之父子大憂懼云○賜世子諡思悼竄翰林林德躋尹塾于絕島王復政以王世孫爲孝章世子嗣以承宗統告廟頒赦○乙酉 四十一年十月王御禮堂受爵以國初復都漢陽之年而太宗獻壽於太上殿也是年又爲王望八之年王世孫上疏請王許之○十二月先是成

宗建三聖祠於九月山位板以土造年久毁傷王遂遣禮官以木爲櫝於三聖位版仍命致祭○辛卯　四十七年八月立碑于淨業院（院在興仁門外燕尾汀端宗后宋氏遜位後所住舊基也）又親書東望峰三字命鐫院之對峯石上（峯即后登臨望寧越之處）○十月建肇慶廟於全州（七道儒生疏請建國朝始祖司空祠王曰禮緣人情也而高句麗新羅亦皆有始祖廟禮固有義起也祠版稱先公）○十一月命設申聞皷使寃民擊皷登聞（國初設之慶己久故也）○壬辰　四十八年寶領相金致仁追奪儒臣宋明欽官時戚里橫肆金龜柱洪鳳漢分黨相攻鄭厚謙因竊柄（時有時辟之名而廷臣多被威罰）○癸巳四十九年時有湖洛之名韓元震言人性物性本自無異李柬言本自不同互相角勝至有相軋（韓居湖西而李居京駱洞）○乙未　五十一年王年老耄荒不堪聽政欲禪于世孫而難於直行（謂世孫曰汝衣紅予衣紫不亦樂乎）召公卿敎曰昔我皇兄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敎今予氣衰比皇兄尤百倍且聽政自有國朝故事亦可使冲子明習庶務如老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判兵判所當知也洪麟漢曰東宮不必知老少論兵吏判也王噓唏叩閾曰卿等誠慨然矣予今年老耄荒多發譫語或半夜出寸紙召卿等而予不辨領左相之爲何人則將置國事於何地且中官顚倒予命予何能覺乎領相韓翼

薹曰聖明在上渠輩何敢乃爾王曰卿等若是爭執無寧自內行之即命
中宮以大寶及啓字送于東宮依丁酉故事撰定節目〇丙申　五
十二年三月王薨諡曰顯孝廟號英宗越六日王世孫即位尊王妃爲王
大妃冊嬪金氏爲王妃追尊孝章世子爲孝章王廟號眞宗園爲永陵嬪
趙氏爲王后諡曰孝純上思悼世子諡曰壯獻墓爲顯隆園廟曰景慕宮
尊惠嬪洪氏爲惠慶宮秋七月葬英宗于元陵〇追施金尙魯逆律王曰壬午
年先大王敎予曰尙魯汝之讐也故勤合致仕薦棘鄭厚謙洪麟漢尋賜死仍命斬閔恒烈李商
輅沈翔雲李善海竄洪趾海纘海尹若淵等賜文昭儀死誅尹養厚等〇
始設奎章閣下敎曰先大王文章寶墨詔敎小子尊信敬謹豈尋常懷簡
之比宜建一閣以寓宋朝虔奉之制

正宗莊孝王莊獻世子第二子承眞宗統諱祘字亨運在位二十四年　壽四十九

丁酉　元年初洪述海啓禧之子爲海伯犯賊流海島及相簡謀逆死其
兄弟子姪或流或竄日夜怨望述海子相範自全州潛蹤入都與洪弼海
姜龍輝等謀欲推戴王孫櫕使盜挾匕入宮爲守鋪軍訶捉鞫訊得情且
述海妻孝任及其妾介連婢甘丁等作咀呪事內而締結宮女符埋猥藉

外而通謀啓能將爲不軌至是伏誅○戊戌　二年二月封靖嬪墓爲綏吉園廟爲延祜宮祭禮遵儲慶宮例○削和緩翁主號安置桐喬罷其養子鄭厚謙○親鞫洪樂任鳳漢之子特宥之仍命前奉朝賀洪鳳漢入對慈宮慈宮有不得面訣奉朝賀生前爲至痛之教於是鳳漢入對泣辭○六月選洪樂春女爲元嬪除樂春國榮之父戶判獻納朴在源上疏曰殿下制誥諒闇禮當復殺八域延頸之忱政屬我坤殿篤生之慶處伏承玉度愆和則百難期之敎臣未知坤殿患候以何證祟有妨誕育亦無可療之珍劑乎國榮怒之○己亥　三年八月洪嬪卒國榮倡言曰廣儲嗣之擧不可再也以恩彥君䄄之子湛作爲奇貨爲洪嬪守殯宮王知而斥退之○甲辰　八年獻官金夏材以袖疏示承旨李在學無非詬天罵日在學上變命正刑○致祭四大臣及忠獻公李廷熽諸賢○丙午　十年五月王世子㬂卒賜謚文孝○十二月追奪常溪君湛官爵誅具善復具鳴謙安置恩彥君䄄王之庶弟而湛之父初洪國榮見黜常昏夜邀湛陰結善復謀爲不軌及湛死王厚賜禮葬之至是大妃下諺敎示國榮罪惡有是命○丁未　十一年二月行綏嬪朴氏嘉禮宮號曰嘉順準源女也○以趙璥爲右相力辭不受王切責之削其職○其後王語筵臣曰趙晚節卓乎難及○戊申　十二年三月即先朝勘亂舊

甲也王追念故領相李宗城危身衛國之忠賜諡致祭幷祭崔奎瑞吳命恒趙文命朴文秀洪霦李鳳祥南延年祠板十月行婦人加髢之禁下敎曰髢見於禮經乎法書乎始也緝髮之容便成重首之飾今由奢入儉用夏變夷不可已也○庚戌　十四年六月元子誕于嘉順宮王親上賀箋于慈殿慈宮設科取士朝官七十士庶八十以上各加一資京外受資者凡二萬五千八百十八人○辛亥　十五年天主學大熾珍山人尹持忠燒神主權尙然棄父屍皆正法○十一月王曰嶺南海西無染邪之人是先正遺化也擢承旨李鼎揆彥迪後孫授亞卿以李恒林栗谷後孫授閫帥又命文純公李滉祀孫調用○壬子　十六年十月敎曰孔氏東來居水原有闕里之祠焉有銀杏之樹焉其令道伯奉審聖像春秋降香祝故都憲孔瑞麟後孫調用○甲寅　十八年十月琉球國漂人至京王曰琉球人昔有供職於我國者以雲鈒近侍矣其令道臣優給衣食以示懷柔之意○戊午　二十二年前戶判金華鎭請鑄當五當十之錢以裕財用戶判趙鎭寬曰裕國之方莫如節用而務本錢者本以通貨非取利也况物產有限錢貨曰增則百用翔貴民受其病且刱出奇貨非示民以朴之意也議遂寢○己未　二十三

年王自號曰弘齋又曰萬川明月主人翁親自爲序謂直提學李晩秀曰萬川世人也月太極也太極者吾也○庚申 二十四年二月冊元子爲王世子仍行冠禮○夏六月王薨諡曰莊孝廟號正宗越六日世子即位十一月葬正宗于健陵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諭右贊成宋煥箕大司諫李直輔前咨議宋穉圭使之造朝○追奪洪國榮官爵

純祖成孝王正宗第二子諱玜字公寶在位三十四年 壽四十五

辛酉 元年西洋學天主邪學滋蔓乃大行鋤治誅其尤者李家煥丁若鍾洪樂敏李承薰金健淳伯淳崔昌顯李喜英洪弼周崔必恭李昌存○追奪蔡濟恭官爵○壬戌 二年九月配享故太學生尹志述於四賢祠○冬十月冊金氏爲王妃○乙丑 五年正月大王大妃金氏薨諡貞純祔葬于元陵○丙寅六年以金漢祿金龜柱在英廟辛巳謀危東宮之罪追施逆律幷依金尙魯金夏材例○丁卯 七年追奪故相臣金鍾秀官爵黜享廟庭配享三司爻賓聽以鍾秀陰襲龜祿之凶言有疑亂矯誣之罪請追削王從之○戊辰 八年大諫李審度疏論時辟源委語到洪鳳漢惠慶宮因此廢膳遂誅審度○三月內帑綿布磬乏命入兵曹綿布兵判金履翼上疏曰國家經費莫非出於民力不思撙節則

害歸於民此漢文惜百金而爲千古賢主者也不敢知今日之用當否何如而恐有乖於節用益民之政乞寢成命王卽命還下曰卿守法擧職可謂朝廷之得人矣〇己巳　九年八月元子生〇兵郞金秉淵上䟽陳八條（一曰愼法令二曰進人才三曰抑奢侈四曰釐軍政五曰均田賦六曰矯雜弊七曰定炮制八曰愼邊政）校理金啓河䟽曰殿下臨御一紀于玆奮發者何事振作者何業廟堂以簿書爲燮理銓曹以排比爲激揚獄訟骫骳而干囑日盛科試淸雜而關節肆行臺閣則緘默作家法守宰則掊克稱幹能奢侈極而甁罍罄綱紀蘼而毛髮病矣王幷温批〇辛未　十一年十二月關西土寇洪景來聚黨劫嘉山郡守鄭蓍死之（蓍與其父魯及其弟對燭坐草巡兵營書賊脅之其父子俱死之）報　事聞王命李堯憲討之〇壬申　十二年賊據定州淸北諸邑陷爲巢窟四月中軍將柳孝源令掘地理火藥燃之城崩軍潰遂伴斬景來賊黨悉平〇乙亥　十五年十二月惠嬪洪氏卒服制以大功磨鍊（李時秀曰自上受服而羣臣着吉有乖從上服之義不宜令朝臣用淺淡服矣權丕應曰坤殿春宮皆五月三月之後從吉而不受服之廷臣反用淺淡則有輕重不得之歎矣王從淺淡之議）〇己卯　十九年二月行王世子冠禮十月冊趙氏爲世子嬪〇右相南公轍奏請以泮長爲三銓之階從之（泮長非要津進取之路俗多厭避故有此請）〇辛巳

二十一年三月王大妃金氏薨諡孝懿將祔健陵金祖淳奏曰臣於健陵宅兆常有憂俱而封標之內必有安吉之兆今卜灣水之遷行魯祔之禮則吉慶庥蔭萬年維基矣王從之舊陵啓隧果有水患乃遷健陵于顯隆園西岡孝懿后祔○壬午

二十二年領相金載瓚奏故徵士金富弼七月入山之哭與金麟厚俱爲孝陵純臣請贈正卿賜諡故重臣金鎭商在朝有激濁揚淸之節遯世樹廉頑立懦之操故重臣李台重以匪躬之忠守難奪之義易退難進終始不渝請幷賜諡從之○十二月綏嬪朴氏卒王哀痛踰節俯從朝臣議服緦然燕居以素衣冠終三年○癸未

二十三年十一月命定庶孽疏通節目文官限以從二品左右尹及戶刑工叅許之臺職只許憲諫兩司而不許玉堂翰閣陰仕限以牧使初仕部都事監役守奉官而不許廟社陵殿宮官及桂房教官等職武臣限以從二品兵使○丁亥

二十七年二月王命王世子代理機務○七月元孫生○王世子手植二松搆茅堂五間于其下朝夕照陽明窓棐几爲聽政之暇讀書之所○己丑

二十九年十一月以元孫爲王世孫○王世子令曰服之不衷君子所譏近聞士大夫廣袖周衣乘草轎云此非法服常乘禁之周衣似僧服草驕賤人車○庚寅

三十年五月王世子卒賜諡孝明釆禮議行斬衰三

年之制王復親政召宋稺圭吳熙常宋啓翰敎誨王世孫〇甲午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王薨謚成孝廟號純宗王世孫即位追尊孝明世子爲孝明王廟號翼宗陵曰綏陵大王大妃垂簾聽政

憲宗哲孝王（翼宗元子諱奐字文應〇）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三

乙未　元年領相沈象奎奏革諸道吏道徵族及還穀小詳定立本之弊且徵稅納濫徵之習從之〇葬純宗于仁陵〇丁酉　三年冊金氏爲王妃〇先是庚寅金尙度許晟踈語觸上竄外至是鞠斬之金陽淳杖死金正喜編配〇癸卯　九年白氣見於西方〇八月王妃金氏薨謚孝顯葬于景陵冊洪氏爲王妃〇丁未　十三年納金在淸女爲慶嬪宮號順和〇設摠衛內營于三軍府軍官依勢驕橫侵民民甚苦之〇己酉十五年六月王薨無嗣大王大妃命立全溪君第三子昇承純宗大統〇大行王謚曰哲孝葬景陵〇追尊全溪君爲大院君

哲宗英孝王（全溪大院君第三子以大王大妃敎入承純祖統諱昇字道升）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三

辛亥　二年冊金氏爲王妃〇時羣金以權戚迭相用事朝綱隳弛州郡牧守率多貪汚歲値歉荒民情嗸嗸〇丁巳　八年八月大王

大妃金氏薨謚仁元祔葬于廣州仁陵○壬戌　十三年自王即位
以來天炎屢警壬子太白晝見丙辰潦漲大作漂屋傷稼辛酉恠疾且彗見戚畹用事民國俱病而王
不能有爲至是會文武蔭生進幼學于闕庭親試三政捄弊之策租庸調國之三
大政而是時還弊滋甚民不聊生並多流離軍案虛縮徵布於民間且濫捧結稅民產罄而國倉空虛無敢直言者○癸亥
十四年十二月王薨無嗣王大妃趙氏命以宗室興宣君昰應第二子載
晃入承翼宗大統時年十二改名熙○尊王大妃爲大王大妃大妃洪氏
爲王大妃○上大行謚曰英孝廟號哲宗葬睿陵○誅慶州東學罪人崔
福述○以興宣君爲大院君

今上殿下興宣大院君第二子入承翼宗統諱㷩字聖臨初諱載晃字明夫

甲元　元年王沖年即位大王大妃垂簾而國家大權盡入大院君
掌握逐斥戚里之家城佇望新政○乙丑　二年重建景福宮督責
願納錢於八域人民貧富俱困怨謗胥興大院君以李景夏爲捕將詷捕
殺之○丙寅　三年命斬邪學人南鍾三等大行搜討佛蘭國人潛
來宣敎者十餘人誅之○册閔氏爲王妃○九月佛蘭西兵艦來襲江華
留守李寅夔及通津府使李公濂棄城走朝野大震乃命巡撫千摠梁憲

洙擊之佛兵死者過半佛將夜遁○丁卯　四年鑄當百錢又通用
胡錢行之未幾物價騰踊而民以私鑄得罪而死者無算是秋景福宮成
○己巳　六年罷軍案始行戶布自是班常名分紊亂矣○庚午
七年罷當百錢○倭使花房義質持其國書來到東萊請通商府使
鄭顯德以聞以書辭悖慢不受○辛未　八年二月寧海民人作亂
殺府使李𡊠○毀撤萬東廟○四月美國兵艦五隻來犯德津中軍魚在
淵擊破之賊遁去（在淵亦死於此役矣）○癸酉　十年前承旨崔益鉉上跣陳
時政之失王優批特擢戶叅於是尊大院君爲大老自是不得預政○甲
戌　十一年正月罷行胡錢（閔台鎬爲海伯癸酉十二月預罷胡錢於本道而各項官稅勅錢以本國葉錢
責捧於民而自以朽罷之胡錢上納故民怨藉藉矣）○二月元子誕生○盜殺閔（見下丙子）○乙亥
十二年冊封元子爲王世子（元子生纔二歲而坤殿急於正位號請於彼清國清以年幼不許乃因倭人花房義質行
賂得許）六月竄跣儒趙忠植（時大院君退居直谷而不欲入城忠植以王不奉還語多忤觸故也）○丙子
十三年正月倭官黑田清隆井上馨等來納國書請修舊好許之○盜殺
閔升鎬（王妃兄也人有納一捧物櫝而去升鎬乘夜發見之火藥暴發父子燒死世疑大院君挾憾於失勢而爲此事也○當在甲戌）○
戊寅　十五年五月大妃金氏薨謚哲仁祔葬睿陵○命施文元公

宋明欽不祧之典○辛巳　十八年儒生洪在鶴等以斥洋攘倭之義上疏極言且論群奸賣國之罪王大怒鞫囚及其行刑獄鎖永閉且車軒三折人皆服其義而歎其異○十一月午人安驥永權鼎鎬李哲九蔡東述等謀推戴李載先（王之庶兄）事覺幷伏誅○壬午　十九年儒生白樂寬上疏曰殿下以堂堂千乘之國封冊儲君何與於義質乎彼倭即我讐寧有爲國竭忠之理他日必謂儲宮吾家所立矣且國家淪入於夷狄而朝廷不知耻云云王怒囚之竟鞫殺之○命置二營以李景夏爲武衛將以申正熙爲壯禦將招聘倭人堀本禮造訓諫兵制名曰別技軍且日士官生徒使學技於下都監○六月訓鍊院軍兵以屢年失哺既懷怨憤（戚臣勢家以宣惠堂上官而奪食國穀而不給軍料久矣）而至是命給訓局兵一月俸倉吏又竊食換弄以糠米和沙給之軍兵大恚遂打殺倉吏（倉吏即閔謙鎬私人也）堂上閔謙鎬即拿首犯將待朝處刑於是軍兵羣起作亂攔入營中各持武器一隊向權戚家打破蹂躪以誅米賊爲號（依藉權門恣行不法者無論貴賤而皆爲亂兵所殺而閔昌植之見殺不亦宜乎）一隊擅開王獄放出罪囚分往京山燒毀諸寺（以其供齋求福國財罄竭而不恤軍兵故也）一隊直往下都監刺殺堀本禮造仍進圍倭館欲殺義質義質等自焚其館營

冒刃突出走于濟物浦是六月九日之夜也平明軍從敦化門入刺殺閔謙鎬金輔鉉及領相李最應大院君仲兄也于寢殿大院君聞變入闕而亂兵退欲犯坤殿坤殿避得免○七月清國聞我國有內亂遣提督吳長慶領兵來衛執送大院君于清國○八月王妃閔氏還御先是亂軍犯宮凶勞滔天武監洪在義陪護中宮以微服出避潛御于翊贊閔應植忠州鄉第由是中外無智者朝議皆以爲不幸於亂鋒中而體魄見失矣領相洪淳穆禮判李會正等不得已以衣衛葬禮延白定奪而成服矣至是奉常正徐相祖疏請亟日奉迎乃命備儀迎還○蕭墻之變到此可謂極矣○癸未二十年四月李會正任應準趙秉昌鄭顯德趙采夏李源進趙宇熙李載晩等幷賜死皆大院君邊人也○鑄當五錢○甲申二十一年七月命官服只用黑團領私服只着窄袖戰服○十月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以是月十七日夜約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入宮作亂玉均等直入寢殿喘急奏曰清兵作亂放火屠戮請急移御王至永肅門忽有砲聲起於出身廳蓋逆黨預伏士官生徒於此伺上至鳴砲是其暗號也玉均等曰外兵大至請急曰公使入衛遂擅自書出日使來衛四字飛送于倭館王至景祐宮已見日兵布滿門廊暗號一聲竹添來奉慰而生徒十二人作一隊入宮環擁宮門凶徒居中制命時扈從大臣惟金炳始一人也十八日曉李祖淵尹泰駿韓圭

稷將密通于駐防營生徒引去後堂害之又矯招閔泳穆閔台鎬趙寧夏害之至己刻擁王移御于李載元衆把守益密凶徒自相除官以英植爲右相泳孝兼前後營使玉均爲戶叅光範爲左右營使載弼爲正領至有廢立之議曰晡復擁還舊宮於是淸國統領吳兆有司馬袁世凱等領兵入宮門本國左右營兵亦從之厮殲倭兵武藝衛士始得入北墻門扈駕出門繼以吳兆有等領隊往迎御于吳兆有營翌日移御于下都監袁世凱營竹添出走我兵捉英植泳敎及生徒七人斫爲肉泥二十三日大駕還御命搢紳士庶燕服從便爲之○玉均泳孝光範載弼等薙髮洋服走日本○拿獲生徒十一人誅之李道宰申箕善等遠竄于絕島○乙酉　　二十二年大院君自淸國還○是時郡縣吏民作擾者不可勝摟而貪墨日甚一日○戊子　　二十五年四月陞春川府爲留守畿甸及關東之附近者幷使管攝以閔斗鎬爲留守設鑄於西江伏波亭以贍用○己丑　　二十六年三月下敎曰借銜挾雜之禁自大院君當國時屢興土木國儲罄乏自方伯守令至于散職無不鬻賣及閔氏當權流弊尤甚鄉民之稍自衣食者無不勒加借啣或監役都事叅奉或敦寧都正或守令而賤人皆緋玉而官寺輩因緣爲姦且鄉曲挾雜之徒紹介其間雖收十斛麥之家幾無漏者且爲官長者又從而染指故不欲禁斷誘以借銜自有之朝家近例不復下別眞贋故也○十

一月奉朝賀金尙鉉䟽請追尊英宗爲祖從之○庚寅　二十七年二月海伯吳俊泳啓前注書李東郁冒受壽進宮公文侵虐平民討索夥然請令收司稟處命拿治中官李章鎬一體勘罪○四月大王大妃趙氏薨諡神貞祔葬于綏陵○辛卯　二十八年二月領相沈舜澤議定世子南面受賀儀節護軍李容元䟽曰人無二天盖南面惟君一人而已若曰如是而後重儲嗣尊君統則周孔程朱必發此論矣於是舜澤出城王敎召之荐棘容元○箕伯閔炳奭啓請設鑄從之(平壤人民多受其弊)○十月羅進士試一二所榜旋命還收(自哲宗末年科規淆雜而至大院君當國尤甚或以願納或以宗親或以年老登其榜矣至甲戌以後賣科之弊層疊且以新甲戌老甲戌冒年得叅或以時原大臣春桂坊子侄弟婿生進不知幾千人)○癸巳　三十年三月前司諫權鳳熙上䟽今國家饑饉荐臻蓄積蕩竭綱紀解弛異敎橫行譬如大鼎煎水裏沸而邊熯老木傷蠹中虛而殼立必見鼎終破而木將顚矣伏願典聖學以祈永命積誠心以求賢才擇守令以安生民躬節儉以紓財用衛正道以闢邪說毁淫祠以重祀典夫人以百畝田十間屋受於父祖者猶儉食節用恐或墜其先業况我殿下以五百年宗社三千里疆土嗣先王艱大之業則其恒存寅畏之聖心謂當何如哉云云

疏入不報○四月東學人崔福述之黨崔濟愚聚黨屯據於兩湖之間遠近匪徒響應乃命魚允中馳往宣喻○七月前正言安孝濟疏略曰關王廟是堂堂俎豆之所而乃者有一恠鬼陰挾狐蠱假稱聖帝之女濫竊榮寵其瀆褻神靈汗穢朝廷孰甚焉且今叢祠隍宇佛壇巫鈴殆無虛日動費巨萬而國計日窘民產日罄云云政院却之時妖女金昌烈母自稱關帝女而濫封進靈君興中宮并牀而坐正言金萬濟疏劾權鳳熙安孝濟詬罵之罪并請安置從之○十一月開城府民作鬧留守金世基逃走世基攘民財交關以閔泳駿私入免罪○時閔泳駿當國專事聚斂媚于上乃立賣官賣科納貨之法自方伯守令至散官庶品及大小科無不悅受納而隨其高卑而上下之由是市井白徒皆鑽刺曲逕佩符乘軒甚至無賴破皮儈署官帖討索鄉民而爲官長者誅求剝割獻媚權奸故民陷塗炭在在起鬧并逐守令或剟吏奪金時事可知矣○甲午

三十一年四月湖南東匪聚徒作亂入全州及古阜完伯金文鉉棄城而走古阜郡守趙秉甲貪婪不法致鬧朝廷請援於清國清將聶士成領兵來泊牙山○倭公使大鳥圭介領兵入關奏曰聞南民梗化有借隣援之舉我政府使臣領兵住城自衛商民并念貴國寇患欲一臂相助云於是刑議李南珪上疏首言國財絀乏之由次言奸臣之掊克次言刑政之失而終論日兵之入都曰臣未知此兵何名也若曰救恤則是矯情也若曰自衛則

是疑我也甲申之變凶徒之逋逃者彼爲之蔽律以春秋之盟則已渝矣與敵爲隣內懷疑忌外示縻羈而卒無事者未有也若責以義理布以誠信則彼未必不退也王雖知其言忠而不能用○六月大鳥圭介質問我國附屬清國不能獨立自主之實沈舜澤金宗漢等受權奸指揮依阿糊塗於是清公使袁世凱見其風色不佳遂率商民避出于濟物浦浮海而歸

十五行除削

本朝國系

| 王號 | 性氏 | 名 | 字 號 | 父及輩行 | 母 | 年壽 | 后妃 |
| --- | --- | --- | --- | --- | --- | --- | --- |
| 太祖康獻王 | 李氏 | 旦初諱成桂 | 字君晉號松軒 | 桓祖二子健元陵 | 母懿惠王后崔氏藉永興 | 壽七十四 | 妃神懿王后韓氏籍安邊安川府院君卿女 神德王后康氏藉谷山衆山府院君允成女 |
| 定宗恭靖王 | | 曔初諱芳果 | 光遠 | 太祖次子 | 母神懿王后韓氏 | 壽六十三 | 妃定安王后金氏籍慶州左侍中夫瑞女 |
| 太宗恭定王 | | 芳遠 | 遺德 | 太祖五子 | 母神懿王后韓氏 | 壽五十六 | 妃元敬王后閔氏籍驪興驪興府院君文度公霽女 |
| 世宗莊憲王 | | 祹 | 元正 | 太宗三子 | 母元敬王后閔氏 | 壽三十二 | 妃昭憲王后沈氏籍青松青川府院君安孝公溫女 |
| 文宗恭懿王 | | 珦 | 輝之 | 世宗長子 | 母昭憲王后沈氏 | 壽三十九 | 妃顯德王后權氏安東花山府院君景惠公專女 |

| 王 | 諱 | 系 | 母后 | 壽 | 妃 |
|---|---|---|---|---|---|
| 端宗 恭懿王 | 弘暐 | 文宗子 | 母后顯德王后權氏 | 壽十七 | 妃定順王后宋氏籍礪山礪良府院君玹壽女 |
| 世祖 惠莊王 | 瑈 | 粹之世宗次子 | 母后昭憲王后沈氏 | 壽五十二 | 妃貞熹王后尹氏籍坡平坡平府院君貞靖公璠女 |
| 德宗 懿敬王 | 暲 初諱崇 | 原明世祖長子 | 母后貞熹王后尹氏 | 壽廿 成宗二年辛卯追尊 | 妃昭惠王后韓氏籍淸州西原府院君襄節公確女 |
| 睿宗 襄悼王 | 晄 | 明照世祖次子 | 母后貞熹王后尹氏 | 壽二十 | 妃章順王后韓氏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女 安順王后韓氏淸川府院君襄惠公伯倫女 |
| 成宗 康靖王 | 娎 | 德宗次子 | 母后昭惠王后韓氏 | 壽三十八 | 妃恭惠王后韓氏籍淸州明澮女 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壕女 |
| 燕山主 | 㦕 | 成宗長子 | 母后廢妃尹氏 | | 夫人居昌愼氏領相承善女 |
| 中宗 恭僖王 | 懌 | 樂天成宗次子 | 母后貞顯王后尹氏 | 壽五十七 | 妃端敬王后愼氏籍居昌益昌府院君信度公守勤女 章敬王后尹氏籍坡平坡原府院君靖憲公汝弼女 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坡山府院君靖平公之任女 |
| 孝陵 仁宗 寧靖王 | 峼 | 中宗長子 | 母后章敬王后尹氏 | 壽三十一 | 妃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錦城府院君墉女 |
| 明宗 恭憲王 | 峘 | 封陽中宗次子 | 母后文定王后尹氏 | 壽三十四 | 妃仁順王后沈氏籍靑松靑陵府院君翼孝公鋼女 |

宣祖 昭敬王 昖 初諱鈞　中宗七子德興君三子 母河東府大夫人鄭氏贈領議政世虎女 壽五十七 妃懿仁王后朴氏籍羅州潘城府院君應順女 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延興府院君悌男女

光海主 琿　宣祖二子 母恭嬪金氏 ○ 妃 ○ 夫人文化柳氏判尹自新女

元宗 敬德王 琈 仁祖十年壬申追尊　宣祖五子 母儲度宮仁嬪金氏籍水原贈領議政漢祐女 壽四十 妃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城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女

仁祖 憲文王 倧 字和伯號松窓　元宗長子 母后仁獻王后具氏 壽五十五 妃仁烈王后清州韓氏西平府院君文翼公浚謙女 莊烈王后楊州趙氏漢原府院君惠穆公昌遠女

孝宗 宣文王 淏 字靜淵號竹梧　仁祖次子 母后仁烈王后韓氏 壽四十一 妃仁宣王后德水張氏新豐府院君文貞公維女

顯宗 彰孝王 棩 字景直　孝宗子 母后仁宣王后張氏 壽三十四 妃明聖王后清風金氏清風府院君忠翼公佑明女

肅宗 元孝王 焞 字明普　顯宗子 母后明聖王后金氏 壽六十 妃仁敬王后金氏籍光州光城府院君文忠公萬基女 仁顯王后閔氏籍驪興驪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女 仁元王后金氏籍慶州慶恩府院君孝簡公柱臣女

景宗 宣孝王 昀 字輝瑞　肅宗長子 母大嬪張氏籍玉山贈領議政烱女 壽三十七 妃端懿王后沈氏籍青松青恩府院君浩女 宣懿王后魚氏籍咸從咸原府院君有龜女

元陵

英祖 顯孝王 昑 字光叔號養性軒　肅宗四子 母毓祥宮淑嬪崔氏籍海州贈領議政孝元女 壽八十三 妃貞聖王后徐氏籍達城府院君孝信公宗悌女 貞純王后金氏籍慶州鰲興府院君忠憲公漢耉女

永陵 眞宗 孝章王 緈 字聖敬 英祖長子 母 延祜宮靖嬪李氏籍咸陽贈左贊成後哲女 壽十 正宗追尊 妃 孝純王后趙氏籍豐壤豐陵府院君文忠公文命女

莊宗 思悼世子 愃 字允寬 英祖二子 母 延禧宮暎嬪李氏 壽二十八 今上己亥追尊 妃 獻敬王后洪氏籍豐山領議政翼靖公鳳漢女

健陵 正宗 莊孝王 祘 字亨運號弘齋 莊宗二子 母 獻敬王后洪氏 壽四十九 妃 孝懿王后金氏籍清風清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女

純祖 成孝王 玜 字公寶號純齋 正宗三子 母 嘉順宮綏嬪朴氏籍潘南忠獻公準源女 壽四十五 妃 純元王后金氏籍安東永安府院君忠文公祖淳女

翼宗 孝明王 旲 字德寅號敬軒 純祖長子 母 純元王后金氏 壽二十二 憲宗追尊 妃 神貞王后趙氏豐壤豐恩府院君忠敬公萬永女

憲宗 哲孝王 奐 字文應 翼宗子 母 神貞王后趙氏 壽二十三 妃 孝顯王后金氏籍安東永興府院君孝簡公祖根女 明憲太后洪氏籍南陽益豐府院君翼獻公在龍女

哲宗 英孝王 昪 字道升號大勇齋 莊宗孫金溪君三子 母 龍城府大夫人龍潭廉氏贈領議政成化女 壽三十三 妃 哲仁王后金氏籍安東永恩府院君忠純公汶根女

今上 㷩 初諱載晃字庸夫莊宗曾孫興宣君昰應次子 字聖臨號誠軒 母 驪興府大夫人閔氏廣留致久女 壽六十七 妃 明成王后閔氏籍驪興驪城府院君致祿女

世子宮 坧 字君邦 今上長子 母 明成王后閔氏 壽五十三 妃 純明妃閔氏籍驪興忠獻公台鎬女

海東實錄 終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印刷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定價參圓五拾錢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著作者 李希鏞

京城府堅志洞六〇番地
發行者 洪淳泌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者 沈禹澤

黃海道海州郡高山面壽井里壽洞
發行所 鄭國煥家